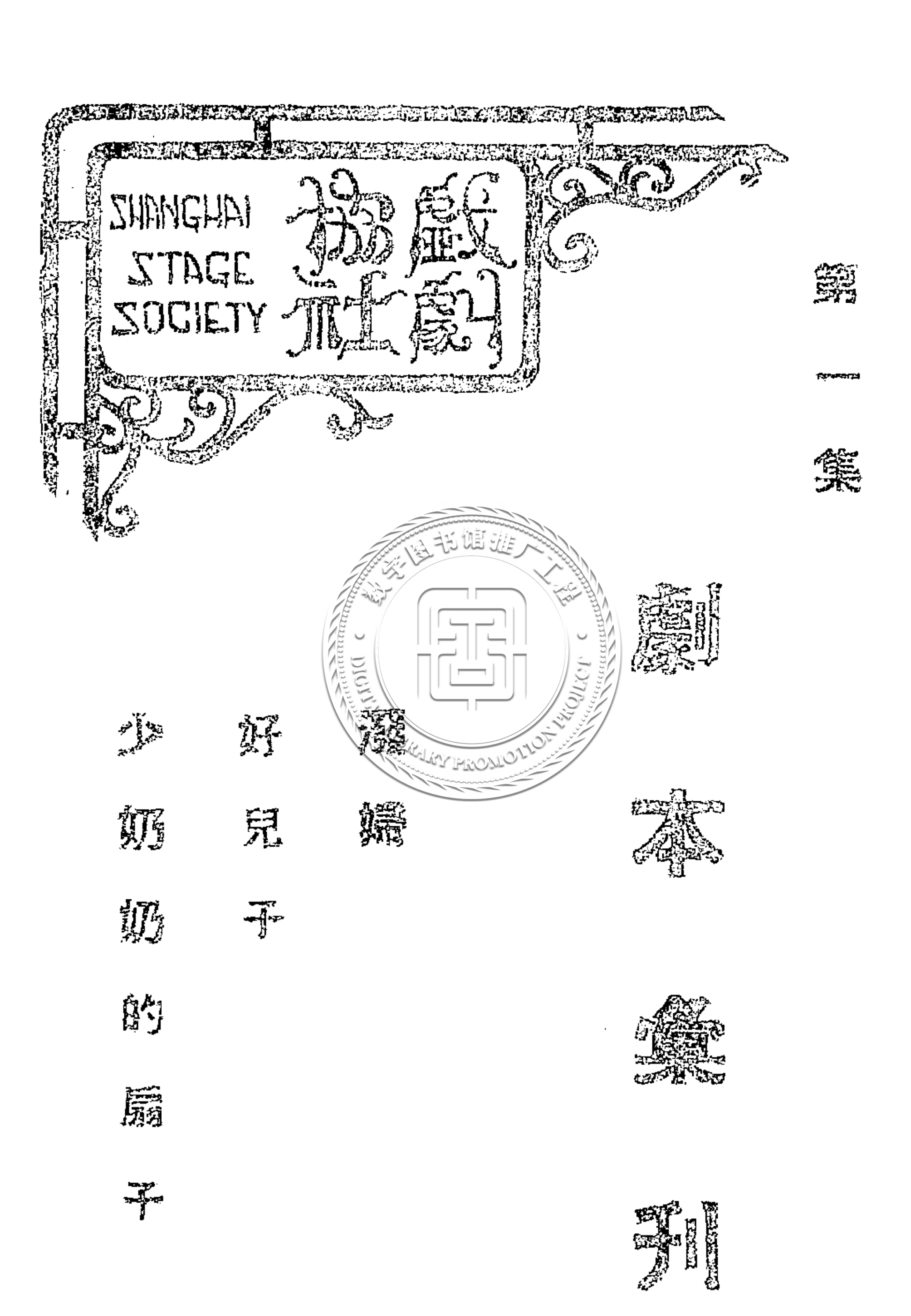


第一集

劇本彙刊

潑婦

好兒子

少奶奶的扇子

序

戲劇協社最初爲中華職業學校一部份學生所組織，因演員不敷，遂聯合校外同志相與共事。當時任重要腳色者，如谷應陳李諸君皆非校友，演劇之天才本不多見，求其勝任亦費物色。職業學校諸君深知藝術之重要，不以校中消遣爲滿足，然不能分其勤學之力以從事，故任有人能專之者，其矚甚遠，其意至善，而戲劇協社之發達於此基焉。予倩以癸亥初秋，由汪君仲賢介紹進社，未幾卽約洪深君一同加入。凡吾社友莫不知洪君，洪君亦深信吾社友，洪君入社之第一日，谷君劍塵卽以其排演主任一席囑洪君，洪君毅然不辭，且約曰：諸君以是命不佞者，於排演時當嚴守其紀律，有不慊於不佞之主張者，畢事而後斟酌之。蓋凡對於排演主任者應如是也。僉曰：然！自洪君入社，實行男女合演，計所排演者爲「終身大事」「潑婦」「好兒子」「少奶奶的扇子」共四劇。自演少奶奶的扇子後，新劇男女合演之必要，漸能爲人所信，而吾社之試驗亦有相當之成績。蓋以爲當行，則行之不疑；以爲能任，則任之不疑；知其可信，則信之不疑；各竭其才，始終以之，吾輩之責也。凡茲遇合，殊非偶然，積之累之，前程何限。惟一秋之獲，勞以經年，名山深曲，必窮躋攀。若謂荒漠難

徘，躊躇窘步，怯窘，所以自阻；非吾社之志也。茲同人將以「少奶奶的扇子」「好兒子」「潑婦」三篇付梓，爲單行本，非曰行世，用紀社事之行程而已。爰弁數言，略述其梗概如此：

歐陽予倩　八月一日



劇本彙刊第一集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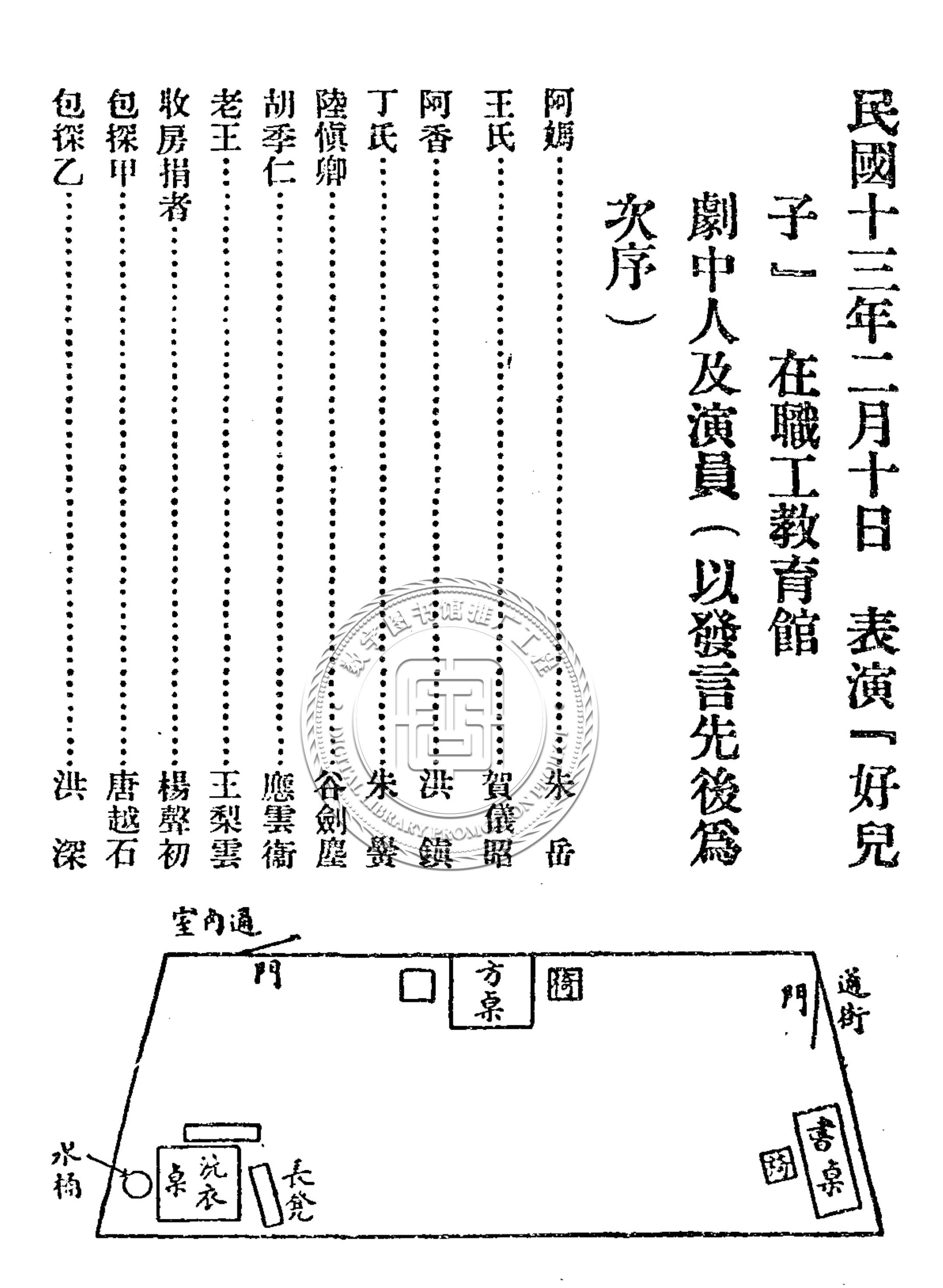
潑婦（獨幕劇）……一
好兒子（獨幕劇）……二七
少奶奶的扇子（四幕劇）……六五

注意

民國十三年二月十日　表演『好兒子』　在職工教育館

劇中人及演員（以發言先後爲次序）

阿媽……朱岳
王氏……賀儀昭
阿香……洪鎮
丁氏……朱贇
陸慎卿……谷劍塵
胡季仁……應雲衛
老王……王梨雲
收房捐者……楊聲初
包探甲……唐越石
包探乙……洪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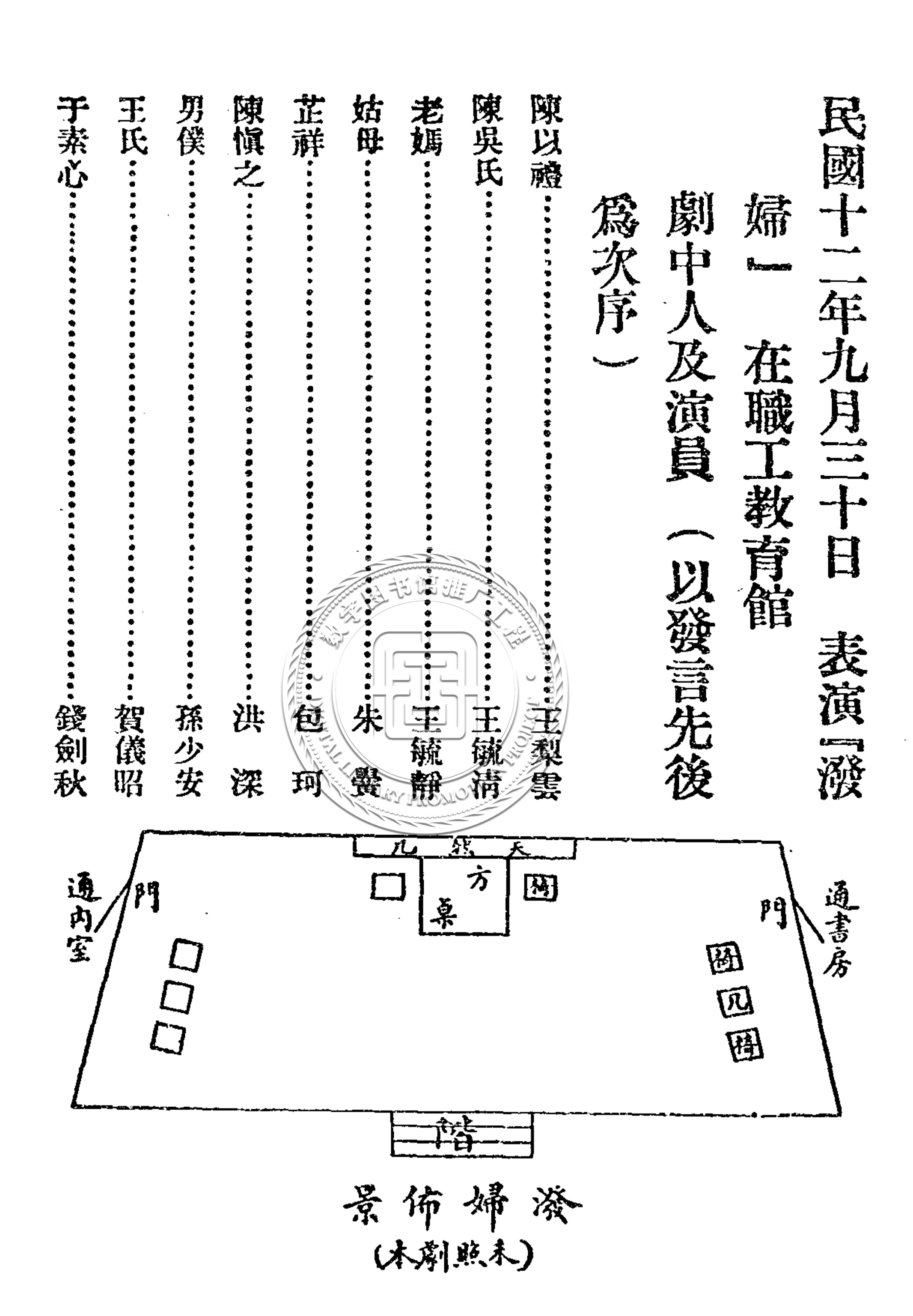


好兒子佈景

民國十二年九月三十日　表演「潑婦」　在職工教育館

劇中人及演員（以發言先後為次序）

陳以禮……王梨雲
陳吳氏……王毓清
老媽……王毓靜
姑母……朱鬟
芷祥……包珂
陳慎之……洪深
男僕……孫少安
王氏……賀儀昭
于素心……錢劍秋



潑婦佈景
（未照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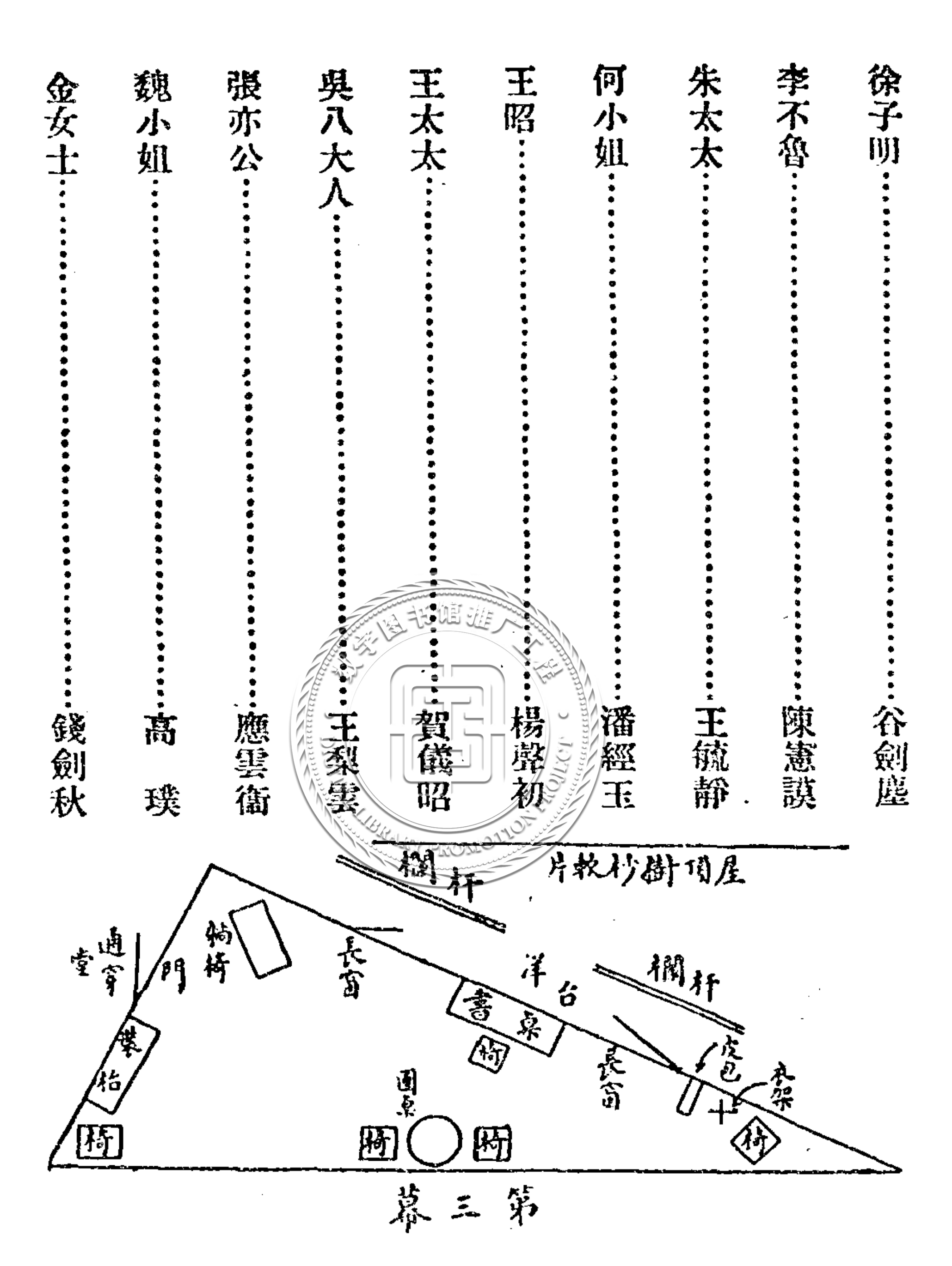
民國十三年五月四日　表演少奶奶的扇子　在職工教育館

劇中人及演員（以發言先後為次序）

高同……孫少安
徐少奶奶……王毓清
劉伯英……洪深
菊花……陳焄
陳太太……朱贇
陳秀英……朱岳
師爺……張仁壽

走廊
花窗　花窗
月洞門
書桌　椅　立燈　花架　椅
椅　几　椅　花架
通跳舞室門　通外門
沙發　几
椅　几　椅

第一二四幕



徐子明……谷劍塵
李不魯……陳憲謨
朱太太……王毓靜
何小姐……潘經玉
王昭……楊聲初
王太太……賀儀昭
吳八大人……王梨雲
張亦公……應雲衛
魏小姐……高璞
金女士……錢劍秋
屋簷掛紗軟片
欄杆
欄杆
洋台
長窗
長窗
躺椅
通穿堂
門
書桌
椅
圓桌
椅
椅
椅
椅
皮包
衣架
第三幕

少奶奶的扇子

(未照劇本)

獨幕劇

潑婦



歐陽予倩編

佈景　中上家庭的廳堂。

上場人名

陳愼之（三十歲）。

其妻于素心（二十四歲）。

其父以禮（五十五六）。

其母吳氏（姨太太扶正的，四十八歲）。

其新娶之妾王氏（十六七歲的討人）。

其妹芷祥（二十五歲）。

其姑母（四十五六）。

丫頭。

老媽。

男僕。

開幕　以禮與妻吳氏，對坐談心，以禮看着報，吳氏抽着水煙。

以禮　（冷笑）

吳氏　你笑甚麼？

以禮　現在這些人說的話，我眞不懂，作的事越發不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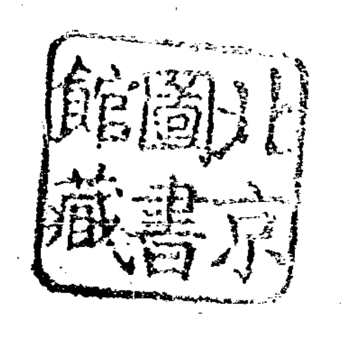
吳氏　要懂他幹甚麼？我是也不看報，連問都懶得問。

以禮　弄到你面前來，不由你不問。

吳氏　呵！我當你笑的是國家大事呢！

以禮　家還管不了，還管甚麼國！大家庭小家庭，到處鬧笑話！

吳氏　（冷笑）哼，看將來怎麼樣。——自已家裏有房不住，到撮弄着丈夫住到外頭去，不過是怕公公婆婆管他就是了；其實像我們這種人家，何嘗拿着我們從前做媳婦的規矩，來責備我們的兒媳婦？眞是待客一樣；誰知還是不行，我們少奶奶還是要分居另住，其實有衣穿，有飯吃，還有甚麼不稱心？作人家的兒媳婦，除了管家，侍奉公婆，養兒子，還有甚麼事情？



以禮　風頭總是要出的，愛情總是要講的，自由總是要學的。

吳氏　要說自由呢，像我們少奶奶那些兒不自由？麻雀也讓她打，大世界新世界也讓她去逛；她自己不打不逛怪誰呢？不過不想她太那麼瘋瘋顛顛的學時髦罷了；若說愛情，那更是有趣，難道說公公婆婆不讓他們那麼着嗎？（笑）原要他們養兒子難？道同住着丈夫就不喜歡了嗎？：

以禮　不過是學着那租小房子的風氣罷了。好好的夫妻不知道爲甚麼要學姘頭的樣子？那才是肉麻當有趣呢！如今還恨不得學着西洋人，當着大庭廣衆愛誰就跟誰摟着抱着才稱心呢！將來總有一天脫着褲子滿街跑。

吳氏　這些時愼之也不大十分寵着她了。

以禮　隨他去罷，好在不是父母替他定的，這會兒兒子也養了，偺們的心願就算了了！

吳氏　他的那個人，今天要接回來了。

以禮　兒媳婦進門，旣有了孫子，本來不必讓愼之再娶妾，不過她不會服侍他，他如今事情又忙，總得叫他舒服舒服，讓他去罷。

丫頭上。

丫頭　姑太太跟大姑娘同回來了。

吳氏　呵呵。

姑母跟芷穌同上，老媽帶着些紙盒子禮物。

姑母　哥哥！嫂嫂！

芷穌　爹爹！媽媽！

以禮
吳氏　妹妹好孩子！坐着罷！

（叫過了，隨意寒暄幾句，以禮看見禮物）。

以禮　爲甚麼又要花錢？

姑母　沒有甚麼好東西。

芷穌　爹吃不了，我來替吃罷，——哥哥怎麼不在家，銀行裏事忙？

以禮　今天行裏放假。

姑母　陪着少奶奶去了罷？

吳氏　哼，眞是沒得說的，……誰像得姑母那樣賢惠就好了。

姑母　我是甚麼賢惠，不過年紀大了。不能出風頭罷了。（大家笑笑）

以禮　如今這樣風頭，少出些罷，我聽着都要腦子漲（看着芷祥）。你可別學你嫂嫂！

芷祥　我的程度够不上。

以禮　你男人呢，人好了麼？

芷祥　完全好了，他倒常常在家，也不大出去。

吳氏　他討的那個人還聽話麼？

芷祥　也還好，男人家總是靠不住的，討了個小在家裏，只要不到外頭去鬧也就算了，聽說哥哥也要討姨嫂了，眞的嗎？

（大家笑着作個神氣，吳氏同姑母輕輕的說一句話，芷祥問「甚麼？」）

姑母　今天就要接回來了我們都沒有知道。

芷祥　嫂嫂知道了肯干休嗎？

吳氏　你哥哥也因為你嫂嫂不會作人家，不會侍奉老人家，所以想着在外頭討個人進來，這也算是上了愛新鮮講文明的當，求這樣一個補救的法子。

以禮　（長嘆。）

吳氏　常言說得好，「兒子大了由不得父母」我們老頭子，老太婆，只好由着他們去，若說是要人來侍奉，那本來就沒有這種好福氣，不敢有這樣的妄想，不過如今你哥哥已經拿生米煮成了熟飯，定着今天要接進門了；你嫂嫂就知道，哭一陣，鬧一陣，總是有的——不過哭着鬧着，也就不像個文明人罷了！能够不讓他鬧呢是最好，所以……

以禮　就算是辦了，他也鬧不出所以然。他若是懂得道理的，他也就不會鬧；男人家三妻四妾，從古至今就有的，你母親也是扶正的，（吳氏目止之）如今養着你們，還不是一樣好！

吳氏　這些話說他幹甚麼。

以禮　眞的，難道說父母眞不能作主？

吳氏　你聽我說，……今天我盼望你們早些來；姑媽呢？姑丈是有姨太太的；（對芷馡）你呢，你丈夫也新討小；你們都是過來人，回頭倘若見着我們那個少奶奶的時候，就請姑媽把話簡直對她說明了，你也從旁邊勸勸她，她聽了你們的話，將他人比自己，馬上恍然大悟，豈不是省得許多閒話麼？我因爲怕你們費事，所以沒有預先告訴你們。

姑母　吃喜酒，我是要來的，要我去勸少奶奶，我確不敢！

芷馡　姑母不上前，我是更怕碰釘子。

（外面叫　少爺回。）

吳氏　愼之回來了。

（愼之留着小鬍子，拿着手皮包，手杖，戴眼鏡，西裝，氣昂昂的上。）

愼之　啊喲！姑媽，妹妹，都來了。

姑母、芷馡　來道喜來的！

愼之　甚麼喜？

芷祥　哥哥還裝着呢，不是今天納寵嗎？

慎之　笑話，納甚麼寵？不過是替爹媽面前買個丫頭罷了。

姑母　得了罷，這是你自己的事，別盡往父母身上推。

芷祥　（用指頭羞着慎之）哥哥你不是說永不討小的麽？

慎之　從前是從前，現在是現在，從前哥哥是學生，現在哥哥是銀行的副經理，指日就是正經理了；哥哥如今是要充人物的了，豈有不討姨太太而能稱新人物的嗎？哈哈！（一半頑笑的口氣這是現在自己掩飾短處的一種方法。）

芷祥　嫂嫂發起脾氣來，看你怎麽樣？

慎之　請姑媽妹妹給我調停調停。

姑母／芷祥　我們可管不了。

慎之　拜託拜託，（行禮）

（僕人拿上燭來點起。）

愼之　怎麽就點？

男僕　汽車就到了。

愼之　（看錶）還早罷？

姑母　心裏不要跳。

愼之　那兒的話。

（僕人丫頭娘姨慌着上說「來了來了」。）

吳氏　芷祥！你去接着進來罷。

姑母　我出去。

吳氏　那不敢當。

（芷祥幷不出門，只在門口等着，娘姨攙着新姨奶進來，芷祥請以禮加件馬褂出來，芷祥先告姨奶叫老太爺磕頭，次吳氏，次則與愼之磕頭，次吳氏叫與姑母及芷祥都磕頭，芷祥等與以禮吳氏愼之道喜。）

以禮　(對姨奶)好了，你算到了我家了，比不得在外頭。要學規矩，好好的侍奉你少爺，有甚麼不懂的，先稟明老太太，好好作人家，多作事，少說話！我們必定疼你的。

(姨奶低着頭，忽報少奶奶來了，大家失色，便讓姨奶裏面去，紅燭搬開，素心上，手裏抱着兒子，後面娘姨提着一個手巾包，進門的時候，滿屋的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笑笑，素心覺着有些奇怪，卻也不在意，吳氏接着小孩子，抱在懷裏叫「乖乖，」大家都依次叫了一聲，慎之拿出雪茄抽着，丫頭老媽子面面相覷，好像很不自然的，素心接過手巾包，解開，取出一雙鞋子，一件衣服，對吳氏說。)

素心　這是我替婆婆作的，不知合式不合式。

吳氏　你作的有甚麼不好？謝謝你。(客氣得很)

(此時以禮溜下，姑母上前看鞋子，稱贊「好巧手」慎之便與妹子作手式，芷絣搖手，慎之作行禮狀，求他勸嫂嫂的意思。)

素心　昨天那糟魚婆吃着怎麼樣？

吳氏　好得很呢，你是眞孝順，眞賢惠，又替我作衣服，作鞋，還要送菜來給我吃，在家還要料理小孩子，自己還要念書太忙了，也得休息休息，你要是沒工夫，這邊也不要天天來，想着我們，來看看罷了，（說着又親小孩子。）

素心　我也不忙甚麼，一件衣差不多打了半個月，還說賢惠呢！（都笑。）

姑母　要是我有了你這身本事，那就好了，我也想你教我說幾句外國話才有趣呢。

（以禮叫吳氏說「你來看看！」吳氏知道是叫她，連忙進去，姑母也跟着進去，說道：「我也到裏面去歇歇去。」愼之也想走，欠伸說「我還有一封信要寫呢」素心目止之說：「我還有話給你說」愼之站住，芷祥跑下，（愼之與素心相視而笑。）

素心　怎麼樣？

愼之　你怎麼樣？

素心　我沒有怎麼樣，怎麼大家見着我，都有些說不出的意思似的？

愼之　那恐怕是你疑心。老人家呢，給我們思想兩樣，不必說他；只要我們夫妻間滿意也就是了。

素心　我們兩個人中間，總不會發生甚麼問題罷？

慎之　那自然，我們又不是由着父母定的；我想世界上恐怕沒有再比我們美滿的姻緣了。從前我們在美術展覽會見面的時候，不過很簡單的說幾句話，彼此的性情已經覺得十分相投，以後也經過些困難，好容易盼到了結婚，我們的愛情也眞是熱到了極處，就是結了婚，還是給沒結婚似的，就是到如今養了兒子，無時無刻，不給新婚的時候一樣，我每天在外頭辦事，總想着要回家；回了家看見你，好像就是度蜜月的頭一天呢。因爲我們的愛情，是積累來的，所以才給人家不同。（素心沉吟如有所思）（慎之接過小孩說）這就是我們愛情的紀念品……呵……愛情紀念品呵……寶貝……

素心　（接過小孩）我跟你的相愛，那是不消說的；我自從給你訂交以來，就把我的軀殼跟靈魂全交給你了。

慎之　我的軀殼同靈魂也未嘗沒有交給你呵！

素心　只怕我們太好了，爲造物所忌，忽然生出不幸的事來！

愼之　你放心，我們的心已經是千錘百鍊過的，就無論形式有沒有變化，精神是永遠如一的！

素心　你說形式的變化，這話我不懂，我現在以爲環境的力量最大，一個人要戰勝環境，是很不容易的；只怕受了環境的支配，形式上就起了變化，跟着精神也就起了變化！

愼之　你還疑心我嗎？

素心　我怎麽忍來疑心你，疑心你就跟疑心我自己一樣，不過……

愼之　怎麽樣？

素心　不過一個人在學堂裏念書的時候，是沒有受過社會的淘融，心志十分純潔；既經畢了業，出來辦事了，所接觸的各處不同，同時又受多少習慣上的壓迫，漸漸的把初衷變了，久而久之，自然就影響到種種事情上去！

愼之　你爲什麽說這話，我不懂？（跼促不安，卻作出溫存微笑的樣子。）

素心　惟願你不懂就好！（愼之用手搭在素心的肩上，素心也一手抱着小孩子，一手拉着愼之的那一只手。）

愼之　反正千句話并一句話，我無論如何，總能够保持我的均衡，我總不更變我的主張，我總不更變我的信仰！

素心　（愼之接過小孩子，素心伏在愼之的肩上，半晌無言，愼之拍着素心的背。）

愼之　好了，好了……你又不知道感觸着甚麽事，在這兒發悶呢！

素心　（擡起頭似泣似笑的歎氣說）咳……愛情到了一定的程度，就要生出意外的疑慮！我是簡直是恐怖，好像怕得很似的！

愼之　怕甚麽，有我保證，你還怕嗎？

素心　我也保證我自己是信你到底的。

愼之　（在袋內取出一條鑽石頸鍊）我送給你一個保證品罷。

素心　（笑笑）你何必去買這些東西，我是從來沒有帶過的！（小孩哭，呵着他。）

愼之　這不過是頑頑罷了，這是我勞動的成績，就借你的身上發表發表罷，（將頸鍊替素心掛上，看錶）我這時候還要去寫封很要緊的信去，好像妹妹姑母還有話跟你說呢！（甚祥從門

裏張望，愼之對她作手式下）（素心如有所思，上下徘徊，芷祥與姑母相推不敢出來，拉拉扯扯的上。上來又笑着互相推諉。）（上場後與素心說話，大家都很客氣有禮。）

素心　姑媽妹妹，（他們儘笑不止）為甚麼這樣高興笑甚麼事情？

姑母　沒有甚麼，不過是癡人多笑罷了。

素心　姑媽有些頭痛好了？（芷祥接着小孩。）

姑母　好了，謝謝你！

素心　聽說姨太太有了喜了。

姑母　可不是嗎！倒省了我不少的事。

芷祥　姑媽從前可也氣够了！

姑母　這會兒想來眞是傻子，氣甚麼呢？男人家見一個愛一個，也是常事，誰能够叫他們不愛呢？他要討小，你跟他淘氣，也是枉然，反鬧得夫妻裏頭沒意思。倒不如一半兒順着他讓他自己難為情。你姑父這會兒倒也好，常要小老婆來跟我做事，我也落得讓他去只要他有了個小老婆

不到外頭偷鷄摸狗的胡逛，也就算了。（對芷祥）你們姑爺新娶那個人倒也老實似的。

芷祥　倒也沒甚麽清官難斷家務事。只要面子上過得去，像我們這樣大家子的人，還爭風吃醋不成？

姑母　夫妻只要是好，別說一個小老婆，他就討十個八個，也占不了大老婆半絲兒去，我是老了，像你們年輕美貌的，丈夫那能不歡喜？

素心　女人家在世界上，討了男人歡喜就完了嗎？

姑母　雖不一定要討男人歡喜，可是……咳男人家事情眞難說，女人要作得人家說賢惠也眞不容易。

素心　（微笑）像姑媽跟妹妹才眞賢惠呢。

芷祥　你又要來奚落我們了，嫂嫂還要多麽賢惠。

姑母　眞是。

芷祥　像你哥哥跟嫂嫂這樣好夫妻，那裏有？嫂嫂又是學堂裏出身，哥哥就有不到之處，見着嫂

嫂也就感化了。可是，

姑母　可不是嗎！

素心　別取笑了，妹妹剛才還想說什麼？

芷祥　沒有什麼，不過說哥哥好罷了。

姑母　愼之可眞不錯，這也是少奶奶能夠讓着他。

素心　（不甚耐煩）也沒有什麼讓不讓。

姑母芷祥　（吃吃的笑。）

素心　聽說有人要替愼之討小，是眞的嗎？

姑母芷祥　這話是從那里來的？

素心　我也不過看着大家的情形，猜想罷了。

姑母　那是沒有的事，不過比方說：要是愼之討小你，便怎麼樣呢？（有幸災樂禍的樣子芷祥只是笑。）

素心　那也沒有甚麼。

芷祥　嫂嫂不氣壞了嗎？

素心　我也犯不着氣的。

姑母　本來這話我不想說的，你旣問，我也不能不說，你是個賢惠人，諒來說也不妨。

素心　總是要知道的，姑媽亦何妨直說呢？

姑母　他那人已經接到這裏來了。

素心　（大驚，假作鎮定）呵！已經接到家了？這眞奇事，其實慎之要討小，也沒有甚麼了不得；不過，我又不是不讓他討，他何必定要瞞着我呢？

姑母　所以他要我們來慢慢的告訴你，（笑）他是總有些難爲情，不好意思當面講，他十分覺得對不住你，——這呢，也就算他是有良心的！

素心　笑話，這有甚麼對得起對不起，只是這樣一來，似乎太沒有意思。

芷祥　媽跟爹爹的意思，想要作爲這人是嫂嫂替哥哥討的。

素心　(極力忍怒)我沒有這樣賢惠；我也不會作這樣……(看頸飾。)

芷蘋　事已至此了，嫂嫂的意思怎麼樣呢？

姑母　(笑)總不要便宜了愼之(芷蘋緊接。)

芷蘋　老實發作他一頓罷。(細細瞧着素心。)

素心　(冷笑)旣是他歡喜，我還說甚麼！我想那個人一定是堂子裏的！

姑母　恐怕是的，愼之因爲作了銀行裏的事，場面上的人都來應酬他現在的應酬，還不總是那些地方，——其實呢，他的風頭，就是你的福氣。

芷蘋　人家都羨慕着嫂嫂的福氣哪。

姑母　可是年輕人在繁華地方，眞有把握的可就少了。(想定主意)

素心　這些話都不用說他；旣是人已經到了家，總不能老是藏着起來，我看我們不妨見見，大家叫聲，一來讓愼之好受，二來讓二位老人家放心；姑母，妹妹，看怎麼樣呢？(姑母芷蘋大爲詫異)

姑母　眞的嗎？

芷祥　想不到嫂嫂是這樣賢惠。

素心　不是賢惠不賢惠的話，要不，怎麽樣呢？

姑母、芷祥　自然只好如此！

素心　那就煩姑母跟妹妹告訴爹爹媽媽慎之，就着今天來了大家見見罷！

姑母　我去說。

素心　我去預備一樣見面禮來！（下）

（姑母與芷祥驚詑相視）。

姑母　你看怎麽樣！

芷祥　我們就照這樣跟爹媽說罷！（慎之溜上）

慎之　怎麽樣？

（芷祥作着怪相下）。

姑母　今天是要唱頂花磚了！……你少奶奶眞賢惠！

（慎之笑着以禮同着吳氏芷祥上，丫頭老媽跟着。）

以禮　這樣很好，本來應該如此！

吳氏　這也難得，你好福氣，少奶奶眞賢惠，這會兒就讓他們見見罷（芷祥遠遠地羞着慎之，慎之對他作神氣。）

姑母　總是要見見的，我來去請少奶奶來罷！

以禮　自然要叫王姑娘來伺候着！

芷祥　我來去叫她！（下，同慎之妾王氏上。）

慎之　我要去開會！（要走忽聽見素心叫。）

素心　慎之何必走呢！（慎之大窘，只好回頭，低頭不是，假笑也不好，也就不敢走。）

以禮
吳氏　芷祥叫王姑娘跟嫂嫂磕頭！

芷祥　是！（正去攙王氏。）

素心　慢來，這是甚麼意思？（對王氏）我跟你是同樣的人，你與我一面不相識，爲甚麼就給我

磕頭！

大家　這是應該的！

素心　不應該！（對王氏）你是怎麼來的？

王氏　也不是我自己來的，是這兒少爺討我來的！

素心　我知道他是拿着錢騙你來的！

王氏　我可不知道。

素心　你放心，沒人難爲你！（向愼之）你從前對我是怎麼說的？你向來對我是怎麼說的？你方才對我是怎麼說的？你不是反對一夫多妻制的嗎？你不是主張神聖戀愛的嗎？你不是自命爲主張女子解放的中堅分子嗎？你不是絕對以眞實不欺爲信條的嗎？你不是主張廢娼說不忍拿金錢去壓迫那無辜的女子嗎？你始終不能不取掉你那正義人道的假面，到了今天，你自己證明你自己從頭至尾全是詐僞！（愼之笑）你不要得意，笑，哭，都不能掩飾你的詐僞了。我一生受了你的騙，也只怪我自己從前跟你相交的時候，沒有看出你的弱點。你騙人騙得得意了，所

以丟了我又去騙別人，現在也沒有別的多話，第一步，你先把她退了，把買身紙還她，使她自由，再另外送她兩千塊錢讓她自活。（大家無話半晌，愼之只是裝笑。）

以禮　（大怒）這還了得！那裏有大老婆逼丈夫退小老婆的道理？就是吃醋爭風，也不能當着大衆，今天就算父母作了主，也沒甚麽了不得！

素心　我的主意已定，不是加我些齷齪罪名，就嚇得住我的，你們要不聽我，我就殺了這兒子。（取出小刀放在小孩子的頸上大家要搶。）你們要搶，我的刀就下去了。，是否一句話！（大家作神氣擠眉擠眼的意思是要愼之暫時敷衍。）

愼之　（不得已取出王氏賣身字及匯劃票兩紙交與王氏）好，好，好，依你！（對王氏）這個交給你罷，你愛怎麽自由，你就去自由罷！（又對素心）這下好了罷？（對王氏）你後頭歇歇去罷！

大家　這樣也好！這樣也好。

素心　慢着！（對王氏）你把賣身字撕了（王氏撕了字素心將賣身字搶過來撕了，王氏很怕，）你且別忙後頭去，我今天的抱不平要打到底，我是負責任的！（大家很奇怪，以禮只是嘆氣，吳

氏只是糊裏糊塗說「好了」「好了」(素心又對王氏說) 你無論如何，也出不了他的手，你就是出去，也一定沒有結果，如今你還是跟我，讓我叫你受些相當的教育，可以自立。我把你當親妹妹看待，以後決不再教男人來騙你！現在你的事，有我擔保；我還要了我自己的事呢！(向慎之) 我們就此告別罷，請你寫兩張離婚書，一張你簽字給我，一張我簽字給你，(慎之遲疑) 不必假惺惺了，痛快些寫罷！

姑母　夫妻還是好夫妻，說完了就好了，何必這樣呢？

慎之　你要離開我，我也沒法，寫罷！(取紙寫着)

芷馡　哥哥，何必呢？大家都是一時之氣，就都認了眞，這樣叫爹媽怎麼受呢？(想去阻止)

以禮　唔！讓你們去！反正現在父母都是討厭的，都是廢物！(下)

吳氏　我，是更管不着！(哭，芷馡去勸)

(慎之將離婚書寫好，交給娘姨送過去，素心簽字，各持一張。)

素心　好了！謝謝你！(對王氏)你放心！我不會待錯你！我是始終幫助你的，你跟我去。我一定叫你

作一個有用的人，（王氏很爲難的樣子却是無可如何）兒子，我也帶着走！

愼之　那可不行！

吳氏　那怎麼成呢？

以禮　（從內趕出）兒子帶去笑話！兒子是陳家的子孫，你在這裏，你是他的母親；你既離了婚，你就是外人；你怎麼能够帶他去？不行，萬不行！

素心　（指兒子）他不是你們私有的，他是國家世界公有的，我決不忍拿將來有用的國民，放在這種家庭裏，在這種欺騙的父權之下，受那種欺騙的教育，使他被養成一個罪惡的青年！要知道讓一個淸潔無瑕的兒童，去受罪惡的薰染，是作母親的罪惡，與其讓他將來不好，不如讓他就在目前乾乾淨淨的死在他母親的手裏！（持刀欲刺大家大驚）素心笑，我那裏忍心就殺了他？寶貝！我也沒有閒功夫說費話了。（向王氏）妹妹！我們去罷！（拉着王氏下，素心的頸飾擲向愼之說。）愛情的保證品啊！（王氏作無奈狀隨下。）

大家　（面面相覷）眞好潑婦啊！　（完）

好兒子

獨幕劇

汪仲賢

直譯的西洋劇本，不合於中國排演，朋友們都勸我自編幾種出來，以備實用。我試了幾次，自己看看總覺得不入眼，屢屢把稿本撕去，這是第三次的試作，脫稿後讀了幾遍，又覺不很合式。不過我以爲編了出來不給人看，沒有人指教，那是一輩子都不能進步的。所以大膽地把他宣佈出來了。

現在要想立刻拿到舞臺上去實現的劇本，爲適應一般看客的眼光起見：第一要事實明瞭，第二要意義淺顯。這本劇是描寫一個普通家庭生活，差不多寄居在上海的經紀小百姓，都有過這種生活的機會；所以凡在上海經過平民生活的人，看了大概都能有些感觸吧？

這劇雖是敍述一個家庭，也可以把他當作一個現在的中華民國的縮影。好兒子陸慎卿，就是家庭中的惟一生產者，母親，妻子，兄弟，都靠他一個人賺錢回來養活，非但一切用度要他負完全責任，並且母親要賭，妻子要插戴，兄弟要念書，要無限制的零化。兩位女太太，還要爭着藏私財，兒子與丈夫的失業，不能賺錢，是不管的，家裏住的房屋，因爲欠租要釘門，老太太的錢，情願藏在箱子裏不拿出來，要去逼兒子拿。分利者多，生利者少，果然是一種貧弱的原因；而利己心太重，人

人沒有公共觀念，尤其是我們民族的弱點。上自政府，下至家庭，都把管理財政的職務，當做肥私囊發洋財的差使。

人人都說中國窮極了，地方上的公益，不易措辦，而督軍下任，總腰纏千萬家財；政府窮極了，為了幾個錢教育經費，打得頭破血淋，而執政的闊人一夜賭局，就有幾十萬進出；這種情形，與好兒子的家庭有怎麼兩樣？

好兒子被母親逼成犯法破了家了，好百姓也與好兒子一樣的要『求生』，那時也少不得有個壞朋友胡季仁來勸誘他們走到亡國這道兒上去的啊！那時再看外國包探搜出當家老太太的私產，珠淚兒漱落落地說：『我害了好兒子了！』

登場人物

陸慎卿——好兒子

丁氏——母親

王氏——妻子

阿香——幼弟

胡季仁——陸友

阿媽——女僕

老王——收房租者

收房捐者——一人

包探——二人（甲、乙）

佈景——上海一樓一底式的客堂。

時在上午八九時左右，王氏在靠窗口的一張舊桌子上洗衣服。阿媽在屏門後出來，手拿一桿秤，臂彎上掛一隻舊菜筐子。

阿媽　小少爺還不曾起身呢，我去買菜吧？

王氏　（等了一等）忙什麼？等老太太回來再說。

阿媽　剛在我去泡水的時候，灣到對門去看過了，他們還有兩圈牌沒打完，老太太給我兩角錢，

教我買菜去。

王氏　那麼你去買就是了。

阿媽　今天買些什麼？

王氏　老太太沒同你說嗎？

阿媽　她打牌還來不及咧，給了我錢，教我快滾！

王氏　唉！天天爲了這兩餐吃，就得把人磨死，老的愛吃了罷，小的不適口；配了小的胃口吧，老的又不樂意，隨你去買罷。

阿媽　那麼先買一角錢肉，多下來買些素菜好不好。

王氏　一角錢肉止夠炒一碗肉絲，聽說這幾天青辣椒毛豆上市了，可以買些算時鮮菜。

阿媽　啊唷！這是老虎肉，那裏動得起呢！青辣椒一個銅子止買一個，一角錢買十幾個、炒一炒不到一酒杯！這給誰吃了好啊？

王氏　我眞變了鄉下人了！你只好買些鹹菜來炒肉，買兩斤芹菜大家吃，買兩個鴨蛋日夜做兩

碗湯，這就算兩樣葷菜了。餘多打些醬油，菜油來罷。

阿媽　買了鴨蛋，芹菜，就沒有什麼多的了。我去看吧！（下）

（王氏仍洗衣服，不多一回，阿香在屏後嚷着要起來。）

阿香　阿媽！阿媽起來！

王氏　阿媽買菜去了，你起來吧！

阿香　（朦朧着眼在裏面出來）媽呢。

王氏　她在李家打牌，還沒回來呢。

阿香　又是全夜嗎？

王氏　可不是嗎？

阿香　阿媽呢？洗臉水！

王氏　對你說買菜去了！臉水我去打罷。

（王氏攜銅壺去泡水，阿香揉一揉眼，看自鳴鐘。）

阿香　吓呀！八點半了！（很焦急的樣子。）

（王氏取水上拿面盆手巾安排臉水。）

阿香　怎麽不早些喚醒我？八點半了！上學來不及！

王氏　媽不回來，我忙着弄家裏的事，把你忘了。快些洗，吃了粥去還來得及。

阿香　這還吃粥？馬上走已經趕不上第一課了。

王氏　那麽你洗了臉就走吧。

阿香　肚子呢？

王氏　拿兩個銅元去買些吃了罷。

阿香　（一面洗臉。）兩個銅元，止够買兩個小饅頭，怎麽吃得飽？

王氏　媽止給了兩角錢，五個銅元是昨天用剩的。兩角錢給阿媽買菜，泡了兩個銅元開水，——洗臉，煮粥，洗衣服，——買了一個銅元粥菜，止剩兩個了。

阿香　你們都要緊，止有我不要緊！我是活該餓了肚子去念書的，是不是？

王氏　你哥哥幾個月沒有生意，一個錢也沒拿回來。

阿香　我哥哥向來沒有歇過買賣，都是你來了才有這些花頭！怪不得媽媽在背後常說你的八字不好，你一進門就倒運！

王氏　小畜生！你要瘋啊？

阿香　你配罵我小畜生嗎？（哭）好！你罵我！你才是敗家精呢！害我哥哥……

王氏　（怒）我罵你。『長嫂如母，』我還能打你呢！

阿香　（挺身上前）你打！你打！打就是！

（王氏眞的輕輕地拍了他兩下，阿香便大哭大鬧起來，兩個人扭做一團，阿香撒賴睡在地下。）

（正在不得開交的時候，丁氏回家，手裏拿着一包錢，和一枝白銅水烟袋，看見阿香睡在地上，趕緊走上幾步，把他攙起來，攔開王氏。）

丁氏　什麼事？什麼事？我纔出去了一回兒！

阿香　（哭着說。）嫂子打我啊！媽不打，要你打！你打！你打死我！

王氏　誰教你開口罵人的？

（兩個人爭着說話。）

丁氏　得了！得了！有我在一天，誰也不配打人！

阿香　（挺上去。）你打死我！（王氏退讓。）

丁氏　小東西！你要造反！誰教你不上學去？該打！打死了反正有人償命！

阿香　我要上學去，她說『活該』！不許我吃東西！

丁氏　我回來得遲一步，家裏就鬧翻了，我若死了呢？

（王氏氣得坐在一邊，阿香在丁氏懷裏哭，她放下烟袋，解下包錢的手帕，與他擦淚。）

丁氏　拿一角錢去買點心吃，別哭！怎麽大年紀不害燥！阿媽！阿媽！

王氏　（噘起嘴）買菜去了。

丁氏　今天別上學啦。進去，到樓上去，我房裏有杏仁酥，去拿些來充飢。

(阿香跆踏着進去了。丁氏將散在桌上的銅元，聚在手裏一五一十地數。)

丁氏　(自言自語)四千二，……一千零八十，……他欠我三百，……我欠對門八百，……今天下家劃去一個七百六，我找了他一個四百三，……這裏是一千短二十……一千短二十……

(這時候阿媽買了菜回家。)

阿媽　太太回來了。

丁氏　一千短二十……

阿媽　奶奶！芹菜三十六一把，買了兩把，鴨蛋三十八一個，打了二十錢醬油，洋價一百三十八，我墊了二十個錢。

丁氏　老太婆！給你一打岔！我算錯了！

阿媽　(帶笑)太太贏到多少？

丁氏　不要說起！這幾天手氣大不好！我坐下去，就是一副三翻的清一色，我等的一四七索，對家打了一張七索，剛要和下來，被上家邊七索攔了去；我就知道要輸，打了八圈，我想不來，他們硬

要我再連八圈幸虧我能守，才輸了……一千短二十……劃出一個七百六十，我反欠他八百……又找了下家四百三，劃出一個三百……大約四千不到一點吧。

阿媽　不要緊，明天再去翻本。

丁氏　還要明天，這不就是明天了嗎？你買些什麽回來。

阿媽　肉，鴨蛋，芹菜。

丁氏　芹菜幾個錢一把？

阿媽　三十六。

丁氏　好貴！買多少？

阿媽　奶奶教我買兩把，我看還不到兩斤呢！

丁氏　要這些做什麽？大少爺不定回來不回來，小少爺是不吃芹菜的，買一把也足够了，錢多呢！

阿媽　肉絲和蛋止够兩位少爺吃的，我們這些人兩把不要麽？

丁氏　肉絲用什麽炒？

阿媽　錢不够，沒買什麼。我看就分些芹菜出來炒炒吧？少爺們吃葷的，我們吃素的。

丁氏　那位小寶貝，你不聽見不吃芹菜嗎？再加上今天這麼一鬧，只怕又有第二場呢，你去買兩百錢醬肉給他罷。

阿媽　鬧什麼？同誰鬧？

丁氏　別多問了，你就去洗菜，洗好了就去買罷。

（阿媽回頭看王氏氣色不對，便自會意，拿了筐子進去了。丁氏收拾銅元。）

丁氏　新奶奶！別生氣了！總怪你的命不好，我的老運不好！（說着打哈嘶。）我要去睡了，愼卿還沒有起來嗎？

王氏　他又沒有回來！

丁氏　唉！這樁事我又不能不怪你了。兒子大了，做母親的怎麼管得了許多；你怎樣由他常宿在外面？

王氏　腿長在他腰下，我又不能跟他出去，逼他回來。他不回來，我有什麼法兒？

丁氏　年輕呢，這種事總是難免的。他父親年輕時候，也是這樣的；不過不像他這樣荒蕩就是了。無論如何，生意買賣，總要顧到的。你看他現在沒有買賣，一點不着急，家裏開銷，每月止拿三四十塊回來，怎麽够用？他自己還是照前一樣：嫖，賭，穿，吃，喝，那一樣肯減省？（連打哈嘶）成天到晚，不想到家裏。家務幸虧有我在這兒支持，樣樣省儉，每天止買兩角錢菜；若沒有我，你瞧此地還成個家嗎。

（王氏不語，只低頭洗衣服。）

丁氏　別不說話，我要去睡了，回頭三點鐘他們還約我有事呢。等他回來，同他說：「節下快到啦！我四面同他拉的許多虧空，都要歸還人家的，教他早些打算！」

（她提了水烟袋，一面打着哈嘶進去了。王氏對她望了一望，輕輕地嘆了一口氣，仍洗衣服，她把兩件小孩子的衣服，教阿媽拿到後面去晒，阿媽拿芹菜出來，她倒在桌子上揀去腐葉。）

（愼卿進來，帶着愁眉不展的神氣，走進來在面對着王氏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低頭不做聲。

王氏也不理他，停一會。）

王氏　回來了，總是這樣！吃了沒有？

愼卿　（搖搖頭。）不吃！（又一回兒。）

王氏　媽媽教我對你說：『爺下到了，怎麼樣？』

愼卿　怎麼樣？教我怎麼樣？

（停一回兒。）

王氏　她說替你拉了許多虧空。

愼卿　我身上又不會長錢；有什麼法子？

王氏　你既沒有買賣，該在家裏安分些，何必常在外面胡鬧呢？

愼卿　坐在家裏，買賣會天上掉下來麼？為了要找買賣，才到外面去應酬；越是沒有買賣，越要裝出些場面來給人看！如果我躲在家，或走出去裝成個窮酸的樣子，人家有了買賣，也不相信我；不敢來請教我了。誰還願意出去嫖賭嗎？

王氏　你不拿錢回來，母親跟我鬧，我實在受不了！

慎卿　你受不了，難道我就受得了嗎？她說替我拉虧空，只怕我外面自己拉的虧空，比她還大些呢！教我對誰去說？

王氏　你難道找一個二三十塊錢的生意都不能嗎？

慎卿　市面上像我們這種不上不下的人材，比螞蟻還多；稍微進賬大些的職使，早被臂膊長的人搶去。唉！早知今天謀生活這樣難，悔不當初學習一種手藝，到現在倒還可以用氣力換錢。一張中學畢業文憑，化了幾年功夫換來的，拿進當舖去又不能典錢用！譬如：到洋行裏去當一個細仔，每月倒能賺個二十幾塊錢的薪水，另外還能找幾十塊錢的小夥；但是做這種生意，有什麼臉面去見一般同學和許多舊同事？想來想去，只有死路一條！

王氏　止要能夠賺錢，管他身份不身份；止要不偷人家搶人家的就是，你就是少掙些，止消家裏開銷省儉。……

慎卿　得了！得了！家裏誰肯原諒我？不管我能掙不能掙，母親的麻雀是要打的，游戲場是要逛的，

你們的新衣服是要添的，烟是要抽的，……

王氏　別說了！我出去穿幾件衣服，是你男子漢的場面，許多姊妹來邀我，我都不敢跟她們出去，他們都是金剛鑽珠子戴得雪亮的，我擠在他們一堆裏自己覺得不好意思；現在更好啦，一付鐲子也被你騙了去，究竟你幾時兒還我啊？

慎卿　(兩眼瞪着她。)好嗎！

王氏　你別裝傻！我可不管，下月十四，我要到錢家去喝喜酒，三姐已經來邀過幾次，我可不能不去。衣服呢，我將就做了一件新的，花邊可替你省下來了。我不管，插戴的東西，你要給我的。

慎卿　你不插戴，難道就不能去喝喜酒麼？有東西戴也是你，沒有東西戴也是你，這有什麼兩樣呢？況且人家的首飾，比你戴的闊得多，就是把所有的家當，一齊戴在身上，亦是比不上人家的啊！

王氏　平常在家裏，無論怎樣苦，我都能受；惟有到人家去，或是同姐妹們出去玩兒，可不能丟這個臉。不比我沒嫁，那倒不要緊，回來給他們說：「嫁了丈夫，還弄得窮鬼似的」！

愼卿　(乾笑)原來女子嫁丈夫都是享福來的！

王氏　本來女子在丈夫手裏，不享幾天福，到那兒享福去？別說了，怪我命不好，徐家的阿秀，住在我家後面矮平房裏，一家子窮得連飯都沒有吃，她比我後嫁；你看，她前天在此地門口走過，坐在汽車裏，手上兩個鑽戒，多麼大！我剛提了水壺出去泡水，怕她看見笑我，趕緊把腦袋掉過去，幸虧沒有被她看見，她不過是嫁了一個買辦，這不也是一個女人麼？

(愼卿瞪着眼，只是不開口，王氏滔滔不絕，她剛要再說下去，只聽見後面樓梯響，知道是阿香來了，她便停嘴收拾了東西進去了。)

阿香　(嘴裏嚼着糖果手裏還握着一把。)哥哥！我等了你好幾天了，天天我上學，你沒起來；我睡覺，你方回來今天可給我候着了！

愼卿　爲什麼今天不上學？

阿香　嫂子打我，她天天打我！

愼卿　胡說！她不會打你的。

阿香　你有了嫂子就不疼我了！你偏護她，今天若沒有媽媽回來，我怕不被她打死！

愼卿　別這麽鬧！

阿香　哥哥！下月五號，我們學堂裏要到西湖去旅行，每人要八塊錢旅行費，媽媽教我問你要，後天就要交了，你給我吧！

愼卿　小學堂旅什麽行？你不要去！

阿香　有五十多個學生報名願去，我也報了名了，不去先生要罵的。

愼卿　我沒有錢。我沒有生意你不知道麽？

阿香　嫂子做新衣服有錢，兄弟要念書就沒錢，哥哥！你騙我小孩子，明天給我吧。

（愼卿對他嘆了一口氣，阿香聽見門口賣糖的敲鑼聲音，帶蹤帶跳的出門去了。愼卿在室中踱來踱去，愁眉不展。阿媽出來收拾棹子。）

阿媽　少爺不去睡嗎？

愼卿　睡過了。

阿媽　我忘了，昨天有一個朋友來找你的。

愼卿　姓什麽？

阿媽　姓什麽，他對我說過，忘啦。

愼卿　奶奶也不知道嗎？

阿媽　奶奶剛到沈家小姐家裏去，止有我一個人在家。

（外面有人輕輕敲門，阿媽出去開門，胡季仁進來。）

季仁　（在門外探頭）少爺在家嗎？

愼卿　季仁先生你難得光臨的啊！

季仁　（進來手裏擕着一個紙包。）我昨天就來找過你一躺了。

阿媽　昨天就是這位少爺。（說着拿茶壺出去泡茶。他們客套幾句坐下，阿媽倒過茶進去。）

季仁　我是老郁託我來帶一個信的。

愼卿　是不是爲了那筆款子的事情？

季仁　不錯！他那裏因爲等着要用自己又因爲爭交易所股子的事情，所以很忙，走不開，他打發我要來了好幾次了，我也窮忙得很；昨天來恭候了一躺，你又公出了。今天我到藥房裏買兩瓶藥水，順便來走一走，請你再好給我帶了去吧。（取出字據）

愼卿　慢慢，令親那筆款子，本來早就該還了，無奈這幾個月失了業，一時不易週轉，能否請你婉言轉達，節後准定歸還，如何？

季仁　老郁也說過，大家相好在前，本不該來要；無奈他現在正爭着些交易所股子，因爲錢難湊手，才來同你商量；那怕過了一禮拜再歸還你，到不要緊的。

愼卿　這樣——請你先回去，下午我親自去見令親就是。

季仁　這更好了，就是怕你不來，當面談再好不過了。驚擾，驚擾！

愼卿　寬坐一回？

（季仁告辭出去，把紙包遺落在此。愼卿送他出門，遇見一個收房租的老王擠進來。）

老王　怎麼樣？怎麼樣？好，你今天在家了，天天同她們女人鬧不明白！

愼卿　到節上一併付給你們就是鬧什麼！

老王　到月底就三個月了，等到節上早已釘了門了。

愼卿　今天沒有過一天。

老王　費話也不用多說了，反正月底一到，自有外國人來釘門，不過我不得不先通知你罷了。

（他說完用力把門一關，竟自去了，王氏聽見聲音，在裏面走出來聽。）

王氏　這種日子，今身都沒有過過，枉爲男子漢！要釘門了！我是沒臉去見姊妹，快些煮了飯吃吃滾蛋，免得被人家鬨出去！（說罷，把手裏拿的兩只菜碗，用力向棹上一擱，進去了。）

（愼卿對她呆望出神，阿香由外面進來急叫。）

阿香　阿哥！阿哥！給我一角錢，門口買魷魚的來了。

（愼卿在身邊一掏，拿出兩角錢和十幾個銅元，揀了一角給阿香，他飛跑出去了。愼卿把其餘的錢丢在棹上，看見那季仁留下的一個包，打開一看，是兩個藍瓶子。）

愼卿　硝酸毒藥！（好似很震動的樣子，看了看裏面，聽了聽樓上。）唉！還是死了的乾淨！（把瓶

上的火漆弄去，拔不開塞子，找了一把小刀動身掘塞子。）我這樣很糊塗！（立起想了一會。）我得留一張絕命書！（走到寫字桌前磨墨作書，藥瓶，刀子，都放在一邊，剛寫了一兩行，季仁推門進來，他也不聽見。季仁走近他身，看他寫些什麽。）

季仁　絕命書呀！

（慎卿驚起，急忙將書撕破。）

季仁　你發瘋啊！呀！把我藥瓶的封口都弄壞了！慎卿！你做什麽？想什麽？

（慎卿被他一問，止不住哭了出來。）

季仁　什麽事？說啊！有話好商量。

慎卿　我實在沒臉活在人世……（噎住）

季仁　你做了什麽錯事，要這樣？

慎卿　我也沒做錯事，止覺得我沒有錢，不配做人！

季仁　究竟什麽道理？

愼卿　家裏幾口子，天天張着嘴，要吃，要用，外面債戶四處逼來；……甚至於房租不能付，要被房東閂出去。……唉！慚愧，慚愧！

季仁　哈哈！小孩子不中用，爲短了幾個錢，就要尋短見，哈哈！太不値當了！何不早同我們商量呢？

愼卿　許多地方前賬未淸，我怎麽有臉再去開口告人？

季仁　你單靠問人家借債度日，那自然難過日子咧；上海地方遍地都是黃金，只愁你沒有膽量伸手去拿，或是眼珠子不亮瞧不見。有幾個人餓死在上海？那般白天睡覺，晚上打過十二點鐘，在馬路上伸手要錢的乞丐，每晚至少還能掙一塊多錢咧。你正是太不中用了！

愼卿　難道眞要教我墮落到要飯的地步！……

季仁　誰說教你要飯去啦！我不過說：上海是最容易求生活的地方，凡是聰明人，到了上海，沒有不發了財回去的；我看你也是很聰明的，外面交遊也很廣，朋友也很多。

愼卿　朋友都是世態炎涼的，有了錢才有朋友呢！

季仁　對呀！有了錢才是朋友，朋友只要你有錢，可不問你的錢是打那裏來的。

慎卿　那麼叫我去做什麼好呢？

季仁　我看你是一個很好的小夥子，可是我是一個施恩不圖報的人，我雖然救你，可不准你說是我救你的。

慎卿　只要能救得我過了這個節，就是救了我一家的性命——！

季仁　我非但能救你眼前的急，並且可以安安穩穩教你過富翁的生活；不過一年，可以教你坐擁百萬家財。

慎卿　你又拿窮人開心了！

季仁　誰同你開心？你可無論如何不能洩漏出去呢！

慎卿　決不，決不。

季仁　這個買賣，並非是我教你可以發財，我也不過是從中替你做一個介紹人罷了。我有一個朋友，是外國人，他那那兒有種種貨幣，——鈔票也有，銅元，銀元，小角子都有；——專待人去批發，價目很是公道，鈔票三十塊錢一百元，銅元是一元錢換三千，小角子是一塊錢換三十角，其

中是買銅元的利息最薄，可是可以公然通用，毫無危險。其餘的利息厚些，販買人須要擔些承重可是製造得非常精巧，決看不出半絲破綻來的，所以這買賣非常穩當；不過平常人是不輕容易去當販買員的。

慎卿　（愕住）你說的不是假造鈔票麼？這是犯法的事情啊！

季仁　不錯，這當然是犯法的事，但是一個人誰願意犯法！都是被現在的社會環境，逼來逼去，就逼出許多犯法的人來了！譬如你從前做疋頭洋貨生意的，因爲受了先令的影響，弄得莊家也倒了！東家也吃了官司了！你也擱起淺來了！現在我介紹你做的買賣，像你這樣手面交遊，至多一年半載，就可以成功一個富翁；那時你再拿出千份之一的小錢出來，在社會上做幾樁好事，那就人人多要恭敬你是大慈善家咧。

慎卿　這個東西流傳出去，拿在別人手裏，也害人不淺。若是將來發覺，這個罪名……

季仁　外國人請着律師包打官司，你放膽吧！並且誰教你一輩子做這種生意，只要借此過一過渡，你自己手裏有了幾萬現貨，就能够活動做別樣事業的；何况他的東西，做得同眞的一樣。

(在身邊皮篋裏拿出幾張鈔票)這都是眞的。(又在夾層裏取出一張假的混在一起。)我把這個樣張混在一起，你挑，(背着他混一混再給他。)

愼卿　(揀了一回，又仔細看一回。)看倒是眞看不出眞假來，——可是我終有些害怕。

季仁　怕什麼？說一句不利市的話，剛才若沒有我來得快，你把這瓶鏹水吃了下去，現在你怕不做了屈死的鬼嗎？剛才死了，你還害了一家老小，不能過活。

愼卿　唉！母親年紀大，妻子年紀輕，兄弟還不懂人事，教他們一家三口，拿什麼東西度日！

季仁　照吓！好孩子！你前程遠大呢。不瞞你說，這兩瓶鏹水，就是爲這個用的。

愼卿　(感激)我現在明白了，將來有事決不連累着你，不過買鈔票也要本錢，我現在分文無着，這有什麼法子好想？

季仁　不要緊，你能先取貨後交銀子；銷不掉的還能還他呢。

愼卿　我馬上要錢用。

季仁　我有拾張樣子在此，你先拿去用了再說；將來你只消四面活動了，把信用做了出去，手裏

有了些現錢，慢慢地就可以脫離關係的。你把這個留在家裏，我和你同去見一見外國人。（將僞幣點交愼卿）你也要小心謹愼爲上！

愼卿　曉得，在十張裏和上一兩張，就是人家看了出來，誰還疑心是我拿出來的嗎？

季仁　你眞聰明能幹。

愼卿　別取笑了，我進去一躺就出來和你同行。（拿着鈔票進去。）

（季仁把鏹水瓶收拾好了，在室內踱來踱去；一眼看見棹子上放着一疊發票，拿起來看。）

季仁　米——三十二元九角柒——十二元，成衣——老太太代料，二十四元五角……

（阿香拿着一塊鱿魚，一邊吃一邊跳着進來。季仁搖搖頭，把發票放在原處。愼卿由裏面出來，阿香跳着進去，兩人撞了一下。）

愼卿　忙什麼？——我們走罷！

季仁　好，就走！

王氏　（在裏面）早些回來！

（愼卿也不理她，同季仁出去。王氏出來，阿媽收拾茶碗。）

王氏　老太太還沒醒，等起來了我們吃飯。

阿媽　太太起來止怕還有一回兒呢，小少爺可就要嚷餓了。

王氏　隨他去，他零碎食物吃飽了，也不會餓。

（阿香在裏面抓了一把銅元出來，向門外飛跑。）

阿媽　啊吓！又抓了一大把出去！

王氏　誰管得了他？

（外面叫收巡捕捐，漸漸由遠而近。）

王氏　幸虧他留了幾個錢在這裏收捐錢的來了，不然又是麻煩。

（阿香由外面跑進來，手裏又買了一包陳皮梅，一路走一路喚媽媽。）

阿香　媽媽，媽媽！（走進屏門。）媽媽！收捐錢的來了！

（收捐錢的耳朵上夾着鉛筆，手裏拿着捐票，站在門口。）

收捐人　快些！

王氏　多少？

收捐人　七塊二角，快些！

王氏　上季不是六塊半嗎？

收捐人　你們的房錢不是加了兩塊了嗎？你們男人呢？弄些女人眞討厭！

王氏　問一問怕什麽？

收捐人　別躭誤時候，快些！

（此時阿香與丁氏走出來，正看見王氏交錢給收捐人）。

收捐人　這個鈔票不要，要外國銀行的……

王氏　我們只有這種鈔票，不相信你看。（把二十張鈔票都取出）。

收捐人　不要，不要！不要你自己去換來。

（丁氏在王氏背後岔出來說話，王氏連忙將幾張鈔票藏起來）。

丁氏　謝謝你，我們先生今天不在家，沒有預備，請你就待一次。

收捐人　看你老太太而上。

王氏　兩張五塊的，找兩塊八角。

收捐人　我拿一張五塊的，你再給我三塊大洋，我找你八個角子，不是一樣嗎：

丁氏　（把一張鈔票奪過來）我給你兩塊二角大洋。（連忙拿兩塊大洋三個角子給收捐人，把鈔票藏起來。）

收捐人　下次快些，不要躭擱許多時候。

（收捐人退，丁氏臉色很難看，王氏要想進去。丁氏將她厲聲喚住。）

丁氏　別走！你的鈔票那裏來的？

王氏　我那裏來的，還不是他拿回來的！

丁氏　好吓！我問他要錢開伙倉，一連好幾個月都沒有拿來，你身上倒是一捲一捲鈔票，你們夫妻倆作弄我。

王氏　誰作弄你來啦？這是他剛才拿回來的，他要來喚醒你，給你的；因爲你剛睡，是我教他不要來驚醒你的。現在你拿去就是。

（把鈔票望棹上一扔，丁氏拿起來數。）

丁氏　好啦！少奶奶！本來這個家，我也不要當；下節起，你來當家，歸我多少錢月規就是了。

王氏　我沒說要當家，老太太！今天止是幾張票子過了過手，難道我就藏起幾張來不成？

丁氏　哼！本來，錢輪到我手裏來，早已成了湯湯水水了！教我這麼大年紀來操心乾着急，你們在旁邊暗好笑，我可是不是傻子！

王氏　錢都在那裏。

丁氏　哼！哼！哼！往常他給我，老是三塊五塊地給，晃晃還不給；他給你一下子就是一百，那平常日子就可想而知了！家裏沒有開銷，你連泡水的錢都不肯拿一個出來……

王氏　天老爺在上頭！

（此時阿香又在那裏跳進跳出。）

丁氏　小鬼頭！成天到晚的鬧些什麽！我們都要餓死了，你還快活得出！總怪你老子死得太早，現在在老虎嘴裏奪食吃，累你娘受氣！你現在還是媽媽長，媽媽短的，將來娶了媳婦，就沒有媽媽啦！你賺了錢，總應交給自己的媳婦，瞞住媽媽，不要給媽媽看見，媽媽養兒子娶媳婦，是專爲替媳婦當老鴉頭的！

王氏　婆婆！我有什麽不好，您罵得打得，何必這樣冷言冷語呢？

（阿媽出來呆聽。）

丁氏　我不敢！

王氏　您是婆婆，有話儘管吩咐。

丁氏　我是要靠兒子養老的，得罪了你，你們不給飯我吃，那還了得！

王氏　（哭）天吓！

阿媽　好啦！老太太少說幾句罷，奶奶別哭啦！

丁氏　你一句頂一句的挺撞我！（大聲哭）

（婆媳兩個止是哭着，阿媽弄得沒法，阿香也哭。紛亂了一回；愼卿揹着一個小皮包回來。）

愼卿　什麼事？什麼事？

王氏　（對丁氏）他回來了，你問：剛才給我多少。

丁氏　我問什麼？我問誰？一張床上出不出兩樣人。

愼卿　好啦！你們爲來爲去爲幾個錢，我現在發了財了，你們都有錢啦，快來分吧！

（婆媳兩個頓住哭，睜眼望着。愼卿打開包，取出許多鈔票。）

愼卿　來來來！你們儘拿，明天我再去取。

丁氏　好兒子。……

阿媽　恭喜，恭喜！

（各人忙着分鈔票，外面收捐人帶着兩個包探進來，口裏嚷着「就是這一家。」愼卿看見要想由後門逃走，被一個包探抓住，嚇得她們目定口呆。）

包探甲　是這裏收來的？

收捐人　不錯，是這裏收來的，是她交給我的。（指王氏）

包探乙　你叫什麼名字？

愼卿　陸愼卿。

（乙探取出簿子記着，甲探收拾棹上的鈔票。）

包探甲　老太婆，你們的鈔票是那裏來的。

丁氏　是兒子做生意賺回來的。

包探甲　（微笑）很好，賺回來的！一共賺了多少回來？

丁氏　今天才拿回來，都在這裏。

王氏　媽媽！你忘了，這是他陸續帶回來的。

包探甲　她是什麼人？

丁氏　是我媳婦，我是她的婆婆；這是我的兒子。（指愼卿）我是他的母親。

包探甲　這小孩子呢？

丁氏　是我的小兒子，是我大兒子的兄弟。

包探乙　很好！回頭一同去！

丁氏　到那裏去？先生！

（包探都不睬她，乙探四面去翻抽屜。）

包探甲　老太婆，箱子上的鑰匙拿出來！

丁氏　沒有！

包探乙　搜！

（他們動身在丁氏身上搜出一把鑰匙；和幾張鈔票，包探甲抓着愼卿向裏面房間裏搜去。）

（包探乙又在王氏身上摸索了一回，沒有搜出什麽來。）

包探乙　你丈夫這個買賣做了幾年啦？

王氏　什麽買賣吓？

包探甲　裝洋！回頭給你們厲害！

丁氏　先生！謝謝你，告訴我他犯了什麼法？

包探乙　呵呵！都是老口！搶花不小！

（進去搜的甲探，押了慎卿出來；手裏拿了一個盤，裏面盛着混亂的鈔票，洋錢，和許多金銀首飾。拿出來倒在棹上。丁氏急得要哭出來。）

丁氏　這——這是——我歷年積下來的自己私房！不是我兒子拿回來的！

包探甲　不要緊，拿到巡捕房裏去看一看，都要還你的。（對乙探指慎卿）問他同黨！

包探乙　喂！朋友！你的製造機關；和印刷機器在那裏？

慎卿　我得到的假票子，除用去一張。就此破案外，其餘都在這裏，現在既然破案，所有罪名，都由我一個人擔任，我決不去拖累旁人。

包探乙　到了巡捕房，那時你不拖累也不與。

包探甲　你說止用去一張，這些眞鈔票是那裏來的？你既有這些錢，儘可以做些小本生意，爲什麼要去犯法用假鈔票？分明你是胡說！

愼卿　（回頭望丁氏。）母親啊！……

丁氏　我止想逼你多賺些錢回來，沒教你去犯法，好兒子啊！

愼卿　唉！做兒子的擔負太重了些吧！……

包探甲　你們這般畜生眞心狠！譬如有些做苦工的手藝人，他們辛辛苦苦積聚十塊八塊錢下來防防饑荒的，你們也給他一張假鈔票，這眞是造孽非淺！你們也不知道害了多少人了！畜類！剮之有餘！

包探乙　走！快走！

愼卿　我跟你們去就是了！

（丁氏天良發現泣不成聲。）

丁氏　好——好兒子！……

包探乙　別囉嗦！

包探甲　鎯起來巡捕房裏去再說！

（兩個似狼如虎的包探取出手銬，將愼卿銬上刑具很清脆的『叺叺』兩下；推擁着一干人犯，帶着抄出來的東西和假鈔票，吆喝着。）

幕徐徐下。

（完）

四幕劇

少奶奶的扇子

洪深改譯

序錄

劇本與說部

劇本乃演在臺上與人看的，說部乃印在紙上給人讀的，其編製方法，固應有異。

一，選材之不同　說部篇幅較長。自十數回至百十回，數十萬言不爲多，故選材不妨繁博。劇本卽不論幕數，其台上實演期間，至多不宜過三小時，過久恐觀者精神疲倦，不能領略也。以每分鐘百八十字計算，（再速決說不清楚）三小時約三萬二千字耳。譬如說部述一世祿之家，以驕奢而中落，則凡其婚喪之鋪張，飲博之豪縱，甚至一衣之製，一湯一味，均可曲曲寫來，爲形容驕奢之好材料；而劇本爲篇幅所限，祇能演其最切要之數端。劇本選材，須嚴簡，所謂在精不在多也。

二，描摹之不同　讀說部之便，在其可隨吾意興而作輟也。妙趣環生，不妨掩卷瞑思。深奧難解，不妨開卷重讀。至於劇在臺上，一瞬卽過，旣不能稍待片刻，容吾思索；尤不能複演一節，供吾研求。且不明前情，難解後文。一處節目含糊，全劇失去線索。故種種描摹，在說部可委婉隱蓄者，在劇本必須鄭重出之，反復出之，務使觀衆之愚者不至茫然，疏者不至忽略。說部原宜輕敲側擊；劇

本則須一刀見血。劇本之描摹須深刻，尤須顯著也。

三，著者態度之不同　讀說部如游名勝，著者乃吾鄉導，其所言說，本吾所樂聞，故可夾在書中發表意見，批評優劣。觀劇如交友，此事之是非，此人之賢愚，須吾自己從其言語舉止，思想感情中尋出。著者多口，便覺可厭；著者須坦白無私，持局外人態度。劇之佳者，觀衆恰如看見旁人一番閱歷，故而增長了自己見識，觸動了自己良心，豈但忘其爲看做戲，且不覺得曾受訓誨也。

四，一個讀者與一羣觀衆心理之不同　聚若干人成羣衆，其一人與衆人相異之處，凡個人教育，習慣，閱歷所養成之特性，至此極少發展之能力；而最易發展者，乃與衆相同之天性，即喜怒哀懼愛惡欲是也。讀者重理智。觀衆富感情。製劇以能感動人性情爲第一義，演時須使觀者哭笑愛恨，回家後再去想。說部不妨偏重於個人之氣味嗜好；劇本必須注意大衆所同之天性也。

五，說部可敍述者未必可演在臺上　同爲一事，說部敍之無論若何詳盡，其情景仍須讀者由想像而得；若在臺上扮做，一切情景，乃觀衆目視耳聞。向以爲平淡無奇者，今見其活形活現，向以爲缺少精彩者，今覺其情事逼眞。於是乎說部中視爲故常不足重輕之事，演之臺上則覺其忤

目矣；說部中視爲無礙不必挑剔之言，入之劇中則覺其刺耳矣。惡人掌頰三十，讀說部者，大可拍案稱快而在臺上鮮有不爲演員叫屈者矣。其他如惡疾，殘廢，流血，慘酷，狎褻，猥瑣等等。在說部中或尚可卒讀，在臺上則斷難終視也。

六，說部容易著筆之處劇本至爲費墨　先就其淺顯者而言，則時間之支配也：近今流行之新劇，於此層最欠考究。譬如請醫，僕人方去，醫生卽來。一若此醫早知此家有病，在門外恭候者然，何不近情理之甚也。此須在僕人既去之後，醫生未來之前，加入情節，以便有往返之時間。卽或言醫生近在比鄰，或竟言醫生先已在宅。然亦須用若干伏筆，決不能如說部簡單敍述之省事也。再則心理之解釋也：譬如寫一思想極舊之人，自居維新，蓋寫其思想舊不難。寫其自居維新亦不難。所難者，寫其自居維新之際，思想乃極舊也。或且欲莊反諧，寫成一世上無有之人也。又如寫一僕人，忠於其主，乃主者不諒，後遂叛主。蓋寫其忠，寫其叛，均不難；所難者，寫其改節之經過，何以由忠而叛也。又如寫一妙齡女子，不喜一男友，相見時乃格外恭敬。蓋寫其恭敬不難。寫其不喜亦不難；所難者，寫其恭敬，正所以表示其不喜也。諸如此類，不可枚舉。凡此種曲折之心理，

劇本中雖有說明之文，然此僅供演員及排演者之研究參考耳，觀衆固無從得而見之聞之。劇中解釋心理，必須藉臺上之言語動作，種種白描，純係間接的解釋，決不能如說部直捷聲明之省事也。

佳說部與佳劇本，雖同爲敷演人情世故，闡發處世爲人之眞理，而其編製方法之不同，有如此者。今姑不論其孰難孰易，其不能以編說部之法編劇本，固已顯然無疑，美國之小說名家，其亦擅長劇本者，十不得一；亦猶我國之詩人，非盡能詞曲者也。

（參觀 Dramatic Technique, by Geo. P. Baker, pp. 5–14）

何謂像眞

今茲所論編製之不同，蓋謂劇本必求其像眞也：苟不求像眞，又何嘗不可以著說部之法編劇本哉！劇中人自道姓名，自背履歷，與說部中敍述家世何異。對觀衆自明心跡，自表奸賢，與說部中之解釋心理何異。木匠爭値，忽發裁兵改政之論；幼女嬉戲，忽出愛情神聖之言：是與說部中之牢騷議論何異。其結果乃無一處合乎情理也。或者乃曰：『子言像眞，臺上果何嘗能眞耶？人事世

變，連貫而下，不在開幕時起，閉幕時頓，而在劇終時終了，則情節已非眞。日常談話，支蔓重複，豈能一言不費字字著實，則臺辭已非眞。況步月下，則輭片一張，電燈數盞；入一室，則三面有牆，一面空虛，則佈景又非眞。云求像眞，豈能眞乎？」答曰：『不然！像眞云者本非直抄，乃描摹事實也。描摹不必如直抄之絲毫不走，其間大可增減選擇，往往有事實非美術，經人描摹之乃成美術者。如江邊小舟，何止百千，而吾人獨賞臺上蕩漾之扁舟；怒急成瘋，人同哀矜，而吾人獨贊臺上裝出之顚瘋。不但此也，十分眞事，臺上勢難實行。張筵飲酒，至少費時一鐘，觀衆豈耐候其終餐？盡悲大哭，必然力竭聲嘶，演員何能續其臺辭？乃知像眞云者，非謂事必眞實，祇觀衆對之覺其合於情理斯可矣。例如吾人腦後無眼，本不能同時見室內四面之牆，佈景見三面，頗合乎情理，遂覺其像眞也。像眞，不背乎情理之謂也。」

(參觀 Realism on the Stage, Atlantic Monthly, April and May, 1923)

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Realism, Naturalism)

最求像眞者，有寫實主義與自然主義兩派。自然主義者，乃取天地間之事物，按照其原有之

狀，態，搬演眼前，凡人生之是非苦樂，統由觀者自己識別。著者僅事報告而已。然天下之事物，惡劣者多而優美者少，於是此派遂流於專寫下流卑鄙，無賴，哀慘，悲觀之事。寫實主義者，乃本個人之見解，將天地間之事物，輒代為詮釋，代加渲染。凡人生之是非苦樂，觀衆所未能了解者，至此乃迷途盡指。自然派雖覺塵世可憐，而其敍述事物，務除意氣，不加軒輊。既不甚人之惡，亦不美人之善是也。寫實派滿腔熱血，抱無窮希望，視天下之事物，苟有一善可取，一長足錄者，即樂道之鼓吹之。其敍述者，雖不敢任憑己意，擅改眞相，而語氣之間，自有輕重予奪焉。自然派僅實報直書，寫實派則可改善增美（Idealize）。粗督之：自然派之作品，如半身相片；而寫實派則如油畫面像。（此人之或莊或慈，已隱隱圖於其中）然此兩派主義，本無固定之解釋，當其各趨極端時，雖易辨別，而通常亦無明顯之界線。蓋二者宗旨，均在像眞，其手續同為有選擇之描摹，不過選擇有多少寬嚴之別也。

（參觀 Modern Drama in Europe, by Storm Jameson v—xxvi）

劇本之三件事

夫僅得像眞，豈已盡編劇之能事乎？未也，請詳說之：

一，眞　凡人生表面可得而摹倣者，如宮室，衣服，行動，態度，口氣，性格之類，是否合於情理，有否穿鑿唐突之處；或至於歷史外國劇等，不便摹倣者，著者自定之規例，是否始終遵守。（如劇中對話以國語爲規例者，南人忽而鄉音，是爲違背規則。又如以土白爲規例者，蘇人忽而國語，亦爲違背規例。）簡言之，是否能令觀衆對於臺上之事物不起疑問也。

二，美　劇本能否利用舞臺聲光色彩諸優長以襯托其所述之故事至其情節之穿插，人格之描摹，能否令觀衆喜笑悲泣懷疑明白。簡言之，卽是否能與起觀衆之美感也。

三，善　對於處世爲人之眞理，有何見解，有何發明，觀衆旣觀此劇之後，較之未觀之前，略聰慧否？略良善否？簡言之，卽是否能感化改善觀衆之性情也。

必具此三者，斯得謂爲有價值之劇本，斯得謂爲佳劇本。

（參觀 The Old Drama and the New, by William Archer, pp. 135—136）

少奶奶的扇子之眞

少奶奶的扇子從英人 Oscar Wilde 所著之 Lady Windermere's Fan 譯出，乃卅年以前之作品。歷來寫實派之劇，最易過時；蓋旣爲描摹一時期之社會，迨時過境遷，而社會外表已不如前，則劇本所描摹者，當時愈切，過後愈似失眞。此劇當初頗享盛名，而至今仍膾炙人口者，以其所描摹者，不僅社會之惡狀，幷及人類生性之弱點也。夫社會惡狀，與時而異，與地而異；惟生性之弱點，則古今萬國，多有相同，故劇中所言，大似我國之情形也。茲擇其描摹之最深刻者，最神似者，略述於下：

第二幕中，陳太太再三叮囑其女秀雲，教其如何對付家中有錢少年得意之王昭，其後兩人果然訂婚。言形式，固兩人自由同意者，究實際兩人皆係傀儡，乃陳太太嫁女高攀，非兩人眞相知眞相愛也。婚姻之事，以如此作僞，自欺，兒戲爲起，寧能有好結果乎？又可推知金女士當日之不得於夫而墮落，未始非其母氏一念虛榮所害也。

近今之人，視說話不著實爲平常，以善順人口氣爲漂亮。此劇之第二幕李不魯談跳舞，忽然忽否，片刻之間，矛盾反覆。不可捉摸，僅須三五語兩分鐘，而輕薄浮靡之風氣，畢露無遺。

劉伯英對徐夫人。既發生不正當之愛情，又勸其作不正當之行爲。但徐夫人乃疾惡如仇之人，自己固未嘗稍存邪思，即劉伯英稍有失禮放肆，亦必遭其厭斥。第二幕兩人表白心事一段，伯英自道愛情，夫人自承傷心，乃無一語猥褻，無一字傷雅，恰合有地位有教育上等人之身分口氣，無絲毫過火。亦不見欠缺。

至第三幕五人聚談，描摹吳八大人之糊塗，第一幕陳太太對徐夫人告密，描摹其多口多事，觀衆便如眞遇其人。

(參觀 The Play of To-day, by Elizabeth Hunt, p. 129—129)

佈置之佳

說部在章回之末，每書『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此種故作疑陣之法，編劇尤刻不可離。編劇之祕，即如何能引起觀衆之興味，令其欲知下文而已。佈置不佳者，觀衆殊無欲知下文之志願也。此劇第一幕中，徐夫人既聞金女士不甚清白，且疑與其夫子明有曖昧，心已不快。及子明強之邀請金女士即晚來舍慶壽跳舞，夫人更覺憤怒，再三拒絕；而子明倔強固執，竟自己作主，書

就請帖，立刻送去，此時觀衆逆料徐夫人必不能如此受屈晚間。金女士到，跳舞會必有風潮。即此閉幕，觀者已願坐候熱鬧矣。乃著者尚以爲未足，接寫徐夫人出憤語曰：

『這把扇子，是你送給我的；金女士若來，我就拿這把扇子打她，打她的嘴吧！』

此處觀衆更受激引，又可閉幕矣。乃著者更進一步，隨手書一慣常之事，徐夫人向來之身分，此時之性氣，一時都見，而觀衆愈爲金女士危。徐夫人按鈴喚僕囑之曰：

『高同今天晚上來的客，你把他們的姓名說清楚一點。有時候客來得多，你說得快，我都不知道誰是誰。今天晚上，我倒要弄弄清楚，不要認錯了人，你明白麽？』

英國評劇家阿紇氏，至言當時觀至此處，即有人以五金鎊爲賂，亦不願不看而走：可見其能動人也。至第二幕，登臺僅十餘人耳，而實有富貴人家客多熱鬧狀況。雖頭緒煩而曲折多，而有線索可尋，一絲不亂。至拾扇，共舞，竊信之後，觀衆早意金與徐總應有當面質詰暢談明說之時。故金女士往追徐夫人，其情形皆觀衆所樂覩。且吳八之妙解，又令人失笑。此種閉幕時之滑稽，極合於喜劇也。第三幕終，精彩已過，然未了之事尚多，觀衆仍不得不代爲擔心。蓋在徐夫人，不知金女士

一時代人受過能否到底犧牲，不向衆人剖白；在徐子明，不知金女士此番旣取咎戾，能否仍顧大局，不將關係宣佈；在金女士又恐徐夫人悔恨難堪，盡情吐露於子明之前，則前功盡棄，又生是非也。第四幕處處皆觸目驚心之反面文章，卽臨了吳八去而復返聲言金女士已洩內情，亦令徐子明徐夫人及觀衆大駭一跳也。如此佈置，可謂佳矣！

（參觀 Play-Making, by William Archer, p. 177—179）

扇子

編劇倘有一祕，卽臺上應用之物件，其與情節之轉折有關係者，用一次不如用兩三次，而喜劇中尤不妨多用。本劇中之扇子，其正用僅在第三幕末，爲逼金女士不得不出頭耳。然而一路用來，却成線索，說明此扇乃子明贈夫人之壽禮，引起劉伯英崇慕之言，一用也。徐夫人憤語，欲持之擊人，二用也。落扇拾扇，見金女士氣度之大方，應付之圓活，三用也。在劉伯英處，爲諸男人尋得，幾釀大禍，四用也。藉還扇金女士再至徐宅，五用也。索扇爲酬，兩心默契，六用也。最後金女士託代拿扇，一語籠絡住吳八大人，七用也。

(參觀 In Mizzoura, by Augustus Thomas, Preface)

感發觀衆之能力

此劇主旨，乃勸人忠恕，勸人厚道。所述一墮落之女子，似絕無心肝者，忽然天良觸發，能作極不自私自利之事，保全他人幸福。而另一志潔行端，向上要好之女子，一念之差，幾乎墮落。以示人間世，善與惡不易分明，亦不宜太分明也。至於走筆所及，悉成妙諦，談言微中，發人猛省，尤爲此劇之特長。如第二幕劉伯英答徐夫人：

『男女萬不會眞成朋友的。男對女，會傾倒，會憐惜，會恨，會發生愛情，朋友義氣的話，自騙自罷了。』

又第三幕李不魯言：

『閱歷者，就是一個人的過失罪惡之別名。』

然此猶正面發揮也。尚有隨口衝出，極不經意之言，或故唱反調，取快一時之談，驟聞覺其無聊，而細究却見深意者。如吳八言：

「佘女士這件事，我眞沒有辦法。她再這樣愛理不理，半睬不睬的待我，那我祇好向他求婚啦。」

觀衆蓋笑吳八轉念之奇。而不知此乃譏男性之鄙賤也。又如張亦公言：

「女人嫁了之後，她要待你好，那是眞好。體貼你，愛惜你，顧你，爲你，天下不能再比這個好啦。這種好處，丈夫從來沒有知道的。」

觀衆蓋贊亦公談鋒之雋，而不知此乃刺男女之無禮也。（意謂妻薄於其夫而厚於他人）其他妙語解頤，而包藏哲理者，如：

「咳，世道人心，糟到如此，都是好人弄出來的。好人最大的壞處，就是看得壞事太要緊，大驚小怪的鬧。」

似爲「聖人不死，大盜不止」下一註脚。又如：

「天下有兩種悲劇，一種是你所要的，想的，念的，不能到手。還有一種，是你所要的，想的，念的，居然到手。」

較佛家妄想之說，更進一步。又如：

『我們可不都墮落在臭水井裏？可是坐在井裏，也不妨觀天。』

今日世界蓋處處逼人墮落，非能同流合汙，幾乎難於自存。然居醜行穢之時，心志仍不妨高潔，亦如坐在臭水井內，尙可觀天也。劇中妙語，風生泉湧，隨手所書，無不新穎精刻，眞可謂信口俱津筏矣。

(參觀 Dramatic Portraits, by P. P. Howe, p. 83–114)

從前譯本不合表演之用

譒譯時須留意：一，原文意義，不可錯誤遺漏；二，聲調格局，應與原文相似；三，字句尤當如原文之流利。必如是始能得原文之神味。此劇雖已有兩種譯本，但皆不合表演之用。蓋病在按字而索，未能達出言外之意。造語別致，非通常習聞之口吻，演員念不上口。又其與劇情有關係之要言，原著慘淡經營，苦心凝練之字句，譯筆輕輕放過。故細譯章句，雖無謬誤，而統觀全劇，似覺欠缺神味也。

（參觀 Principles of Translation, by A. F. Tytler, p. 8）

改譯(Adaptation)

譯劇乃甚難之事，往往有此國之風俗，習慣，行事，心理，斷非他國人所能領悟了解者。勉強譯出，觀衆仍然莫明其妙。倘專備研究考據之用，絲毫不顧失眞者，則宜多下註脚，多加說明。然此法不能行之臺上。不得已求其次，則歐美有改譯之例。改譯云者，乃取不宜強譯之事實，更改之爲觀衆習知易解之事實也。少奶奶的扇子即改譯而非譒譯者也。地名人名，以及日常瑣事均有更改，惟余劇之意旨精神情節佈置，則力求保存本來，僅爲表演，則即此已可合用。若欲審定此劇文學上之價値，必讀英文原本，不可爲此改譯之本所誤。又凡此本中之雋語妙言，皆原作之精彩：凡俗辭陋論，乃譯筆之粗劣，切實聲明於此，庶 Wilde 在九原之下，不致叫苦連天。至情節之兩疑問，一爲金女士何以如此忍心害理，敲詐子明；二爲子明何必如此擔驚受怕，欺瞞夫人：此乃原文之兩弱點，歐美研究戲劇者，對之亦多貶辭，另有後序以討論之。

（參觀 The True Adventure of a Play, by Louis Evan Shipman）

第一幕

這個人家，今天有事罷。大約還是喜慶的事，你看這間西式客廳內，除了原有的陳設，還掛滿了小萬國旗，遍插著四季花枝，雖都是剪紙做成，可也算得豔麗華美到十分。

原來夏末秋初，天時還熱。客廳的左右兩座雙扇門，（左門通外，右門通內，）本來都掛着大紅絲絨幔子，此時用銀鉤鉤起。那後壁上兩扇長窗，一總開着。窗外廊上，可以閑立小坐，看過去滿院皆是花草。

室內中央，放一張橢圓沙發。左首置小煙具几，上面紙煙，雪茄，火柴，承灰等俱全。四面近牆，安幾張靠背椅，隨意放着四方繡花墊子。後壁正面小書桌上，有筆，墨，紙，硯，和信封，請帖等物。

室內陳設，都是極精緻極名貴的，一望即知是個世祿之家，而且正在發揚的時候。

徐少奶奶，年紀約二十來歲，相貌秀麗，穿一身紫色印度綢的衫裙。他的舉動，活潑中仍有規矩。他的儀態，和藹中帶點凜嚴，尚未脫女學生的身分，曾受過甚優美的教育。現在伏着書桌忙寫信封。

高同　（多年舊僕，鬚髮已白，入來請示。）少奶奶，您今天在家不在家？

奶奶　在家。哦，有客來麼？誰來啦？

高同　劉伯英，劉三爺。

奶奶　（略爲躊躇）請——罷！（又吩咐）高同。今天下午熟客來都見。

高同　喳。（退下）

奶奶　（尋思）他來談談也好，省得他回頭晚上話多。（幾個寫好的信封，拿在手裏。）

高同　（引客入）劉三爺！

劉伯英衣服雅麗，年少美儀。

伯英　徐夫人！（伸出手去，預備握手。）

奶奶　（點頭微笑，却先轉身，將信封交高同。）這幾份請帖，趕快補送出去。

高同　喳。（接了信封退下）

奶奶　（笑對伯英）不能啦手啊，伯英！你瞧我一手都是墨，剛在這裏寫請帖。

伯英　這種東西，你還自己寫麽？（看見沙發上放着一把翡翠柄扇子）多麽漂亮的扇子！（便問）看得麽？

奶奶　可以看。（自己也贊）扇子很不差！（鄭重說）柄上還刻着我的名字呢，子明找來送我的。

伯英　子明也學會了送禮給自己的夫人啦。

奶奶　這算是他送我的生日禮，昨天是我的生日。

伯英　（又喜又愕）哦！

奶奶　是我二十歲的生日，子明本要叫幾個耍戲法的，唱曲的，再預備幾桌酒，把熟人都請來熱鬧熱鬧。後來一想，這種做法，太古董啦，也俗得很，沒有趣。所以改在今天晚上開個跳舞會，（收過紙筆）這把扇子是跳舞會用的，（微笑）請坐呀！

伯英　（坐沙發上）徐夫人，（情摯辭湧）我假使早知道你的生日，這一條街上，一直到你的門口，從門口一直到這屋裏，我要把地上鋪滿了噴香好看的鮮花，天下的花都是爲了你開的，祇有你配把鮮花踏在脚底下。

奶奶　（默然半晌）伯英，上一次在卡而登，你（頓）很有點（頓）麻煩。

伯英　（隨口答應）是我麻煩你麽？

菊花　（十四五歲的丫頭，打扮得乾淨爽利，捧着洋式茶几進來。茶盤內放着一把小茶壺，幾只五彩茶杯。另外福建綠漆小木盤，託着纔從熱水裏絞出的淨面巾，）少奶奶。

奶奶　（取巾擦手，指右首大椅）菊花，茶放在那邊罷。

菊花　唯。（放下茶几，接了手巾出去了。）

奶奶　（坐下斟茶）伯英，坐到這邊來。

伯英　（搬了書桌前的椅子，就坐在茶几旁邊，徐夫人對面。）你總得說明纔好，那天我在卡而登，怎麽樣得罪你啦？

奶奶　你祇管把些話來恭維我。

伯英　現在我們這些沒有出息的男子。（帶笑）什麽都不會，祇好恭維恭維女太太們的了。

奶奶　（搖頭）我不同你說笑話，我最不愛聽人家恭維。什麽好話，男子漢信口開河，說了一大片，

沒有一句打從心上發出來的。你們還眞當做我們女太太，愛聽這種背話？

伯英　（他對徐夫人，確存非分之想；但言談舉止，尙不敢大膽放肆。此刻好像有機可乘，再也不肯放過。）我的心是至誠不過的，我說的話都當眞。

奶奶　（正色）但願你不當眞纔好。伯英，我們不必抬杠，我跟你很談得來，感情很好，你是知道的。假使我看你這個人，同別的男子，半斤八兩，相差不多，那我早就不敢同你親近啦。我知道你比普通那些男子好。可是我覺得你，有時候故意要裝出比別人壞。

伯英　（一路說笑話，無非借此打混，旣得昌言無忌，又可掩短飾非）這也是一種特長。

奶奶　要這假充壞人的特長幹什麼？

伯英　如今在社會上混，個個裝腔作勢充好人，個個自命不凡，不如像我裝腔作勢充壞人的，倒還見得謙虛一點，眞一點。

奶奶　（莞然）未見得罷！

伯英　還有一層大道理：那充好人的，人家就要把他當做一個名件，格外的看重他；充壞人的，省

受許多擺弄，你想發癡裝好人，豈不是自討苦吃？

奶奶　你這意思，難道怕人家看重了你麼？

伯英　然而不然；請問世界上那種人，現在的社會最看得重的呢！道學先生，壽頭碼子，無非是最無趣最可厭的人罷了。我眞不要普通一般人看重我；不過像你徐少奶奶，我很希望你——別人呢，不在乎！

奶奶　怎麼單是我呢？

伯英　我們可以成極要好極知己的朋友；也許到一天，你有用朋友，要朋友的時候。（言外似乎有意。）

奶奶　這話說他幹什麼呢？

伯英　人生不能無朋友，隨口說說罷了。

奶奶　我們兩個人，已經可以算得很好的朋友，將來永久可以做朋友，祇要你不……

伯英　不怎麼？

奶奶　祇要你不對我亂七八糟的瞎說。（未必不知伯英存心不端，何以始終涵容，不肯斥絕呢？一則因爲當時風氣使然，以肆言爲長於辭令，以利口爲善於交際，未便在言語上計較；二則深信他自己清白純潔，道德高尙，非但不至同汚，大可感化他人，想要先從伯英小試；三則他骨子裏，是喜歡伯英的。）伯英，你心裏總以爲我是個舊道學，所以古板得利害。我呢，倒也有點是舊道學，這我不怕承認的。我母親去世的時候，我纔不到一歲。先父看着沒有人撫養，把我送到一個教會學堂裏去。那學堂管教得很嚴，我從一歲到十七歲，耳朶所聽見的，眼睛所看見的，無非教我們做成高尙有道德的人；那世故人情，我許比別人見識得少。可是我還知道好跟壞有個分別，規矩跟不規矩有個分別。我們學堂裏，是不容有一點苟且媽虎的事體的，我也是不容有一點苟且媽虎的事體的。

伯英　（一時辭詘）唉——徐夫人！

奶奶　我知道你一定說我是守舊的，頑固不堪的，沒有解放的，不明白世界新潮流的。

伯英　徐夫人以爲現在的新潮流，是不好的潮流麼？

奶奶　現在的人作事任性得很，只顧自己，不顧別人，口裏說着愛，口裏說着犧牲，不過隨口說說罷了。

伯英　一個人千萬不可犧牲了自己，……（抓着題目，正要發議論。）

高同　（進來打斷了話頭）楊公館剛來電話，說有兩位張太太，聽得這兒開跳舞會，想要來見識見識。楊太太叫問少奶奶，可以不可以同着一塊兒來？

奶奶　（尋思）那兩位張太太呀？

伯英　提起兩位張太太，當然是那兩位大名鼎鼎的張太太啦。

奶奶　去回楊太太的話，就說這裏地方小，預備得也不齊全，所以沒有敢驚動兩位張太太，請楊太太今天晚上早點來。

高同　嗻。（退下）

奶奶　有些人，我不願同他多來往。

伯英　（便想另用一番話，來打動徐夫人。）我們比方說，（複一句）這不過是個比方：有一對少

年夫婦，就說他們結婚兩年多啦，這個做丈夫的，忽然在外頭結識了位女朋友，時常去親近她，吃飯聽戲，常在一起，還短不了送錢給她花；這位女眷的身分名譽，又是向來就不大靠得住的，（略頓）丈夫既經如此，你說做妻子的，應該不應該自己也去尋尋開心？

奶奶　（覺得刺耳，皺了眉頭）尋尋開心……

伯英　（搶說）我說應該的。到這步田地，妻子有自由行動的權利。

奶奶　難道丈夫混帳，妻子也該混帳麼？

伯英　說不到混帳不混帳，這句話要不得。

奶奶　混帳的事，更要不得。

伯英　咳，世道人心，糟到如此，都是好人弄出來的。好人最大的壞處，就是看得壞事太要緊，大驚小怪的鬧。

奶奶　（笑着立起）

伯英　（把椅子搬還原處）據我看來，無所謂好人，無所謂壞人，世界上祇有兩種人：一種人走到

面前討人喜歡，一種人走到面前惹人討厭。徐夫人跟我當然要算是討人喜歡的。

奶奶　（笑着）又來了！

伯英　我說你也太古板一點，你把新花頭看得太不値錢了；固然現在有許多解放的女子，祇要錢到手……

奶奶　怏怏不必提起這種女子。

伯英　不過也有許多女子，（這是預留地步）逼而（句）不得已，纔有軌外行動，很可原諒的。

奶奶　一失足成千古恨，女人走錯了路，是不能原諒的。

伯英　徐夫人是個鐵面無私的美人。

奶奶　（却不動怒）費話！

伯英　我什麼話都可以熬住了不說，獨有得罪人的話熬不住。

高同　陳太太，陳小姐來拜會！（報完去了）

陳太太　（看面貌足有四十多歲了，看打扮不過二十來歲。）徐奶奶你好，我們秀雲你見過的。

（鞠躬，徐夫人還禮，并對秀雲點頭，）

秀雲　（贊成的說她柔和文靜，不贊成的說她拘束怕人。）伯母。（鞠躬）

陳太太　（鞠躬）劉三爺。休想我介紹我們秀雲，你的壞太出名了。

伯英　（鞠躬）不敢當，說我壞，慚愧！竟是有名無實。簡直許多人會說劉伯英沒有做過壞事。不過這種話，他們也祇敢在我背後說說罷了。

陳太太　你看這個人，豈有此理！（介紹）秀雲過來，見見這位頂會說話的劉先生。記住了，一句話也不好信他的。（看見徐奶奶尋茶杯）不喝茶，謝謝。剛纔在王太太那裏喝的茶糟透拉，我沒有喝。就知道茶葉不好，他們姑爺送給丈母的禮。（看著室內裝飾）秀雲巴巴的盼這跳舞會，盼了多天拉。

奶奶　不能算是跳舞會，幾個熟人，隨便玩玩罷了。

伯英　（立在一邊吸紙烟）徐夫人（鄭重言之）是新人物而兼舊思想的，跳舞會可以開，請的客却很有限制。

陳太太　這樣纔好。（對徐奶奶聲明）我們都知道你這裏十分規矩，十分妥當；雖說是男女交際，社交公開，可是差一點的就不敢上門。所以帶秀雲來走走不要緊。就是帶我們老爺來走走，也不擔心。現在眞不知成了什麼世界，碰來碰去盡是不三不四的寶貝。這種女人眞要不得，我一請客，他們都跑來啦。你說我不招待罷，男客又沒了興致，總要有人出來提倡提倡，整頓整頓纔好。（此時秀雲走開坐過一邊）

奶奶　（義形於色）我來，那些不清不白的，我這裏可以概不招待！

伯英　（假發急）徐夫人，這可了不得了，我怕要站不住。

陳夫人　男人是不相干的。女子呢，兩樣一點。我們都是好人，好人給壞人擠得沒有路走啦。就說家庭罷，做丈夫的，在外頭混混，就忘了自己家裏還有太太，所以做太太的，總得時常給丈夫點利害，不該放鬆了結婚以後的權利。

伯英　結婚這個玩意兒……

陳夫人　玩意兒麼？

伯英　現在簡直不當他做玩意兒。

陳太太　該死！

伯英　結婚這件事，好像是學吃鴨屁股一樣，沒有吃以前，覺得味道是好的，想吃；等一到嘴，就夠了，就怕拉！

陳太太　你簡直的沒有救。

奶奶　伯英的說話，太——太——胡鬧。

陳太太　（明白徐奶奶還是說他口壞心不壞）徐奶奶，你倒別怪他，不說臭話，不算聰明。

奶奶　伯英，你的嘴是很調皮拉。可是做人處世的道理，你也會正正經經想過沒有？

伯英　那做人處世的道理，太廣大了，太玄妙了，正經想不得。

陳夫人　怎麼講呢？劉三爺，我笨得不堪，請你慈悲慈悲，把話說明白了。

伯英　那是不說明白的好，現在說話做文章，給人家懂得，就要給人家查出底細，抓住把柄，那還了得！（與陳夫人握手）我想走了。（問徐夫人）今天晚上跳舞會，您請我麼？——讓我來罷！

奶奶　自然自然可是(頓)心口不應的話要少說。

伯英　您又勸我啦，誰勸我呣，(點頭微笑胸有成竹)我替他危險。(對諸人略略鞠躬走了)

陳夫人　(立起)劉三爺這個渾蛋，再有趣沒有了，我頂喜歡他啦。(接說)他走了也好，徐奶奶(嘈雜)你身上的衣服顏色眞好，是大盛剪的，還是老介福剪的？……我可要告訴你一件極要緊的事，瑜貞姊，我眞替你氣苦了。(拉着徐奶奶的手同坐在沙發上)秀雲，你來！

秀雲　(走過來)是，媽媽。

陳太太　那邊書桌上好像有幾本風景畫，你去仔細看看。

秀雲　是，媽媽。(眞個看風景畫去了)

陳太太　我們這孩子，最喜歡看西湖的風景畫，可算得雅人深致。瑜貞姊。我替你氣苦得了不得！

奶奶　(笑問)什麼事？

陳太太　就是爲了那個倒霉的女人，她打扮得又眞時髦；梳的頭，一雙脚，我們不能不學。所以心裏更氣。家兄吳——吳，就是常到這裏來的吳八大人，出名的闖禍精，忽然會給她迷住了。這可

眞糟，這個女人，萬萬不好同她來往的。別的女人，闖亂子不過一次兩次。這個人，至少有一打故
事，說起來還像多。

奶奶　你說的是那一位太太？

陳太太　金女士。

奶奶　金女士麼？沒有聽見說過，跟我有什麼關係呢？

陳太太　（回頭吩咐）秀雲，你到外面走廊上，看看太陽落山。

秀雲　是，媽媽。（眞個去看太陽落山去了。）

陳太太　好孩子，眞喜歡看太陽落山，夕陽返照，從前人做過一句詩的，我可想不起來了。

奶奶　倒底是怎麼會事？爲什麼提起那位金女士？

陳太太　你眞不知道麼？我們旁人倒替你生氣。昨天晚上，還在王太太那裏說起；別人也罷了，徐
子明徐少爺，會做這種事，倒想不到。

奶奶　我們子明，他做些什麼事呀？

陳太太　眞是他到底做些什麼事呀？子明三朝兩天，到金女士家裏去，一去就是好幾個鐘頭。子明在那裏的時候，別的客一概擋駕不見。（做出鄙夷樣子）并不是有許多女太太們會去拜望她，可是許多混帳男人，沾沾惹惹，時常要去找她。家兄吳八大人就是一個。子明一向規矩的，堂子裏都不去應酬，誰不贊他少年老成，不像有老子在那裏當財政總長自己做銀行經理的一位大少爺。世界上再選不出這種好的丈夫，如今可惜拉這件事是千眞萬確的了！

奶奶　（聽了不言）

陳太太　我怎麼會知道的呢？王太太有兩位姓張的內姪女，很熱心公益，在霞飛路一個什麼婦女改良會盡義務。這個會，專門勸婦女不要在耳朵上穿洞。譬如要帶耳環，用橡皮彈簧夾着帶。兩位李小姐，每天坐在窗口封信封，貼郵票，街上有什麼事，全都看得見。可巧金女士搬到霞飛路住，就在他們正對過。誰出誰進，半點瞞不了。幸而這兩位張小姐，是有道德忠厚本分的，從來不肯背後議論人，說短道長，所以他們對王太太，祇（呑吐）祇（悟得自己的話有點前後不連貫）祇（咳嗽一聲）隨便說說。說是徐子明一禮拜要去五六躺，跟金女士很親熱，此外却沒有加

旁的作料。（連忙接着又說）還有別人的閑話，那就聽不得嗱。有人說：金女士不知敲着誰的一大筆竹槓，有人說金女士剛到上海的時候，窮得不堪齊整的衣裳都沒有；現在租了霞飛路的大洋房，自己買了汽車，錢從那裏來的？有人說金女士自認識了徐少爺，纔闊起來的。

奶奶 （難過）我不信！

陳夫人 瑜貞姊，這件事上海誰不知道，只瞞你一個人。我要再不來告訴你，眞對不住朋友拉。我替你想，最好勸子明離開上海一陣；你就說身體不好，要到海邊去衞衞生，叫子明同你到北戴河去避暑。現在天氣已經秋涼，北戴河的人大半跑了。你們兩位喝喝海風，洗洗冷水澡，子明可以休息休息，你亦可以一天到晚看着他。瑜貞姊，說句老實話，我在三十歲以前，一年總要裝兩會病，那又苦又酸的湯藥，揑着鼻子一大碗一大碗往裏灌。這種犧牲，無非是爲的要收收我們老爺的心。我們老爺見了漂亮的女人，心裏不知不覺的就想盡點義務；可是我敢說，他從來不會送錢給女人化。錢倒底下作啦，我們老爺在這上頭，還有點道德思想。

奶奶 （心裏自己盤算，陳太太的話，幷沒有全聽見，不等他說完就喊）陳太太，陳太太！（不是

放心，乃是寬慰自己）子明決不至於這樣！我們結婚不過兩年，孩子還不到一歲，難道……

陳奶奶　（夾）提起孩子，眞是，一向好罷。是男是女，我倒忘了！不錯，是男的！我又替你擔心，男孩子不好的多，我的兒子就是頭一個可惡。大學畢了業，纔個把月，每天晚上要過了十二點鐘回家。那些大學堂，不知教些什麼東西？

奶奶　（委決不下）世界男子都是壞的麼？

陳太太　統統壞！個個壞！男人年紀大一點，哼！學得小心一點，可決不會學好。

奶奶　我跟子明完全爲了愛情結婚的。

陳太太　我的徐少奶奶。初結婚的時候，都是有愛情的；不要說你們文明自由，就是像我老法子出嫁的，我們老爺做新郎的時候，也恨不得在他身上割下一塊肉長到我身上來。那知不消幾天，男子的原形就現了出來，沒到一個月，我看見他對着我的陪嫁丫頭做眉眼。我沒有法子，把我一個又體面又正派的丫頭趕了。——哼！沒有趕，我把丫頭送給我姊姊。我們姊夫是大近視眼，我以爲不要緊的。咳，那知道後來又要緊起來了；天下事，眞難說！（立起）瑜貞姊，我要走了，回

去換換衣服，晚上再來。現在我的跳舞也學得差不多了。子明的事，你千萬不要愁煩，叫他同你到山海關去，他總會回心轉意的。

奶奶　（不甚了解）回心轉意？

陳太太　男人在外頭野一陣，就要回家敷衍一陣。敷衍的時候，良心是壞的；愛情倒也有點眞的。你呢，斷斷不可尋鬧鬧兒了，男人就眞變心了。

奶奶　多謝你特特爲爲來關照我。陳太太，眞感激得很，不過（強笑）子明不會這麼荒唐，這麼欺負我。

陳太太　瑜貞姊眞忠厚，三十歲以前，我也是一味忠厚；近來纔曉得從前弄錯。瑜貞姊，你不要一個人氣得哭呀。

奶奶　（強笑）我向來不哭的。

陳太太　對呀，聰明的人用不着哭的，醜的女人纔哭哩！秀雲！

秀雲　（從廊上走進來）是，媽媽。

陳太太　我們回去罷，快快多謝徐奶奶給你好茶喝。（走到門口，忽又想起）哦！那位王昭王先生，收到你的請帖啦，我替他謝謝。王先生是美國留學生，家裏又有錢，所以到處多受歡迎。他的老太爺，是辦一種很發財的實業，不知是鐵路，不知是輪船；總而言之是一種什麼有獎的東西。每次的頭彩，總是開在家裏的。王昭先生跟我們秀雲，很講得來。我呢，自然不願意秀雲離開我，可是他們交際了好幾個月，我再不幫忙，那就太無心肝啦。瑜貞姊，作准回頭見罷。秀雲！（領着秀雲搖擺着出去了）。

奶奶　（越想越明白，臉上連勉強的笑容都沒有了）怪不得劉伯英說起結婚兩年多的一對少年夫妻，原來他的那個比方，就是指我跟子明。

高同　（進來收拾茶杯）。

奶奶　（忽然想起）高同，請帳房師爺來！

高同　（還在收拾茶杯）喳。

奶奶　現在就去！

高同　（放下茶杯走出去了。）

奶奶，陳太太的話未必全靠得住。別的一時查不出，子明用的錢是查得出的。（倒杯茶慢慢喝着。）

師爺　（六十多歲，鬍子的顏色已經白了；迂拙的性子，卻未曾改。）少奶奶，有什麼吩咐？

奶奶　（因爲他是上一代手裏用的人，所以極客氣。）師爺請坐！

師爺　（低低答應）喳。（恭恭敬敬坐下。）

高同　（收過了茶具。）

奶奶　（略頓，末後毅然問道）近來子明用錢多不多？

師爺　（拿出伺候東主的規矩，卻又要做出老輩身份。）是，（句）不少。

奶奶　有幾筆款子，要交給一位姓金的太太的，交去了沒有？

師爺　（毫不含糊）沒有！

奶奶　（略笑，仍不放心，再問）住在霞飛路的金女士，沒有送過錢去麼？

師爺　（毫不含糊）有的！

奶奶　（吃驚）有的？

師爺　（鄭重）金女士是有的，奶奶提金太太，所以學生不知道了。

奶奶　送過幾次？

師爺　學生要查查帳纔記得。（想去看帳）

奶奶　不必，一共也有幾多？

師爺　學生要查查帳纔記得。

奶奶　隨便說個大概。

師爺　有好幾千塊錢。

奶奶　（更驚）好幾千塊錢！

子明　（未走進來先就問。）扇子送來沒有？

徐少爺約有二十七八，穿着長衫，拿着手杖，像是個能幹人。

子明　(看見師爺坐在那裏，不解。)咦！

奶奶　(對師爺說。)師爺請便！

師爺　奶奶要問確數學生可以開一張細帳來。

奶奶　(看子明一眼。)不用啦！

子明　什麼帳？

師爺　付金女士的帳。

子明　這件事跟奶奶提些什麼呢？

奶奶　我問他的。

師爺　學生跟老大人多年辦事，向來不敢含糊，金女士這筆帳，(正色剖白)少爺沒有特別囑咐過，所以學生敢在奶奶面前提。(說完了一曲腰退出。)

子明　(搖頭)豈有此理！

奶奶　你想必以為我不該查出你的底細來？

子明　我以爲做妻子的，不該私查偵探丈夫的行動！

奶奶　我幷沒有偵探你的行動。半點鐘以前，我並且還不知道世界上有這個金女士。有人可憐我，纔來告訴我。這樁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新聞，就是說你怎樣怎樣每天到霞飛路去怎樣的同她親熱，怎樣拚了命的送錢給那個混帳女人化。

子明　（和平一點）快不要把金女士說成這樣。這種話，你眞不知有多麼冤枉！

奶奶　冤枉！（句）金女士的人格，你倒知道替他爭，你也替我爭爭人格纔好！

子明　你的人格還有什麼說的，你總不會當我是……

奶奶　別的沒有什麼，你錢用得太奇怪拉。我幷不在乎這幾個錢，我們這點家當，你就去用完了我亦不會難過。我現在難過的，是看你這樣改變。你一向待我好，你又使得我不能不待你好。爲什麼丟掉心裏生出的眞愛情不要，去找那化錢買來的愛情？（坐沙發上）咳，該死該死！現在回想起來，這幾個月工夫，自從你認識金女士以後；我們兩人，眞像堂子裏嫖客婊子一樣，假情假意，哄騙哄騙，你待我好，送我東西，我覺得我渾身骨頭都賤透拉。

子明　什麼話？（停了一刻）瑜貞，（近前勸他，倒是心眞辭誠。）除了你以外，我心裏沒有第二個人。

奶奶　金女士又是誰？你爲什麼替他租房子？

子明　我沒有替她租房子！

奶奶　你給她錢，反正是一樣。

子明　瑜貞，你聽我說，……

奶奶　他有家沒有？

子明　他的丈夫死了多年拉，他現在是孤孤單單一個人。

奶奶　總有親戚本家？

子明　也全不來往啦。

奶奶　哦，這麼回子事，不新鮮麼？

子明　瑜貞，你聽！我眼睛所見得到的，這幾個月當中，金女士幷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當初假使她……

奶奶　我不要聽她的底細。

子明　不講底細，祇聽說金女士，當初很好的人家，很高的身分，那個不恭敬，那個不尊重，那個不要親近。後來一齊毀了，算是他自暴自棄，自作自受，所以格外的可憐可惜。一個人運氣壞，吃苦，不要緊！那是外來之禍。獨有自己做錯了事，造了孽，受罪，那纔是眞受罪。做人就是這點點傷心。想起這件事，也有二十多年啦。那時候她年紀很輕，簡直是一個小孩兒，做奶奶享福的日子，還沒有你多哩。……

奶奶　（怫然）你怎麼把她來比我？

子明　她現在也明白了，想從新再回到正路上走，或是嫁，或是不嫁，總要有個歸結，成個正果。上海地方她還有幾個有錢得意的親戚。她去認認親，不怕沒有飯吃，沒有日子過；可是她亦不肯再去累人家，害人家。金女士有這點好心。（懇切）瑜貞，她很希望你賞他一個臉，幫她一個忙。

奶奶　我麼？

子明　你！

奶奶　虧她有臉說得出口來！

子明　（點頭半嚮）瑜貞，我本來想同你商量一件事的，現在你既然查出我送錢給金女士，我更不能不同你商量啦！今天晚上，我們開跳舞會，請你送張請帖給金女士，請她來！

奶奶　（立起）你瘋啦！

子明　我知道人家在背後議論金女士的很多，他們喜歡說長道短罷啦，沒有什麼眞憑實據。上海一等的闊人家同她來往的也不少，可是她總想你請她一次。

奶奶　現在有這種的風氣啦！

子明　不要誤會，金女士曉得你是極正派的人，差一點的都不敢登門。她現在正想多認識幾個正派人。二則別人想同她來往，好像同堂子裏人來往，無論怎樣客氣，骨子裏總有點看不起。你肯請她，她的身分就可以高貴一點了。假使因此，她將來有了好日子，成了正果，自然感激你的。她希望就祗一次，下不爲例。這種知過改過的女人，你難道不肯給她一個機會，幫她一個忙麼？

奶奶　女人要眞知過改過，早就收收心修行去拉，躲人還來不及，幹什麼還要向熱鬧場中鑽？

子明　我求求你！

奶奶　（走開）我去換衣服去拉，以後不要再提金女士！（又轉身說）子明，你不要以爲我父母都過去了，我是孤單一個人，你就可以隨便欺負我。你不要弄錯了，我還有朋友，好些朋友哩！

子明　不要亂說，不要發傻，趕快寫請帖罷！

奶奶　做不到！

子明　你不寫麼？

奶奶　一定做不到！

子明　你看我的面上，請她一次罷。這是金女士末次的機會，以後更不容易啦！

奶奶　她的事，與我什麼相干！

子明　你們女人對女人，心好狠呀！

奶奶　你們男人對女人，耳朵好輭呀！

子明　我們男人，誠然有許多對不起——配不上自己太太的地方；可是你不能拿我也（縮住）

這種齷齪，我想多不敢想！

奶奶　你爲什麼會比別人好。人人都說上海地方，沒有一個丈夫是乾淨的。

子明　我不是那種人！

奶奶　那說不定！

子明　你心裏是明白的，好了好了！不要一步一步的逼得大家反了臉。剛纔的幾句話，已經够受的了。請坐下，把請帖寫了罷！

奶奶　無論你怎樣，我決不能寫帖子去請金女士！

子明　（略頓）也好。（句）我寫帖子去請她就是了。（按電鈴，一面坐下寫請帖。）

奶奶　你去請她麼？

子明　是。（將請帖交高同）高同！叫他們立刻送到霞飛路金宅去！

高同　喳。（接了請帖退下）

奶奶　祇要他敢跨進我的門，哼！對不起，我怕要得罪他！

子明　別儘這樣說！

奶奶　我說得到，做得到！

子明　你要眞做出來，全上海的人，沒有一個不可憐你胡作妄爲，自尋煩惱。

奶奶　可是全上海的好人，沒有一個不稱贊我心地光明，敢作敢爲。近來人做事，越做越無禮，越做越放肆啦，也該整頓整頓。先從我們家裏整頓起。（取扇子在手）這把扇子，是你送給我的。金女士若來，我就拿這把扇子打她，打她的嘴吧。（說完去按電鈴。）

子明　這。這你不至於如此。

奶奶　你不知道我這個人，——高同！

高同　（伺候）喳。

奶奶　把跳舞會的東西在十點鐘以前，都預備好了，不要誤事。下午再有客來，我不見啦！（又說）高同，今天晚上來的客，你把他們的姓名說淸楚一點，有時候客來得多，你說得快，我都不知道誰是誰，今天晚上，我倒要弄弄淸楚，不要認錯了人，你明白麽？

高同　噎，高同明白！

奶奶　沒有什麼別的事啦。

高同　（退下）

奶奶　子明，假使那個混帳女人來，——我可跟你說在頭裏啦。

子明　你無非害我又害你自己罷啦。

奶奶　哈哈！從此以後，你不管我，我不管你就是了。（接說）你要省點事，顧全大家的臉面，快去通知那個混帳女人，就說我不許她來。

子明　不能。（躊躇）做不到。（皺眉）金女士是非來不可的。

奶奶　那我也祇能照話行事。（走向右門）你逼得我這樣，我沒有別的路走啦。（去了）

子明　（追叫）瑜貞，瑜貞！（好像還有話要對她說，忽然立住。又有爲難。）唔（搖頭）我不敢對她說明。金女士是她的什麼人，說出來她要羞死氣死他再也沒有臉能見人啦！（跌坐在右首一張大椅內，捧着頭發愁。）（閉幕）

第二幕

客廳內電燈點得雪亮，男女賓客陸續到來。徐奶奶卽站在左首門旁接待。右首廳內，有男女笑語的聲音夾着跳舞的音樂，那右門上大紅絲絨幔子，現在垂着，左門上幔子，仍是掛起。

陳太太　（沒有了主意）奇怪！子明怎麼不在？王昭也遲極了。秀雲，你等王先生來了再跳舞。

秀雲　是，媽媽。—

陳太太　不要跟他們學，他們都嫁過了丈夫，自然應當找別的男人跳舞。你同王先生一個人跳舞就行啦。（擠眼）

秀雲　是，媽媽。

陳太太　（自己扇着）這裏比裏邊跳舞的地方涼快得多了。

（李不魯同魏小姐從跳舞廳走來）

高同　（領着客人進來）朱太太！何小姐！（報完卽去）

（朱太太何小姐同徐奶奶寒暄幾句）

李不魯　（應酬交際能手）何小姐久違了。跳舞在中國，倒底不很行，就是上海這種開通的地方，眞眞開通的人家也少。

何小姐　不魯先生這話對，開通的人家少，可是跳舞，倒還有點意思，很好頑的。（又同別人寒暄去了）

李不魯　（點頭）很有意思，很好頑的。（轉身）朱太太好久不見。跳舞在中國倒底不很行，就是上海這種開通的地方，眞眞開通的人家也少。

朱太太　不魯先生這話對，不過跳舞本來沒有什麼意思，沒有什麼道理。（又同別人寒暄去了）

李不魯　眞是沒有一點意思。

陳太太　（招呼不魯）喂，你來了好久罷。跳舞在中國倒底不很行，就是上海這種開通的地方，開通的人家也少。

李不魯　不見得能，跳舞在中國現在很時行啦。不如上海開通的地方，像北京天津，多有開跳舞

會的。（轉身同魏小姐說話去了）

高同　（領客人）王先生！

王昭　（鞠躬）徐夫人。（對陳太太鞠躬）伯母！

陳太太　王先生你可來啦，還是你比別人早，我們知道你的應酬很多。

王昭　現在上海也跟美國差不多文明拉。

陳太太　你們到過外洋的人，那里看得上上海呢。王先生我聽說你要快到潮州去了。潮州的月餅很好吃，那地方還有四個爪子的魚，會飛來飛去的，叫做什麼鱷魚。歷史上有個韓湘子做文章祭過，到這種地方住住，一定有趣。

王昭　我們出門做事業的人，倒不計較有趣沒有趣。

陳太太　王先生說話眞漂亮，是在美國學的麼？可千萬別讓我耽誤了你的正事。

王昭　很想跟介愛跳舞。（微微鞠躬）

陳太太　找秀雲跳舞的人很多，不知他空不空。（叫）秀雲，王先生找你跳舞。

秀雲　是，媽媽。

陳太太　天氣熱，秀雲，跳過一陣，不妨到走廊上去吹吹風，歇息歇息。

秀雲　是，媽媽。

王昭　伯母，我們去啦。（與秀雲同往跳舞廳去）

陳太太　（追上叮囑）王先生，照應照應我們秀雲，不要扯壞我們這話匣子。

子明　（從外面匆匆進來）瑜貞，我跟你說句要緊話！

高同　（領客入）王老太太，吳八大人！

奶奶　有客來，等一等。

王老太太　恭喜恭喜！（對徐夫人萬福）你過生日，也不早點通知我們一聲。（到走廊上尋張椅子坐下）

奶奶　不敢當。

朱太太　何小姐魏小姐都回跳舞廳去了

吳八大人　（四十來歲，穿着熟羅袍子，藍紗鼠褂，揑着一把大摺扇，形狀古董極了；但是他另有壽頭壽腦之處，倒不在服裝上。）徐奶奶，請，不敢不來，就是我不會跳舞的人，也要到到跳舞會。

陳太太　不魯，你領我去跳舞罷。舍弟老八，今天到我那裏，嚕嗦了頭兩個鐘頭，算帳給我聽，說是現在境遇不好，不過三十來萬，又說要改邪歸正。反來覆去，總是這幾句話。你想四十多歲的人，有的是錢，一個人自由享福慣的，忽然要改邪歸正，不是在那裏發昏想討塡房是什麽？我聽得煩極拉。躱着他點好。

李不魯陳太太也回跳舞廳去了

高同　劉三爺！

伯英　（向大衆畧一點頭。轉身同徐夫人談話。）

吳八大人　（拖住子明）正要找你哩！這幾個月工夫，我總老了有十年拉。知道臉上看不出來的，幸虧我們人老相不老。子明，我問你，她是誰？她從那裏來的？她怎麽連一個親戚都沒有？親戚本來是討厭可惡的東西，可是有幾個親戚來往來往，顯得人家不尷尬。

子明　你是問金女士罷？我認得她纔有五六個月，以前不知道有這個人。

吳八大人　近來你可是跟她很親密。

子明　（淡淡答道）近來我倒是常見她，我剛纔還見的，剛打她那兒來。

吳八大人　許多人容不得她，你知道麼？好比家姊陳老太太，把金女士罵得狗血噴頭，說她全是妖形怪狀。我肚裏暗想這種妖形怪狀，你們就多買雪花粉高底鞋，也學不上那都不要說他。子明，金女士這件事，我眞沒有辦法。她再這樣愛理不理半倸不倸的待我，那我祇好向他求婚啦。這個人聰明絕頂，一張嘴不拘什麼都解釋得開，子明，她解釋過你，她解釋出幾十種道理來，每種不同。

子明　我跟金女士是朋友，什麼解釋全是多餘的。

吳八大人　嘿嘸！——金女士想多認識幾個正派人，可是這般正派人，到底把她當做什麼東西！你可願意介紹她見見你的夫人麼？我說話也不跟你客氣繞灣子啦。你幹不幹？

子明　金女士今晚要來的。

吳八大人　徐夫人居然請她來跳舞麼？

子明　請帖早就送去了。

吳八大人　果然，金女士是沒有什麼的。我知道女人說女人，十句話就有十句靠不住。子明，你爲什麼不早說，也省我許多心事。

高同　張大爺！

張亦公　（自己知道自己聰明。但是說話還不很討厭。）徐夫人。（略鞠躬，走來拖住子明。）你怎麼不跟我假客氣幾句，問問我好。我最喜歡人家問我好，顯得有許多人怕我生病。像今天，我眞覺得一點不舒服。剛在一個長輩親戚家裏吃了飯來。這位老先生，吃飽了晚飯，喜歡說幾句仁義道德的話，勸勸我們後生小子。我勸他說：『你這麼大年紀，很可以看穿一點』，可是他們有年紀的人，該明白的時候，眞不會明白，——八大人對不對？聽說你又要結婚啦，續起絃來，彈彈老調麼？

吳八大人　瑣碎極了！亦公這個人說話眞瑣碎！

張亦公　八大人，你還是結婚過兩次，離婚過一次呢？還是結婚過一次，離婚過兩次呢？像八大人的身分，離婚過兩次纔對。

吳八大人　這幾個月工夫，我記性糟透啦，連我自己也忘啦。我的號叫遂庵，你們再叫我八大人。……（走開）

張亦公　我的姑母早來啦！（找王老太太說話去了）

魏小姐　（從跳舞廳出來，一手拉着幔子）子明，你來！我跟你說句話。

子明　您得原諒我，瑜貞等著我哩。

魏小姐　（無限情致，走上前將扇子在子明身上拍了一下）快別發傻！夫妻當著許多人親熱，別人就要疑心你們骨子裏是不親熱。現在的夫妻，稍爲做出點愛情人家就覺得特別，不能放心。我的話，回頭吃點心的時候，再對你說罷。（回跳舞廳）

子明　瑜貞來一來！有要緊話同你談。

奶奶　（正在熱談，聞喚隨手將翡翠扇子交給伯英。）伯英，替我拿著扇子。（走向子明處）

子明　瑜貞，你下午說的都是氣話，不能作準的。

奶奶　那個女人肯不來麼？

子明　金女士是要來的，你如不聽我的話，得罪了他，正是自尋煩惱，自找丟臉，害了你我兩個人就是啦。瑜貞，瑜貞，不要這樣固執！做妻子的，有種地方，應當信賴丈夫。

奶奶　中國信賴丈夫的妻子還少麼？這種人走到面前就認得出來，都是一副垂頭傷氣倒霉的樣子。我（向）辦不到！（轉身）伯英，扇子還我。多謝你。（強笑）扇子倒很有用，（頓）我今天晚上有用著朋友的地方。（眼望着似乎求他）伯英。

伯英　我早對你說過，——爲什麼就今天晚上，這樣性急。

子明　（自言）這樣一定要鬧亂子。瑜貞，我不守祕密就是你今天敷衍過她，到明天我原原本本，從頭至尾都告訴你，瑜貞……

高同　金女士！

奶奶聽得金女士到，緊緊握着那把翡翠扇子。

金女士走到門口。稍爲立定。他服飾甚華美，而態度甚端重。風流嫵媚，却自能令人敬愛。說話機警，見人和氣，可知閱歷已深。他對徐奶奶低低的鞠躬。

徐奶奶見金女士如此氣度，手中握着的扇子，慢慢的落在地上了，亦不覺還了一禮。

金女士翩然走入，急到徐夫人面前，將地上翡翠扇子拾起。

金女士　（呈還扇子）徐奶奶，您的扇子掉啦。

奶奶　哦，多謝！（覺得有點不好意思，轉身尋伯英說話去了。）

金女士　子明，少奶奶眞好。你們眞是好一對兒。

子明　（皺眉低說）我眞不懂，你幹什麼非得要來。

金女士　（微笑）這趟來非常得當。子明，今天晚上，你得常陪着我，跟我親近親近。我見了這些女客，心裏好不寒颼颼的。你酌量着介紹幾位。那男客呢，我自己會調度。（見吳八大人）遂庵，你這一向怎麼忘了我？（笑）昨天晚上回去，沒有受涼麼？你這人心志不定，人人都說你靠不住。

吳八大人　哎噯！等我來解釋給你聽！

金女士　算了罷！你什麼也解釋不來的，你就不過這點好處。

吳八大人　金女士，你看我居然還有點好處麼？（笑音漸低）

子明在屋里轉，留心金女士舉動，惟恐她誤做事，錯說話。

菊花　（端着許多玻璃杯走來。）

高同　（放下左邊幔子。）

伯英　（取兩杯）徐夫人，喝杯菓子水，你氣色不好，臉上發青。

奶奶　膽小沒有主義的人，嚇成這個樣子。

伯英　到廊子上來透透空氣。

奶奶　外頭冷罷，也好！菊花！拿我大衣送到外頭廊子上來，我等着穿。

金女士　（就徐夫人說話）徐奶奶，您這個跳舞會，佈置得妙極啦。這點旗子，這點花枝，又好看，又大方！

奶奶　（略略點頭，冷淡得很。同伯英走往廊子去了。）

金女士　亦公亦公，張先生？

張亦公　（笑嘻嘻）什麼？

金女士　（笑容可掬）亦公，那位不是王老太太麼？你介紹我見見你姑母。

張亦公　（難爲）唔！（看金女士一眼，忙說。）可以可以，當然可以！姑母，你請過來，這位是金女士。

金女士　（同王老太太坐在沙發上）老太太，我一向仰慕，總沒有機會見見。令姪亦公，我們倒是常見面，亦公想到政界里去活動，我極端贊成。亦公的思想像舊官僚，說話是新文化，一定到處受歡迎，將來還可以名利雙收。亦公辦事又極能幹，可見得門第家庭，是有點關係的。上次一位伍太太對我說，亦公的本事，差不多同他姑母一樣大。……

王老太太　亦公倒也并不怎麼樣。（笑了）兩個人說得投機，索性坐近了細談。（坐時背向台下）

李不魯　（立在右門邊）亦公，是你介紹金女士的麼？

張亦公　（鼓嘴）是的，那個女人，他要叫我替他辦件事，總有神通叫我辦到就是了。什麼神通我不知道。

李不魯　（戲拜天）他今天晚上不同我說話纔好。（伸舌）眞了不得！（回身遇見朱太太，卽立定了說話。）

金女士　（立起）下禮拜四，好啦，我准來！

王老太太　不要忘了！我在家裏恭候。（往跳舞廳去了）

金女士　（見子明立在左門邊，一臉心事。）子明，跟老太太們講話，氣悶死啦。可是他們的話眞多，王老太太禮拜四請我吃飯。

朱太太　（問）不魯，那個穿得很漂亮跟子明講話的女人是誰？

李不魯　我半點不認得。（假癡假呆樣子）倒有點像環遊南北，初次回申的超等名角，專爲寃上海人來的。

金女士　（對子明）那不是李不魯麽？怎麽躲躲縮縮的不敢上前來說話；我知道了！他怕朱太太發脾氣，女人家從十六歲到二十四歲，這幾年脾氣再壞點也不要緊的。子明，我先同你跳舞。

子明　（咬着嘴唇不言）

金女士　（低）八大人看見，好教他難過。（叫）遂庵！子明要先同我跳舞。他是主人，可是我決不忘掉了你。

吳八大人　（低低鞠躬）如此便好。

金女士　（對吳大人一笑）像遂庵這樣曉得進退，聰明知趣的人，世界上有幾個。誰有福氣，跟你跳舞一趟子，也是高興的。

吳八大人　（得意）金女士可算紅粉中之巨眼，千古難得！

金女士　好說！遂庵說話又簡單，又誠心，我最聽得進。哪！你拿着我的花球罷。（扶着子明往跳舞廳去。）不魯，眞對你不起。你連來看我三次，我都沒在家，下禮拜五一點鐘，到我那裏去吃便飯。

李不魯　（假癡假呆，毫不在意樣子。）好極了！謝謝！

朱太太　（結結實實瞪了不魯一眼。）

金女士　（扶着子明，進跳舞廳去了。）

吳八大人　（捧着花球，在後面跟着。）

朱太太　（對不魯）你這種全無心肝的東西，你說的話，一個字都不能信，爲什麼哄我說不認識她。一連去看他三次，是什麼道理？禮拜五這頓飯，是不許去吃的，曉得麼？

李不魯　誰還眞打算去吃麼？

朱太太　你還沒告訴我她姓什麼呢？

李不魯　（略咳，搔頭）她是金女士。

朱太太　就是那個女人啊！倒底她娘家姓金，還是夫家姓金，怎麼不稱奶奶或是小姐，要稱女士？

李不魯　做新派人就有這層便當。

朱太太　原來就是那大名鼎鼎的金女士。剛纔倒沒有仔細看看淸楚。（向幔子里張了半天）許多人說，就是她迷住了徐子明，怎麼徐奶奶素來這樣講究道學規矩的人，也會請她來？天下惟有極好的好人，纔會做極糊塗極荒唐的事體出來。不魯，禮拜五她請吃飯，你是要去的。

李不魯　咦，怎麼啦！

朱太太　我的宗旨，要你領着我們『賤外』同去。這一向，他跟我未免太以要好。你想做丈夫的，一

天到晚釘住了自己的太太要好，成個什麼規矩。像這種妖形怪狀的女人，正對他勁。他一見金女士，還不接連發上一百二十個抨，我倒可以清靜一點。這種壞女人最有用，沒有她們，許多眞愛情，那會發現。

李不魯　你們女人，眞是神秘不可思議。

朱太太　（看着不魯，言外有意。）你也如此就好。

李不魯　我自己看我自己，本來是神秘不可思議的。我很想研究研究，我到底是怎麼樣一個人。可是今生今世，難望我自己知道我自己了。（同朱太太回跳舞廳）

奶奶　（同劉伯英從廊上走入）眞是，這個女人來得豈有此理！你今天下午，爲什麼不直說？你早就該告訴我！（隨手放過大衣）

伯英　我有許多不便，我們男人在這種事情上，是不肯多嘴的。可是我不知道子明竟如此荒謬，叫你請她來，我早告訴你，也省得你現在難過。

奶奶　我沒有請她來，全是子明的主意。我好說壞說，子明統不聽。（頓）許多女客，看見金女士跟

子明肉麻的樣子，那個不在背地裏笑我罵我，連我自己都瞧不起我自己。（頓）這個地方沾透啦，髒透啦，（坐下）我腦子爲什麼這樣小，就不能爭這口氣！

伯英　我也有點知道你的脾氣，我知道你受不了這種委曲的。我知道子明這樣待你，你萬萬處不下去的。我知道現在鬼臉已經抓破了，以後子明無論怎樣待你好，你總忘不了他是哄你騙你的。（徐夫人仔細聽）他看你一眼，你知道他的神色是假的。他說一句話，你知道他的聲音是假的。他同你恩愛，你知道他的心是假的。他在外頭厭倦了回家，你既然沒有離他，就不能不敷衍他。明知他心在別人身上，你既然願意做他的老婆，就不能不巴結他。（夫人的心事，被他道着，不覺傷心）一個男人，實實在在，不過愛一個女人，那怕他三妻四妾，眞愛的祇有一個。子明既有了金女士，就是要個家，無非裝裝自己的場面，擋擋人家的眼目。你這樣志高氣傲的人，那能過得來這種不痛不癢的日子？

奶奶　你的話毒極啦，可是句句不錯。我如今不知怎樣纔好。伯英，也替我打算打算。（感激）伯英，在患難之中，纔見得朋友的義氣。

伯英　男，(句)女，(句)萬不會眞成朋友的。(頓)男對女，會傾倒，會憐惜，會恨，會發生愛情，朋友義氣的話，自騙自罷了。——我愛你！

奶奶　(猛然立起)不——不——不！

伯英　眞的，我愛你！子明是不愛你的了。我的心，瑜貞，你還不知道麽。一切——我的——連身命都是你的！

奶奶　伯英！

伯英　(搶說)那怕你叫我去赴湯蹈火，我是心裏情願。(緩緩的說)我自從見你之後，我是個瞎子，是個傻子，心裏眼裏祇有你。現在人喜歡提愛情兩個字，這就是愛情罷。我說這話，心裏毫無慚愧。我敬你，所以我一向不敢在你面前說『我愛你。』所以也不肯說，不忍說。如今旣然子明弄得這般田地，你也就可以離開他啦。今天晚上就走，我們兩個人，不拘到什麽地方，過我們的苦日子去。我也不來寃你。說是社會的觀念，旁人的議論，不相干的，不要緊的。社會旁人的批評，眞是可怕得很。可是一個人做人，還是應該無羞無恥，做個裝聾裝癡的假人？還是應該拿點血性

出來，做個眞人？瑜貞，你主意要打定了！

奶奶　（慢慢走開，卻目不轉睛望着伯英。）我沒有這個膽量。

伯英　你是有志氣的，初出去的幾天，也許有點爲難，有點痛苦，等到法律手續上弄清楚以後，我們可以正式結婚。那時正大光明，一點什麽也不怕啦。瑜貞，你儘管胸脯挺着，臉上笑着，走出徐家大門。全上海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你是爲什麽緣故走的。那個能怪你？怪你便怎麽樣？天下是非是公的，做丈夫的，扔下正式妻子，去結識不要臉的女人，難道不錯？做妻子的，放着這種齷事不計較，反而問丈夫求討一點剩下來的，餘下來的愛情，難道不錯麽？瑜貞，你從前說你是不肯苟且媽虎的，現在請你不要苟且，不要媽虎，不要在這裏勉強混，（句）走！（句）明明白白的走。

奶奶　等我想想，——慢慢的，——子明也許會回心轉意的。（捧着頭倒在沙發上）

伯英　（惟恐其然）等他在外面厭倦的時候，你從新再同他要好起來罷。（頓）你這個人，我算失眼看錯，原來是同那些沒有教育，沒有思想的女人一樣。怕人家當面罵你，不怕人家背後罵你，

明知是虛面子臭面子，還拼命要保全這個臭面子，再過幾天，你就許跟金女士同坐着汽車兜風；再過一禮拜，你還許跟金女士成了極要好極知己的朋友。寧可得過且過，捫聲吃虧，不想簡簡決決把是非弄明白了。你果然是沒有膽量沒有志氣，不足有爲！

奶奶　不是的，(頓)等我多想想，(頓)現下太急促了。

伯英　這件，(句)不是可以等得的事，現下，或者——永不！

奶奶　(慢慢立起來)那還是永不罷！

伯英　我的心都給你割碎了！

奶奶　(自傷)我的心早就碎了！

伯英　(半晌不語)明天我離開上海，到別處去。今天晚上，我們是末後一次見面。從此以後，你再看不見劉伯英這個人就是了。(頓，苦笑。)我們兩個人，也不能算完全是一場無結果。有一個時候，你的心就是我的心。也罷！以後這兩條心，總不要再接近罷。(要走，回轉頭來又看了徐夫人一會，深深鞠躬，一逕走了。)

奶奶　（呆立着不語。）

此時音樂停止，賓客陸續散出。

陳太太　（從跳舞室走來）瑜貞姊，我剛同金女士談了一回天，談得很有趣。我們今天下午，不該冤枉罵了她一頓。你既然肯請她來，他一定是正派的。金女士這個漂亮人，說出話來又有道理。他親口對我說，凡是離婚過的人，不應該再結婚。所以舍弟老八的那件事，我倒十分放心啦。我不懂他們爲什麼要罵金女士，準是王太太的兩位內姪女，多管閑事，喜歡說人家的壞話，嚼雜出來的謠言。（急轉）可是我勸你呢，還是到秦皇島去一趟的好，金女士旁的壞處沒有，就是長得太漂亮一點……（尋）我的秀雲呢？

秀雲王昭從走廊上來

陳太太　王先生，我很怪你，怎麼把我們秀雲帶到走廊上去。秀雲身體弱，是吹不起風的。

王昭　請伯母原諒，我們兩個人本來到外面去歇息歇息。（瞟了秀雲一眼）後來就談起心來了。

陳太太　秀雲。（招手）

秀雲　是，媽媽。（走近身旁）

陳太太　（吞吞吐吐）王先生——對你說，——問過你沒有？

秀雲　是，媽媽。

陳太太　你怎麽答應他？

秀雲　是，媽媽。

陳太太　好孩子，一開口，隨便說幾句話，多非常恰當。哎喲！王先生，秀雲全告訴我了。你們兩個人，今天晚上已經自由訂婚，我一向在睡裏夢裏，眞一點猜不着。

王昭　伯母不反對我同秀雲到潮州去麽？

陳太太　到潮州去麽？（作色）快不要提這南蠻鴂舌的地方。

王昭　秀雲說願意去。

陳太太　（裝出聲色俱厲）秀雲，你說過沒有？

秀雲　是，媽媽。

陳太太　傻孩子，說出來的話，一點不恰當，我看還是霞飛路好。固然有許多不正派的人，也住在霞飛路，可是比飛來飛去的鱷魚總好些。這個話我們隨後再談罷。王先生，——以後我好稱你姑爺啦，——明天到我那裏吃午飯，早一點來。秀雲的父親，有事要同你討論討論。

王昭　正想陪着老伯談談，老伯素來是緘默寡言的。

陳太太　你看他明天的話多不多，秀雲，我們走罷。

秀雲畏畏葸葸扶着王昭的左臂走出去

陳太太　瑜貞姊，再會！（指秀雲）這種文章，還不是千篇一律的。二十年以前，男女總要在入洞房以後，纔說到愛情。做父母的替兒女結了一個親，心裏總不免有點着急。現在的世界兩樣了，譬如說有個女兒，三番兩次說親做媒許不成，後來居然同合式的人發生了愛情，（頓）有到這種愛情，做父母的可一點不用着急了，所以自由眞好。（鞠躬出去了）

奶奶　（鞠躬）不送，不送！

朱太太　（上前辭別）瑜貞姊，同子明跳舞的那位女士，漂亮極了。（玩笑口氣）你度量眞大，我就

沒有那樣好說話。她是你的好朋友罷！

奶奶　（作色）不是！

朱太太　（也作色）不是麼？（一口氣說下去）瑜貞姊再會！（又瞪了不魯一眼，纔走了。）

李不魯　（同張亦公立在一起）王昭這個人，野腔野調的，一點規矩不懂。

張亦公　連應酬說話都不會，不知在美國留的什麼學？

李不魯　徐夫人是個明白人。在旁的人，一定不肯讓金女士來，其實來不來，有什麼關係。愈是這樣不計較，愈可以叫子明慚愧，徐夫人眞是明白人。

張亦公　徐子明是個聰明人。在旁的人，一定不敢讓金女士來，其實來不來有什麼關係。愈是這樣胡做，愈可以見得不虛心，徐子明眞是聰明人。

李不魯　他們兩個人也新起來了。想不到。（對徐夫人略一鞠躬，先走了。）

王老太太　徐奶奶，我亦要走啦。金女士眞討人喜歡，我禮拜四請她吃飯，還有兩位是婦女改良會的正副會長，你是一定要來的。

奶奶　謝謝，已經有了別的約會，怕不能來。

王老太太　可惜可惜，再會罷！（萬福）要來的呀！（擺着出去）

　　張亦公趕着打起幔子，同走出去。徐夫人親自送客。

金女士　（同子明從跳舞廳來）從前作興吃大菜看戲，現在作興開跳舞會，總是一樣的熱鬧。（坐沙發上）可是從前的一班人，現在一個都看不見了。頭二十年工夫，世界竟改了許多，就是瑜貞也長大了。我前次看見她，還抱在手里，眞眞一點兒。子明，祇有一樣未曾改，發昏胡鬧的癡人，仍有那樣多。（笑）陳太太同秀雲，忠厚沒用的人，我跟陳太太，還許成了親眷呢。

子明　（似信不信）眞的麼？（也坐在沙發上）

　　徐夫人送客回來，看見兩人坐在一處，不覺憤然，立在幔後，細聽他們的言語，留心他們的舉動。

　　他們兩人幷不知徐夫人在旁

金女士　吳八大人明天十二點鐘來我那裏，八大人要同我訂婚，今天晚上說過好幾遍了。他就

是喜歡翻來覆去，我對他說，非到明天，不能給他回信，我自然要答應他的。我自己想過，還沒有什麼地方配不上他。（情辭誠摯）就是說到內助這個字，我也肯盡心的，未見得不如別人，（頓）八大人很有好處，況且他的好處，全在表面上，人人看得見，所以更好。子明，你得幫幫忙。

子明　你不是叫我在八大人面前，替你說好話罷！

金女士　八大人我自己會料理，你替我說壞話也沒有關係的。不過徐少爺，你不妨替我製點嫁裝。

子明　（皺眉）又是錢罷！

金女士　是。

子明　（不耐煩）這裏不便談。

金女士　（笑）那就到廊子上去談，說沒趣的話，尤其要到有趣的地方去。徐少爺對不對？地方要湊巧，我們女人什麼事都做得成。

子明　到明天再談不好麼？

金女士　明天，我就要答應八大人了。假如我能跟他硬硬嘴，說我自己也有點產業股票，是我從前的丈夫留下來的，一年有二三千塊進款，我格外可以占的身分，你說對不對？女人無論怎樣道德好，相貌好，才情好，手裏沒有幾個錢，丈夫總敢欺負的。子明，你現在很可以恭維我，可是你不會恭維人，瑜貞不好，他不來鼓勵你，不說妙話，心裏就沒有妙想，也做不出妙事啦。恭維人的法子，你該學學。——正正經經，還是二千呢，還是二千五百塊錢一年，你隨便說一句就是。子明，你看世上的事可笑不可笑，許多事眞眞豈有此理！——我們花園里去走走，……

金女士扶着子明同往花園

奶奶　（忍無可忍淚隨聲下。）這地方一刻不能再登，今天晚上有人拿他的心，來換我的心，我沒有肯，這是我的不是了，現在我該去找他。（披上大衣，往外就走，到門，又回至書桌邊坐下，匆匆寫了幾個字，套入信封，封了口，留在桌上。）子明向來不明白我的心，看了這封信，可以明白了，是他對不起我，我并沒有對不起他，是他自己破壞我們兩個人的婚姻！不是我！（急急走了出去。）

高同　（從外面走入）

金女士　（從廊子上來，預備要走）找奶奶說一聲，我要走啦！

高同　奶奶剛出去。

金女士　不在花園裏？

高同　奶奶出門去了。

金女士　（詫異，莫明其妙）出門去了？

高同　有封信留給少爺，在桌子上。

金女士　有封信？

高同　奶奶吩咐高同格外回一聲少爺。

金女士　哦，我看見子明，對他說一聲就是了。

高同　喳。（下）

金女士　（放心不下）瑜貞出門去了，留封信給子明。……（走到書桌邊，細細看這封信，拿在手

里又放下，忽然想起從前情事，十分震懾。）不！不！決不至於！（頓）做娘的一個已經走錯了，做女兒的不至於第二個再走錯罷！哦，我爲什麼想到這件事上去？我最要忘記的一件事，怎麼今天又想起來？女兒難道也會走錯麼？（將信拆開，看了一遍，四肢皆輭，攤坐椅內。）嗄！這封信，簡直同我二十年前留給她爹的那封信一樣。字句都差不多，這二十年之中天罰我，也罰得够苦啦！那些全不算，此刻纔是眞罰我！

子明　（笑嘻嘻走來）見過瑜貞沒有？

金女士　見過了。

子明　瑜貞呢？

金女士　回房去了，——有點頭痛。

子明　我看看去。

金女士　（荒忙立起）不必，他又沒有病。不過太累一點。西廳裏，還有許多客在那裏用茶點，她叫我請你去招待招待。（信落在地上。）她也有她的事體。

子明　(代拾起)你的東西掉啦。

金女士　是我的，多謝你。(伸手去接)

子明　(瞥了一眼)好像是瑜貞寫的字。

金女士　(奪過)瑜貞寫給我的，三馬路一所珍珠店的字號。子明，請你叫他們把我的汽車開過來罷。

子明　就是。(走出去了)

金女士　怎麼好？怎麼好？做娘的受足了苦處，總不能讓女兒再受一遍！一失足，……咳，遲一刻就許遲了。先把子明拌住，其餘還好想法。(在屋里走來走去)

吳八大人捧着花球走來

金女士　(一笑)遂庵。

吳八大人　你幾時可以給我回信？

金女士　遂庵，你聽，快快把子明，拽到你們公會里去，守着他，聽明白沒有？

吳八大人　你不是勸我早睡早起的麽？

金女士　我要你辦件事，（跺脚）我的話，你怎麽不聽？

吳八大人　我聽我聽，辦好了我的酬報呢？

金女士　你的酬報，——哦，明天再問我，今天晚上，你一刻不許離開子明，替我守着他，看着他。你要這一點都不能替我辦到，我們兩個人，就此絕交，以後不說話，不認得！記住了！快把子明找到公會里去，守着他寸步不離。今天晚上，不許放他回來。（急急去了）

吳八大人　好麽？好像我已經是他的丈夫似的，我簡直就是這種資格。（完全莫明其妙）（閉幕）

第三幕

旅館內之特等客房。其左角隔成小間，牆上有門，內為浴室。右首一角置大銅牀，設帳之屬，均極鮮豔，牀前懸藍色絨幔。右牆緊靠幔處，為通外室之門。門右為書桌。左牆有長窗，開窗登小涼臺，可見隣屋之頂。窗左有鏡櫥。室中偏左置小圓桌及數椅。壁上雜掛西洋畫，月份牌，旅館之規則，廣告等。劉伯英之行李用具散置室內。此時室內無燈，深夜月色，照見徐夫人立涼臺上，心焦慌急。一會至書桌邊，持筆欲作函；一會向門外張望；一會披衣欲行；一會又躊躇不決，坐在牀上發悶。

金女士　（悤悤走入，開燈，尋見徐夫人，又驚又喜。）徐奶奶！

奶奶　（聽喚吃驚，慢慢退縮，如避蛇蝎。）

金女士　謝謝天，總算趕上了。還好。徐奶奶，立刻回去罷！

奶奶　你叫我回去麼！

金女士　（聲色俱厲）快走！遲一分鐘就許太遲了！子明先到家，就壞了！

奶奶　（厭惡之極）不要來近我，你是什麼東西！

金女士　這裏你可以來得的麽？你知道你自己闖下了多大的禍，有多大的危險來！來我的汽車就等在馬路轉角上，快跟我來，一直回家去！

奶奶　（發恨，將大衣擲在牀上。）

金女士　幹什麼？

奶奶　（呼名直斥）金女士。你沒有來之前，我的心到是有點活動。一見了你，我的火不知從那裏來的，我恨極啦！怨極啦！再也不能同子明一處的了！哼！你當我不明白，你爲什麼原故來勸我回去？子明叫你來的，騙我回家去，可以擋擋人家的眼目，擋住遮住你們兩個人的鬼戲。

金女士　不要這樣想！

奶奶　金女士！你快到子明那裏去罷！他現在是你的了，不是我的了。我看他也是怕丟臉坍臺。男子都是這種臉厚膽小的東西，什麼不要臉的事都敢做；可是又要怕人家笑罵，叫他預備着丟臉坍臺的事多著呢。上海幾十年來的醜事臭事這回也要有了。徐子明徐瑜貞兩個名字，在混

幌報紙上，用這麼大的字登出來。

金女士　哎！

奶奶　假使他自己來勸我，說不定我暫時回去，過幾天委屈日子。我本來要想回家的，現在他自己不來，打發你來，你們兩個人，無恥到極點了！

金女士　徐奶奶，你著實錯怪了我，也寃枉了子明。子明幷不知道你到旅館裏來。他以爲你是好好的在家裏呢。他以爲你是安安穩穩的睡在家裏。他幷沒有看見你寫給他的那封胡言亂語的瘋信！

奶奶　子明沒有看見信麼？

金女士　他一點不知道。

奶奶　你當我是幾歲的小孩子，這樣容易哄騙？

金女士　我沒有騙你！

奶奶　子明既然沒有看見我的信，你怎麼會來的呢？你怎麼知道我到劉伯英住的旅館裏來？還

不是子明叫你來哄我回家的？

金女士　你那封信，子明沒有看見，是我拆開，我看的。

奶奶　（忿怒）你偷看我的信，你竟敢偷拆我們夫妻的私信！

金女士　竟敢！哼！祇要拉得你轉！（慷慨言之）世界上我有什麼不敢做的事！信在這裏！（揉成一團，點火焚之。）子明沒有看過，就是要看，也沒有了。

奶奶　（呆看着燒，忽然轉念，臉上露出鄙夷不屑的樣子。）我怎麼知道你燒的就是我寫的信。

金女士　爲什麼我說的話，你一個字不肯信？我無非勸你不要一時氣急胡做，後來懊悔來不及。你想想，我騙你，寃你，於我自己到底有什麼好處？剛纔燒掉的，的的確確是你寫的信！

奶奶　你不讓我細看明白，故意搶着先燒了。

金女士　（苦笑）眞是小孩子的見識。

奶奶　你臉上是謊，心裏是謊，做的事就是謊，一輩子沒有一樣不是謊，我那能信你的話？

金女士　你愛怎樣說我，就怎樣說我；你愛怎樣罵我，就怎樣罵我。祇要你快快回去，回到你所愛

的丈夫家裏去。

奶奶　(恨恨)我不愛他！

金女士　你愛他的，你心裏明白，他也是愛你的。

奶奶　他懂得什麼叫做愛情！你們這種人，嘴裏說着愛情愛情，懂得什麼叫做愛情？你們想騙了我回去，可以保住你們兩個人的臉面；可是我呢？來受你們的氣，受你們的欺負。我同子明過一天日子，就有你在暗地裏監着，看着，指點着一天。差不多換一件衣服，喝一口茶，也要是你多餘下來的，是你的賞賜，是你的恩典。你這種不要臉沒有良心的惡女人，髒女人，破壞人家的家庭，拆散人家的夫妻！

金女士　徐奶奶(含淚)不要說，不要說！你不知道這話有多麼狠毒！多麼寃枉！你聽，聽一聽！祇要你肯回去，祇要你們夫妻團聚，我賭個誓，我答應你，我親口答應你，從此以後，我再不跟子明有什麼交往！從此以後，我再不見子明的面！從此以後，我遠遠走開，我跟你們夫妻兩個人完全斷絕關係！一向子明給我錢化，這個錢不是子明願意給的，是沒有法子纔給的！不是笑着給的，是

駡着給的！不是好意給的，是恨極了給的！我拿住他的這點點把柄……

奶奶　你也認了，你有拿捏他的地方。

金女士　有的！你聽我說！我拿他的把柄，就是子明對你的愛情！

奶奶　說出話來，也要人家相信！

金女士　這是實話。因爲他愛你，所以纔低住頭，忍住氣，來受我的（索性說破）欺壓，恐嚇，竹槓，敲詐！隨便你說罷！總而言之，是他的一片心，不願意見你坍臺，不願意叫你難過，免你一番極大的恥辱痛苦。他全是爲的你！

奶奶　愈說愈奇了！（勃然發怒）與我什麼相干！

金女士　（低聲下氣）我知道與你不相干的。不過說，你丈夫很愛你，世界上你不能再找出像子明這樣眞懇的愛情啦。這樣愛情，你再也碰不着的了。你把這樣愛情扔掉不要，將來有一天，你日夜想念一點點愛情，愛情還是沒得到你。求討一點點愛情，愛情還是沒得給你，子明，子明，子明待你是好的。

奶奶　你叫子明，叫得多麼親熱！

金女士　天在上頭，青天在上頭，子明沒有做過對不起你的事。對不起你的事，一件沒有做過。我呢，假如我早料到猜到，你會起這樣疑心，夫妻間生出這許多誤會，我寧可死了，也不願意跑到你同子明面前，害你們兩個人。死了！死了，我心裏還安樂一點！

奶奶　聽你現在說的話，倒像是有點良心的。你們這一類的女人，那裏會眞有良心。人家拿出錢來，你們就滿臉笑着迎上去了。

金女士　（痛苦甚深，笑啼不可。）把我隨便看成什麼東西，我是不值得計較，不值得罵，不值得可憐的。可是你不要爲了我，糟蹋了你自己好好的一輩子！不要爲了我，犧牲了你自己的幸福！你那裏知道，一個人走錯了路，所過的是什麼日子？你那裏知道，一個人墮落以後，所嘗的是什麼滋味？尋常的時候，人家同你要好，跟你客氣，恭維你，招呼你，看來幷沒有什麼希奇，你覺得毫不在乎。等到有一天，你眞做了壞事，人家明裏暗裏，都是看不起你，取笑你，罵你，討厭你，不理你，到處門都關了，路都斷了；從前的親戚朋友，一個沒有了，做一個人羣以外的人，可是沒有法子，只

得勉勉強強，戴上鬼臉，這邊輕輕的試一試，那邊偷偷的走兩步，想從新鑽進混進那人羣裏去；心裏刻刻擔驚害怕，怕有人揭穿隱私，翻出底細。到那時候，那怕你心念是好的，是正派的，那怕你是循規蹈矩的，耳朵裏總免不了聽見人家在暗地裏冷笑。（悲憤）笑，笑，笑！這種笑聲，你聽見過沒有？聽見這種笑聲，比一切墮落以後，免不了的痛苦艱難，還要難過，一個人的罪惡，報應快得很。報應了一次，又報應一次，又報應一次，一直到死。自己慢慢的報應，都沒有完的時候。這種滋味，你永遠不嘗到也罷了。

奶奶　（不覺動容）

金女士　說到我呢，比方多受一點痛苦，眞能減輕一點罪惡。那我以往所有的罪惡，今天晚上，全可以消滅了。我一向所做的事，好像心是沒有的。我的心，早已爛了，黑了，不要了，扔掉了。今天晚上，是你把我的心，從新安在（指胸）這裏！又是你把他割碎了！這且不要說他。我已經自己害了我自己，我不能讓你也自己害了自己。你簡直是一個不知事務的小孩子，那裏知道人情世故的曲折，那裏經得起墮落。老實說，你沒有做墮落女人的資格。你不配，你沒有這個本事，也沒有

這個膽量。你走錯一步，永遠不會回頭，永遠不會翻身的了，你稍爲受一點恥辱，稍爲受一點委曲，你就受不住的。結果一定是——咳，不可！不可！千萬不可！回家是正經！徐奶奶，你不是有一個孩子麼？孩子纔幾個月大，正要娘呢！也許此刻就在那裏哭着笑着尋媽媽！

奶奶　（十分感動，立了起來。）

金女士　天賞給你一個孩子，你要好好的看着他，守着他，保護着他，成就一個好人。你離開了他，豈不害了你自己的孩子，怎麼能對得起良心？天下做娘的心都是一樣的。徐奶奶，不要說子明眞愛你的，外頭沒有別人；就是他有一千個相好，你還應該守着你那孩子。就是他不同你好，你還應該守着你那孩子。就是子明十分待你不好，你還應該守着你那孩子。就是子明不要你了，不理你了，孩子總是你的！

奶奶　（禁不住眼淚落下來，抱着頭飲泣。）

金女士　（急趨近前）徐奶奶！

奶奶　我們回去罷！（伸着手向金女士，便如小孩一般。）我們回去罷！

金女士　（高興得幾乎要抱着他，忽又自制，但是眉飛色舞，藏不住心裏的眞樂。）走！你的大衣呢？（替她披上大衣）快來！

奶奶　（在門口立住）站住！你不聽見有人在外頭說話麼？

金女士　我沒有聽見，外頭沒有人。

奶奶　（再聽）有的有的，你聽！哦！這是子明說話的聲音。子明，子明來了！救救我！子明怎麼會來的？你們故意……

許多男人說話的聲音，由遠而近。

金女士　噓！不要多話！大凡能够救你，我一定救你！怕來不及了！（急急放下牀前幔子，）你快藏在幔子背後；這裏離着門近，一有機會，就溜出去！不要慌！一有機會，就溜出去！

奶奶　你呢？

金女士　我不妨，我在這裏敷衍他們。

奶奶　（獨自藏在幔後）

聽見吳八大人在門外高聲說話。

金女士 （驚）八大人來了！（自知深夜在此，極犯嫌疑。）咳，毀了我啦！

（無顏相見，蹲地藏躲，見左首浴室之門，即匆匆關滅電燈，躲入浴室內。）

李不魯，張亦公，劉伯英，徐子明，吳遂庵，陸續進來。

李不魯 十二點鐘剛敲過一忽兒，總會裏就把我們闗出來了。租界上祇有洋人的理，所以沒有治外法權是不行的。現在也不過一點半鐘。（躺在右首大椅上）晚上要做正經事，都沒有起頭呢。我比吳八大人還要精神些。（說罷，連打了兩個呵欠，閉上眼睛。）

子明 伯英，眞對不起你，八大人硬把我們拖來，又要打擾你。（對吳八大人說）牌，我是不打的了，坐一會就走的。

伯英 什麽話！自然多談一會再去。（敬煙）來支雪茄。

子明 （吸煙）多謝！（坐在圓桌左旁椅上，面向右，恰巧看見那扇出入必由的門。）

吳八大人 子明！你別儘想着跑呀！有話跟你細談，還眞是很要緊的話。（就著子明在圓桌旁坐

下。）

張亦公　我知道什麼要緊話。遂庵說三句，或是三百句，總斷不了跟金女士有點關聯。

子明　這是遂庵的事，與你何干呀，亦公！

張亦公　與我毫不相干，所以非要管管不可。我自己那有什麼好事，提起來就頭痛，還是多管人家的閑事有點趣味，我亦不過未能免俗罷了。

伯英　諸公喝杯酒，解解晚上的涼氣。亦公，你喝威斯克沙打呢，還是白蘭地？

張亦公　多謝，我自己來。（來到書桌邊倒酒）金女士今天很漂亮，很有點風致。

伯英　我看也平常，我是向來不崇拜她的。

張亦公　我也向來不崇拜她的，現在我改良了。金女士有本事，哄得我姑母王老太太，請她到家裏去吃飯。

伯英　（詫異）是麼？

張亦公　自然！

伯英　諸公請坐，我明天回四川去，讓我趕寫幾封要緊信，少陪少陪，隨便坐。

李不魯　金女士絕頂聰明。

張亦公　噫！我當你睡着了！

李不魯　本來是睡着的，一天到晚，一晚到天亮，我那一刻不是睡着的。

吳八大人　金女士眞聰明，他曉得清清楚楚，我是多麼大的混蛋，簡直同我自己的眼光一樣。啊！亦公！你祇管笑，可是一個女人，能夠將我肚子裏的經緯把戲，猜得一絲不錯，這就是我之知己。

李不魯　等到一個女人，知道一個男人是多麼大的混蛋，就十分危險了。結果是兩個人會結婚的。

張亦公　八大人，你不是說已經跟金女士絕交了麼？前天你在總會裏冒這麼大火，發這麼大脾氣，口口聲聲說她要不得，你不是聽人說她從前……？（附耳低言，臉上做出許多怪相。）

吳八大人　她已經解說明白了。

張亦公　還有北京湯山那會事呢！

吳八大人　她也解說明白了。

張亦公　她現在很闊，錢是那裏來的？這層她解說過沒有？

吳八大人　（正色）他明天會對我解說。

張亦公　哦！（暗笑轉身飲酒去）

李不魯　從前是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非報也，永以爲好也。現在世界文明，所以投我以瓊瑤，報之以木桃，非報也，金錢主義也。

子明　（縐眉）你們太輕薄了，做人第一嘴要厚道，況且金女士，並不是歪人。

張亦公　歪女人誰不怕她拖累？正經女人誰不覺得討厭？她們各有所長。

子明　（噴煙）金女士將來，倒是前途無量。

李不魯　金女士將來，逃避不了她的往事不拋。

吳八大人　我贊成女人有過故事，鬧過笑話的，同她們談談也有趣。

張亦公　遂翁，你同金女士談過多少有趣的事呀？

吳八大人　你這個人，說說就脫了板了，麻煩極了。

張亦公　（拍拍遂庵肩背）遂翁，你的相貌，已經改得不如從前了，你的人品，也改得不如從前了。別忘了，你還有個脾氣，可以改得。

吳八大人　唔？我還不是上海最好說話的人。

張亦公　你不妨再兇點，人家會格外的恭敬你。（走開飲酒去了）

李不魯　從前的青年，誰敢不敬重老輩。現在的青年，眞野蠻無禮，簡直一點不肯恭敬染黑的鬍子。

吳八大人　（掩鬚，怒之以目。）

張亦公　金女士是恭敬八大人的。

李不魯　金女士可以算得好。現在的女子，除了對自己的丈夫，對男人，那裏還捨得恭敬。

子明　亦公，不魯，放肆放肆，豈有此理；到底你們也沒有什麼眞憑實據，幹什麼儘着糟蹋金女士，

說她的壞話？

張亦公　我從來不說人家的壞話，我祇說人家的閑話。

子明　壞話跟閑話，有什麼分別？

張亦公　閑話是最有趣的。一部廿四史，都是閑話。比方閑話中夾了許多道學話，那就變了攻擊人譏謗人的壞話了。我從來不道學。男人道學，大半心懷叵測；女人道學，准是其貌不揚。好好的女人而道學，就是自暴自棄了。幸而中國女人，都通達這層妙理，都不肯絲毫道學。

吳八大人　通極通極！贊成贊成！這都是我心裏說不出來的話。

張亦公　壞了壞了，凡是有人贊成我的話，我就疑心我的話說錯了。

吳八大人　小哥兒，我在你那麼大年紀的時候……

張亦公　你幾時有過？（轉身）伯英，我們打小麻將罷。子明，你也算一脚。

子明　我，我，我不來！

李不魯　（長歎）咳！一個人結了婚，連一點丈夫氣都沒有了。結婚的害處，同鴉片煙一樣。可是比

鴉片煙還要費事，還要費錢。

張亦公 遂翁，你是一定來的。

吳八大人 （倒了杯勃蘭地，一飲而盡。）不行！我對金女士聲明過，以後改邪歸正，煙酒嫖賭，一樣不來。

張亦公 小心小心，不要走錯了，走到道德這條路上去。你這樣一個老實人，改邪歸正了，那眞成了面目可憎，語言無味的老東西了。況且女人的性情，最不容易捉摸。男人太好了，女人也是不理，不睬，不喜歡的。

伯英 （寫完信立起來）在女人看起來，男人誠然都是壞的。

李不魯 未見得，上海祇有吳八大人自己承認墮落。

伯英 我們可不都墮落在臭水井裏。但是坐在井裏，也不妨觀天。

李不魯 「我們可不都墮落在臭水井裏。但是坐在井裏，也不妨觀天。」嗯！這句話，很有點像哲學家的口氣。

張亦公　豈但像哲學家更像新文學家做的白話詩。別是發生了戀愛，犯了相思罷。伯英，你同誰發生了愛情？

伯英　我所愛的人，爲家庭環境所束縛。不能自由。(慨乎言之)

張亦公　那一定是有夫之婦。女人嫁了之後，他要待你好，那是眞好，體貼你，愛惜你，顧你，爲你。咳！天下不能再比這個好了！這種好處，丈夫從來沒有知道的。

伯英　她幷不同我好，她幷不愛我，我一生一世，祇逢見這一個眞是正派女人。

張亦公　果然你的程度比我高，我做了一個俗人，碰來碰去，盡是正派女人。

伯英　這個女人，道德之高尙，品格之淸潔，我們男人，是萬萬不能及的。

張亦公　伯英仁兄大人；我們男人，要道德品格幹什麽？還是硏究硏究袍子馬褂，腰身的尺寸，倒可以發生點效力。

李不魯　聽你這樣說法，女人眞是不愛你。

伯英　不！

李不魯　恭喜恭喜！天下有兩種悲劇：一種是你所要的想的念的，不能到手；還有一種，是你所要的，想的，念的居然到手。第一種更糟，第二種更悲！亦公，我問問你，比方你拚命愛一個女人，女人拚命不愛你，你能够愛她多久？

張亦公　你說我愛女人，女人不愛我呀，那我一輩子都能愛她！

李不魯　對了！天下祇有單面的愛情，能永久不變的。可惜我從來未曾有過單相思的機會。

伯英　這話太狂了！

李不魯　這不是狂話，這是懺悔話。處處歡迎我，一天到晚，我盡做女人的奴隸了，一刻自由的工夫也沒有。

吳八大人　抽點工夫出來，學學好，長點見識。

李不魯　錯矣！我想把我所有的見識都毀滅了纔好哩！八大人明白麼？

吳八大人　(瞪目張口，不能置答)。

伯英　你們都是聰明過人，玩世不恭的名士派。

張亦公　（故意問）什麽叫做名士？

伯英　專能找出人家的短處，不肯說人家長處的，就是名士。

李不魯　換一個說法，祇嗅見羊肉臊，不聞見羊膏香的，就是名士。

張亦公　反過來說，祇聞見羊膏香，不聞見羊肉臊的，就是多情之人了。

伯英　亦公，你這樣高談闊論，倒像個閱歷極深的人。

張亦公　我本來是的。

伯英　你年紀未免太輕罷。

張亦公　你把閱歷跟年紀當做一件事，那就錯了。閱歷者，是恭維人，對付人，走入家心徑的一種天才。我有這種天才，八大人沒有。八大人一生的過失罪惡，纔算做他的閱歷哩。

吳八大人　（瞪目結舌，不知所答。）

李不魯　（立起身來，尋雪茄。）人人如此，不止八大人一個。（燃煙徐吸）閱歷者，就是一個人的過失罪惡的別名。

張亦公　(看見李不魯坐的椅子上，放着那把少奶奶的扇子，想了一想，不禁暗笑，一付頑皮的面孔。)伯英，既然是眞愛情，你一心一意，當然全在這個正派女人身上，別的女人當然不要咧！

伯英　愛情有絕大的魔力，愛情可以改化我們的劣性，愛情可以洗清我們的汚濁，對一個女人，發生了眞愛情，別的女人，完全不在心目中了。

張亦公　有理，有理！(鬼鬼祟祟)八大人，你來！我跟你說句話。

吳八大人　(裝不聽見。)

李不魯　對八大人說話，好像對一堵磚牆說話。

張亦公　我願意對磚牆說話。磚牆從來不擡杠，不駁回。

吳八大人　(走過去)什麼事，什麼事？(似乎不耐煩聽)

張亦公　伯英改變了，你看出來沒有？往常他心靈口快，同我們一個樣喜歡說俏皮話。今天忽然規矩正經起來，你知道一個人嘴裏冠冕堂皇，就是心裏虛的憑據。(悄悄說)

吳八大人　是麼？

張亦公　(悄悄說)聽他，愛情，道德，品格，說得多麼好聽。這屋子裏，現在他就藏着女人。

吳八大人　未必罷！

李不魯，　你看這不是女人用的扇子。

吳八大人　(眉開眼笑)有趣，有趣！

子明　(立起來)我眞得回家，已經太遲了。伯英，這一次動身，幾時再回上海？回來了務必到舍下談談。我們內人，很歡迎閣下的。

伯英　一時不回來，也許永遠不到上海來了。(自笑)，我們再會罷。

張亦公　子明！

子明　亦公，什麼事？

張亦公　來！我有要緊話對你說。

子明　我可要回去了。(取帽)內人一定沒有睡，在家裏等我呢。

張亦公　(藏扇身後)你來，這是妙事！

子明　（笑）又開什麼玩笑？

張亦公　正經事！

吳八大人　子明不能走，我有話同你談。亦公又有秘密要告訴你。

子明　請講！

張亦公　（示扇）伯英在這屋裏藏着一個女人，你說有趣不有趣？

子明　（定睛一看，又氣又驚奪在手內）啊！

張亦公　（不解）怎麼啦？

子明　（厲聲）伯英！

伯英　（轉身）唯！

子明　我內人的扇子，瑜貞的扇子，怎麼會在你的房裏？（罵亦公）誰要你勸，要你多管閑事！

伯英　瑜——你的——夫人的扇子麼？

子明　是呀！

伯英　(看扇)我也不知道。

子明　(洶洶)還要賴！(罵不曾)不要拉着我；混蛋！

伯英　(半晌不答，反而喜出望外)。

子明　快說！瑜貞的扇子，怎麽會在你這裏？(上前欲批其頰)

衆人將子明拉住。

子明　我來搜，我來搜！搜出瑜貞來！好好你這……

伯英　你說就行麽？憑什麽就要搜我的屋子，我偏不許你搜！

子明　混帳東西，幔子怎麽會動？誰藏在牀上。(拚命掙脫，撲向牀去)。

金女士　(開浴室門，高聲叫)子明！徐少爺！(從浴室走出來)

衆人皆吃一驚；齊回頭看。

徐奶奶便趁這機會，溜出去了。

金女士　(祇她一個人看見徐夫人脫險)子明，怕是我拿錯扇子了。剛纔從你府上出來的時候，

我一不小心，把你們少奶奶的扇子拿來了。我的錯，眞對不起！（取過扇子，隨手扇着。）
子明十分厭惡此人，臉色難看，伯英莫明其妙，呆在那裏，吳八大人搖搖頭走開，其餘兩人暗笑。

（閉幕）

第四幕

次日早晨，那客廳內的紙花小旗都已除去了，反見得雅潔。

奶奶　（隨手翻看報紙，無心細讀又尋思了一會），我走之後，不知怎麼樣的，子明知道了怎麼辦？世界上的事體，那一件是拿得定，把得穩的？看着風平浪靜，一點危險沒有，那知忽然而來，（搖搖頭不話）不知金女士說出來沒有？子明知道不知道？（按電鈴）成（句）敗（句）道德（句）墮落，還不都是偶然，一半是運氣。做了好人又何嘗能永遠靠得住呢。（又尋思）

菊花　（入）少奶奶按鈴麼？

奶奶　少爺什麼時候回來的？

菊花　差不多五點鐘，天亮了。

奶奶　今天早上什麼時候出去的？

菊花　少爺在書房裏，坐到天亮，一點沒有睡。今天早上九點半鐘出去的。我回少爺，奶奶還沒有醒哩。

奶奶　哦，少爺說什麼沒有？

菊花　說少奶奶的一把扇子。

奶奶　扇子！

菊花　不知怎麼回事，我也沒有聽明白。您那把翡翠柄扇子，不見了麼？各屋子裏都沒有，高同在廊子上花園裏也細細找過，也沒找着。

奶奶　讓他去罷，叫高同不用找了。

菊花　是。（走出去）

奶奶　我走了，後來不知怎麼樣的。（發急）金女士一定都告訴子明了。一時的義氣救人容易；過後想想，到底吃虧太大，犧牲太不值得，就要替自己剖白。我怎麼有臉再見子明，怎麼好意思再同他說話。（慚愧）世界爲什麼一定要議論女人，說好說歹，爲什麼這樣狠心？（愈想愈愧）也罷，就是金女士不說，我也要對子明說的。不說，良心上對不起子明（不堪回首）再提一遍，好像再做一遍一樣，我我……（看見子明走入）啊！

子明　（接吻）瑜貞，你臉上氣色很難看。

奶奶　我一夜沒有睡好。

子明　許是太辛苦了。昨天我回來得遲，不願意吵鬧你，所以索性不睡，也覺得不很舒服。……怎麼哭起來了？

奶奶　子明，我有幾句話要對你說。

子明　你病了，我們還是出門去玩幾天罷。可以到北戴河去，那裏空氣好。住在上海，毫無道理，不然，近一點，我們到莫干山去。今天就走，下午不是有趟快車麼？我來打電報給老范，叫他接我們。（起電稿）

奶奶　離開上海也好。不，不，今天不行。我有個朋友，待我好，至少得當面謝謝他。

子明　（笑問）誰？

奶奶　子明，我告訴你。你可是你仍舊要愛我的，同往常那樣愛我，不可以變心的。

子明　（不解）往常那樣？（誤會）你還不放心昨天晚上到這裏來那個不要臉的女人麼？你難道

還以爲我……

奶奶　不，不，我知道錯怪你了，我全錯了。

子明　難得你寬洪大量。昨天她來，你客客氣氣待她；可是以後，你可以不見她，不理她了。

奶奶　爲什麽呢？

子明　我起先以爲金女士是一時之錯，心地本是好的。我起先以爲她雖然墮落，卻是上人家的當。她改過反悔的話是眞話，我們責備她太嚴，待她太酷，使她沒有路走，要做好人也不能夠。所以我很可憐她，願意幫她一個忙，幫她找個歸結，成個正果。那知我看錯了人，這個人之壞……女人不過壞到如此地步，不能再壞的了。

奶奶　子明，子明，說話不要這樣苛刻！不要把女人，隨便那一個女人，看得這樣低，這樣壞。我想世界上的人，也不能就分做兩羣：說這羣是好，那羣是壞，這羣君子，那羣小人。那怕有個人，我們都說他是好人，他也有存壞心做壞事的時候。至於我們同聲詬罵的壞人，也許他還有天良，還肯慈悲。好人壞人，咳，分不清楚的！就是金女士，也未見得是壞人。我知道她幷不是壞人。

子明　這個人萬萬要不得，以後聽她的便。隨她怎樣存心來害你，你總不見她不理她就是了。這個人不中擡舉！

奶奶　我很想見見她，我還要請她來哩。

子明　不能！

奶奶　（笑）昨天你請她，是你的客，今天我請她，是我的客。

子明　昨天就不該請她。

奶奶　這個話說遲了。

子明　瑜貞，昨天跳舞會之後，金女士半夜三更，到什麼地方去的，你知道麼？同她坐在一起，都嫌她把你沾了髒了，這個人真不要臉！

奶奶　子明，我不能不說了。我告訴你，昨天晚上，……

高同　（盤裏託著翡翠扇子，及名片一張）奶奶，金女士送扇子來了，名片上寫着字。

奶奶　哦！（讀名片）請她進來，快請！

高同　喳！（退下）

奶奶　原來她也想見我，要跟我談談。

子明　（看名片上字未免發急）瑜貞，不要理她！沒有什麼可談！不然，讓我一個人先見見她。這個人利害得很，女人從來沒有像她這樣利害的，親近不得！

奶奶　她來拜我，我自然見她。

子明　她一定拿許多話來恐嚇你，欺騙你，平白地爲什麼找這個愁煩？你會上她的當。我替你見她。

奶奶　爲什麼呢？

高同　金女士！

金女士　子明，早呵！徐奶奶，您好。扇子的事，我眞抱慊的很。昨天晚上，不知怎麼回事，我會把您的扇子拿錯啦。我太以粗心，太以荒唐，眞對不起！可巧我走你這裏過，所以親自把扇子送回來，請你不要見怪，順便跟您辭行。

奶奶　（感激，拉着金女士同坐在沙發上，）怎麼辭行！您又要出門麼？

金女士　是的，（笑嘻嘻）出門去別處住一陣。上海雖是我的故鄉，可是我出門久了，回來水土不服，上海的空氣也不好。在這裏我心上（句）有點痛，不很舒服，不很相宜，所以我又想北方去。（又笑）子明，上海雨水太多，正派人也太多，不知道是雨水多了，所以正派人多呢？不知道還是正派人多了，所以雨水多？總而言之，上海太沈悶，我再住下去會發瘋的。今天下午我就走。

奶奶　今天下午就走麼？我正想你常到我這裏來談談。

金女士　多謝多謝，可是我要走了。

奶奶　不久總可以再見罷？

金女士　難說了！我這次去得很遠。我想得你一張小照，您賞我一張做個紀念罷！

奶奶　好好好！書桌上就有一張，我拿來給你看。（去尋小照）

子明　（低聲斥之）弄到這個地步，你還來幹什麼？

金女士　（微笑）子明先生，不要注意了道德，忘記了禮節。

奶奶　(示小照)這張，照得太好了，比我好看。

金女士　那裏的話！很像你。你不是還有一張，跟你的小少爺照在一起的麼？

奶奶　有的，你倒是喜歡那一張麼？

金女士　(點頭)是。

奶奶　我去拿給你。請你候一候，我樓上有一張。

金女士　叫你費許多事。

奶奶　一點不費事。(喜沖沖去了)

金女士　眞眞多謝。子明，你今天那裏來這麼大的氣，你看瑜貞跟我多好。

子明　你一向沒有對我說實話。

金女士　我一向沒有對瑜貞說實話。

子明　說了倒好。說了，這六個月的擔驚害怕口舌是非，都可以免去了。我因爲不願意瑜貞知道她的母親仍舊還偷生在世；我因爲不願意瑜貞曉得她所愛慕恭敬的母親，是一個棄了丈夫

跟了別人逃走的墮落女子……

金女士　子明，二十年以前，女人離了丈夫，丈夫離了家，算是駭人聽聞。現在離婚豈不是極平常的事！

子明　我不願意瑜貞這樣清白天眞守身如玉的人，知道有你這樣一個無恥的母親。我因爲不要瑜貞知道你的底細，寧可供給你錢化，替你一票一票的還帳，一次一次的買東西，弄到昨天這種結果。昨天是我第一次同瑜貞相罵。我們結婚了兩年，從來沒有紅過一次臉。昨天爲了你，幾乎決裂。現在我看見你同瑜貞坐在一起，心裏就不放心。不論什麽好人，同你在一處，就會變壞了。我起先以爲你雖然有種種不好，你心還直，人還眞，那知不然！

金女士　怎麽呢？

子明　你對我說了多少改過的話，要我叫瑜貞請你到跳舞會。

金女士　到我女兒的跳舞會，是呀！

子明　剛從這裏出去，你就一個人，到旅館裏，藏在單身男客的房裏，偏偏給大衆看見。大衆縱然當面不肯給你太下不去，誰還看得起你，誰還把你當做人？

金女士　這倒是實話。
子明　你旣然是這種朊料，我就把你當朊料看待，以後我不許你上門，不許你再見瑜貞。
金女士　拆散我們母女？……
子明　你那裏還配做她的娘。他纔幾個月大，沒滿一歲，你就不顧她不要她，跟着你的情人逃走。後來你的情人，也不顧你不要你了。
金女士　（往事傷心）我同他也沒有長久。（激昂）這是他有人格，還是我有人格？
子明　要算他有人格，現在我認得你了。
金女士　（忍怒）說話留點神！
子明　我不同你無謂的擡扛，我早把你看透了。
金女士　（冷笑）也未必。……
子明　我怎麼不知道你？你二十年東混西混。沒有一刻想起你的女兒，念着你的女兒。偶然聽說你的女兒嫁了個有錢的人，你趕快跑回上海，想趁此機會，敲一筆竹槓。所以你不找瑜貞，你來

找我。

金女士　我的機會，這也是實話。

子明　昨天晚上，你現了原形，都毀了！

金女士　（笑得奇怪）這話也說得對，所有機會，昨天都毀了。

子明　至於你把瑜貞的扇子，帶到劉伯英的旅館裏去，眞是荒謬絕倫，太豈有此理！這把扇子，我看都不要看了，你倒是拿了去，不該再送回來。

金女士　我該留着扇子，扇子倒很講究，很精緻的。回頭我問瑜貞討。

子明　我勸瑜貞給你。

金女士　她一定肯送我的。

子明　我還要勸瑜貞，給你一張小照看看。瑜貞每天望着這張小照，想念她的母親。這張小照裏，是一個妙齡女郎，一路齊額的前劉海，一副天眞嬌羞的樣子。

金女士　不錯，我還記得。咳，這有多少年了！那張小照，還是我沒有出嫁以前照的。大約是光緒二

十八九年。那個時候，一路前劉海，頂算時髦，女人還不作興大方交際，要有一種嬌羞的樣子。

子明　（爽然）你今天來，又是轉什麽念頭？

金女士　跟姑爺同小女辭行。

子明　（含怒不言）

金女士　（悽惻萬分，一改其往常滿臉堆笑，隨口敷衍的身份）子明，不要以爲我會同瑜貞，做出種種生離死別的醜態，抱着瑜貞在懷裏哭，告訴她我是她的娘，裝出做娘的樣子來，像裝戲一樣，裝給衆人看：我是不會的。我二十年來，祇有一次覺得做娘的心怎麽樣的，就是昨天晚上。苦得很，苦得很！子明，你說我二十年東混西混，沒有一刻念到我親生的女兒。我再活二十年，至多仍舊一刻不念我親生的女兒就是了。（說不出的痛苦，一笑而言）況且瑜貞已經二十歲，我自己的年紀，我對旁人說，是二十八（旬）二十九，從來沒有過三十歲。女人在三十以前，還是花開的時候，三十以後，就是花謝的時候了。我萬不便承認我有個親生女兒已經嫁了你姑爺。說出來，發生許多困難，還是讓瑜貞每天望着那張小照，想念他那白璧無瑕不幸早世的母親去

罷，何必點破他的癡迷。我自己的癡迷，還怕人家點破呢！我一向也有癡迷，以為我是完全沒有良心的。昨天忽然點破了，又覺得還有良心。可是良心與我不相宜，良心就同金剛鑽華絲葛這類東西合不來。女人有了良心，……（取鏡自照）看上去見得老點。……做大事業，做關於終身的大事業，在要緊關頭往往被良心誤了。

子明　竟說這種話，可怕可怕！

金女士　你難道要我剪了頭髮做尼姑，或是到公共醫院裏做看護婦，纔算得改過。那是小說影戲的套子，說得好聽罷了。我們女人，祇要相貌還勉強過得去，臉上的紋路還不太多，決計不肯那樣做的。現在人走錯了路闖了禍，索性尋快樂，懺悔改過，都是腐敗守舊的話了。女人懺悔，一定得穿兩件不時式難看的衣服；不然，人家不信。可是我穿衣服的脾氣，這六個月工夫，子明，你該摸着的了。稍為過時，稍為難看一點的衣服，我穿不穿？（搖頭）改過的話，不必提。此後我離開你們，倒可以的。當初我不該回上海來，我悔得很。

子明　是你大錯！

金女士　（笑）幾乎大錯。

子明　我也很悔沒有早點老老實實告訴瑜貞。

金女士　我悔我的錯事，你爲什麽悔你的好事？

子明　我不知道你存的什麽心？與其瑜貞自己打聽，將來總免不了知道，不如我早點告訴她。你走了，我立刻告訴她。

金女士　你眞要告訴她？

子明　自然告訴她！

金女士　你敢告訴她！我就敢做出頂下賤，頂卑鄙的事來，拖得瑜貞一世不能淸白。世界上下流無恥的事，沒有一椿我做不到，做得人人皆知，叫瑜貞無時無刻不慚愧，不難過。……（頓）你敢告訴她，我眞敢做出來。我不許你告訴她！

子明　這又爲什麽？

金女士　（噙淚）比方我說，我很顧惜瑜貞，甚而至於說，我很愛瑜貞，你也不信。

子明　我不信！父母之愛是神聖的，一點不存自私自利之心，祇有犧牲自己照應兒女。你有過什麼好處到瑜貞？

金女士　誠然沒有。不必再談下去了。至於我是瑜貞的什麼人，這是我的祕密，不是你的祕密。我要告訴她，今天未走之前，我自己會開口。我不開口，瑜貞永遠不得知道的了，這件事該我作主。

子明　（怒下逐客令）您請便，不必再等！小照我差人送到府上來。

奶奶　（入）金女士，眞對不起，叫你久等！這張小照，找了半天找不着，原來在子明的書房裏，子明拿去的。

金女士　（細看小照點頭）眞好眞好！也像得很！這就是你的小少爺。

奶奶　他的相貌，同他舅婆年輕的時候一個樣子。

金女士　子明說你很想念你的母親？

奶奶　家母去世的時候，可惜我年紀還小，一切音容，都記不眞了，祇有小照還在。

金女士　尊大人在日，也曾說起令堂麼？

奶奶　爸爸談起母親，就要難過，爸爸對我說，我纔幾個月，母親就過世了，說着說着，眼淚往下淌。爸爸叫我不要再提母親，提起母親，心裏愁苦。爸爸爲了母親傷心死的，爸爸眞可憐！

金女士　我可眞要走了！

奶奶　再坐坐。

金女士　要走啦！我派汽車夫送封信到王太太那裏去的，這時候汽車快回來了。

奶奶　子明，你去看看汽車回來沒有？

子明　（恐金女士使詐，猶豫不欲去。）

金女士　何必勞動子明呢？叫當差的去看看罷了。

奶奶　子明，你去你去！

子明　（勉強走去）

奶奶　我怎樣纔能謝你，纔能報答你。

金女士　不要講謝的話了。

奶奶　那能不講呢！我不能平白受你的恩惠，你犧牲太大了。照道理我也不該瞞着子明，豈不是謊騙子明麼？

金女士　你想告訴子明？

奶奶　自然告訴他！

金女士　不要單念着子明，不顧別人。你不是說要報答我麼？

奶奶　要的。

金女士　從此以後，把昨天這件事，不論對誰，一個字不提，這纔算報答我。這件事，你知我知，沒有第三個人知道。我一生祗做過一件好事，你成全了我罷。你對子明說，子明一定傷心的。愛情是最難保留，最容易消滅的東西。愛情是最容易消滅的。你答應我，以後不告訴子明，這是我求你的。

奶奶　不告訴，於你有益處，我就……

金女士　於我有益處。

奶奶　我遵命就是了。

金女士　奶奶，你別忘了你的孩子，我總想着你是做了娘了。奶奶，您記着你是做了娘了。

奶奶　我記得就是我長得這麼大，祇有一次忘記了我自己的母親，幾乎做出混帳事來，就是昨天晚上。

金女士　（略咳）

奶奶　往常我稍爲起一點壞念頭，想着母親，立刻心裏明白，心就好了。

金女士　昨天晚上，久已過去了。

子明　你的汽車，還沒有來。

金女士　我雇個洋車去罷。自己有汽車的人，坐個洋車，可以博得人家稱贊儉德……哦，有一件事，奶奶，說來可笑得很。您那把扇子，我愈看愈愛，昨天晚上，幾乎把他拐走，您肯賞給我麼？我知道是子明送你的，我問過子明了，子明說祇要你肯。

奶奶　自然自然，可是柄上刻着我的名字。

金女士　更好做一個永久的紀念品，謝謝！

高同　吳八大人到！（稟金女士）汽車來了。

吳八大人　早阿徐夫人！了不得！子明！了不得！（見金女士）咦！金女士！

金女士　八大人您好！

吳八大人　（冷淡）還好，多謝你。

金女士　你臉上的氣色不很好，八大人。你晚上熬夜，睡得太遲了。你自己總該多多保重，晚上早點睡，早上早點起，子明，我走啦。（鞠躬，走到門口，忽然對八大人回眸一笑。）八大人，您送我到門口，替我捧着扇子罷。

子明　我來我來！

金女士　不敢勞駕，我單請八大人。八大人我有一句不要緊的話，要託八大人轉達他的令姊陳太太。八大人，替我捧着扇子。

吳八大人　要是非我不可，那我——當然效勞！

金女士 （正色）自然非你不可！（笑）摔扇子是粗事，八大人一幹就顯得落落大方。不拘什麼事，八大人一幹，總顯得大方的。（與奶奶四目相遇欲言又止）子明，奶奶，都請留步罷！

與八大人 （撮着嘴跟去）

奶奶 子明，你以後別再責備金女士啦！

子明 她居然還有一點天良。

奶奶 她比我好。

子明 （笑著走近身旁，撫摩奶奶的頭髮，無限深情）這話不對了。她同你比，眞是天高地遠。你一生不知道什麼叫做齷齪事。

奶奶 這話更不對了。善（句）惡（句）人生常事。閉上了眼睛，不要知道世界上的齷齪，覺得可以保住自己的清高，豈非掩耳盜鈴？況且世界上沒有全壞的壞人，也沒有全好的好人。我們一時僥幸，沒有罪惡，就放不過人家的罪惡，未免太狠毒了。

子明 （同坐沙發上）你爲什麼說這種話？

奶奶　我從前也是閉了眼睛的，幾乎走錯，跌入井裏，反是那個拆散我們夫妻的人……

子明　我們從來沒有拆散過。

奶奶　以後拆不散的了。子明，子明！你愛我，不要比從前淡；我信你，一定比往常深。子明，我們上青島去罷。聽說青島有山有水，一年四季，青的是草，紅的是花。

吳八大人　（慌慌張張走入）子明，金女士把所有的秘密，原原本本都告訴我了。

子明及奶奶各自吃驚，奶奶扶着茶几，要哭出來，子明拖住八大人，推了幾推。

吳八大人　她都說了出來。子明，你知道她昨天晚上，怎麼會藏在劉伯英房裏的？我們寃枉她了！（提起精神）她是爲的我呀！她先找到總會，總會回說都到旅館裏去了，她又趕到旅館。她本來答應今天給我一個切實的答覆。可是在跳舞會，看見我十分誠心的樣子，想早一點通知我，省得我心焦。她剛到旅館，那知就聽見許多男人來了，她自然有點不好意思，祇得藏起來。我一點都不怪她，我一點都不怪她！老實說，我們對她，還有點失禮。子明，我得意極了！她配我，再爲合式沒有。你倒說說看，從頭至尾，不拘論那一項，（撚鬚）我同她那一處不是半斤八兩。她祇要求一

個條件，就是不住在上海。上海本來不是什麼好地方，我早就想搬家的。倒霉的上海，倒霉的雨水多，倒霉的應酬多，倒霉的總會，倒霉的牌局，倒霉的花酒，倒霉的跳舞，倒霉的戲園沒有好戲聽，倒霉的厨子沒有好菜吃，我厭極了！膩極了！

奶奶　哦！金女士……

吳八大人　金女士已經贊成我們兩個人結婚啦。

子明　八大人，恭賀你；你的新夫人是個聰明利害的能幹人！

奶奶　（搿著子明的手）恭賀八大人！你的新夫人，是個良心很好的厚道人。

（完）

後序

仿傚

白話劇原為描摹人生，故演白話劇，以仿傚（Irmitate）劇中人之言動情感為第一步。

（一）化裝　仿傚劇中人之老幼病健，

(二)服飾　仿傚劇中人之貧富舊新，

(三)態度　仿傚劇中人之雅俗燥靜，

(四)聲調　仿傚劇中人之愚慧詐誠，

此皆仿傚身份。在未登臺前，審度決定，在臺上本不便任意更改，尤不宜無故更改者。至於視劇情爲轉移，臨時可得而更改者爲：

(五)表情　仿傚劇中人之思想感情。

所謂形隨心轉，凡頭之一昂，目之一瞬，唇之一動，指之一彈，臂之一揮，身之一搖，或舉步，或立定，或欲行而止，或高聲，或緘默。其餘坐有種種之坐，立有種種之立，視有種種之視；笑有種種之笑，揮手有種種之揮手，舉步有種種之舉步，變化無窮，煩多難述。要之，臺上之一舉一動，皆所以表示劇中人此際此刻之心理者也。

前四項爲扮，第五項爲演。扮演之要，在能進退啼笑，悉如劇本所規定。雖照書行事，而極似發之於衷，不見勉強，不露痕迹。夫大衆於藝術之奧妙，誠未盡曉；然於扮演之當否，則本其日常之見

斷閱歷，固能一覽無餘。演者倘幷此而不克勝任，以致狀恨似怒，似怨如悲，狀迂拙似寒酸，擎毆不敢縱手，戀愛自覺難堪。種種粗謬短缺，則宜先求仿傚之正確飽滿，且勿高談藝術也。

發揮

仿傚雖佳，僅得形似而未能神似，故演劇尤重發揮 (Interprete)。發揮猶是扮演，不過輕重濃淡得宜，能將劇中人之品性，劇本之命意，完全達出也。通常演劇，有兩弱點：

一、不連貫。遵守劇本云悲卽悲，云喜卽喜，而其間之經過關係，則毫不顧及。假如一人先啼後笑，演來便如兩人兩事。其情感之觸發，心理之變遷，絕無線索可尋。故就片段而論，扮演儘有佳處，而全部大體則支節模糊，缺少精彩。譬如駢儷翻尋類書堆砌成文，非無佳句，而牽強雜亂，莫知所云也。

二、不深刻。表賢狀奸，僅得皮毛，故善則甚善，惡則甚惡，卽俗所謂一條邊。一過劇中人之前後行事，稍有矛盾者，卽不知從何着手。蓋未知世無全人，爲善爲惡隨境而遷。人之一生，單論形迹，矛盾甚多。惟究其心事，始知淵源貫通，前後仍是一人。演員不能曲達心事，徒就表而扮演，則用力

雖多，所演總覺不甚可信，不甚像眞也。

此乃僅知仿傚，而不解發揮之故；僅行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之弊。夫佳劇本，乃至理名言化裝爲故事者。發揮云云，卽將此至理名言，藉扮演之力，代爲說出是也。必如是而後全劇生動，有主義，有精神，有宗旨，如畫虎之畫骨，如畫龍之點睛。迨其果能神似，則觀衆已不視爲演劇，幷不視爲藝術，竟是閱歷人生矣。

扮演易而發揮難：扮演有規則，有書可讀，有譜可按。發揮無定法，亦有演一戲已臻神妙，演他劇絕無是處者。扮演可從名師請益，所謂大匠能與人規矩。而發揮則須自己研求修養，斷非一朝一夕之功，所謂不能與人巧也。

讀劇與觀劇

觀劇時，劇中角色悉由演員代爲發揮。而讀劇時，須由讀者一人輪流發揮，苟非富有演劇經驗之讀者，其發揮之能力，萬不及特此爲生之演員。往往把卷而讀，索然無味；及演在臺上，乃情趣環生，卽此之故。本劇之金女士，乃一傷心人，大約其二十年來，做過許多改悔向善之事，而不免受

人譏誚；及其任性放恣，甘居下流，而世人反未見惡絕之。於是視毀譽爲偶然，道德爲欺世。第四幕中，言及其未曾墮落前之小照：

『不錯，我還記得！咳，這有多少年了。那張小照，還是我沒有出嫁以前照的，大約是光緒二十八九年。咳，那個時候，一路前劉海，頂算時髦，女人還不作興大方交際，要有一種嬌羞的樣子。』

此乃極傷心語，最可以表明其人格。況相別二十年，母女之情本淡，又何必不訛索子明哉！至於子明屢言顧全其夫人之面子，究其心何嘗不爲顧全其自己之面子。其甘受敲詐也甚宜！歐美作書評者，僅讀劇本未見扮演，率爾論之，以此兩人爲不近情理，蓋讀時不善發揮之過也。

參觀 Italics by Stark Young: The Flower of Drama 又 Creative Reading, by Carl Van Doren: The Roving Critic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共學社俄羅斯文學叢書

俄國戲曲集

俄國戲曲頗多。有普遍的和永久的價值。共學社更精選十種。譯成中文。以餉國人。現已陸續出齊。均為著名文藝家之著作。可作世界文學觀。不僅為研究俄國文學者所必讀也。書名列下。

種次	書名	譯者	定價
第一種	巡按	賀啓明譯	四角半
第二種	雷雨	耿濟之譯	三角半
第三種	村中之月	耿濟之譯	六角
第四種	黑暗之勢力	耿濟之譯	四角
第五種	教育之果	沈穎譯	五角半
第六種	海鷗	鄭振鐸譯	三角半
第七種	伊凡諾夫	耿式之譯	四角
第八種	萬尼亞叔父	耿式之譯	三角
第九種	櫻桃園	耿式之譯	三角半
第十種	六月（並附錄）	鄭振鐸譯	三角

文學研究會叢書

書名	定價
春之循環	三角
意門湖	二角五分
隔膜	五角
小說彙刊	四角
工人綏惠略夫	六角
雪朝	五角
阿那托爾	四角
一個青年的夢	七角
愛羅先珂童話集	七角
小人物的懺悔	五角
史特林堡戲劇集	五角
新俄國遊記	三角五分
將來之花園	四角
一葉	六角
長子	三角
飛鳥集	三角
獄中記	六角五分
慳吝人	五角五分
繁星	三角
超人	四角五分
西洋小說發達史	五角
青鳥	六角五分

書名	定價
華倫夫人之職業	三角五分
太戈爾戲曲集一二	各三角
人之一生	五角
火災	六角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一	五角五分
莫泊桑短篇小說集二	六角五分
新月集	二角五分
詩之研究	六角
梅脫靈戲曲集	五角五分
稻草人	九角
遺產	三角五分
芝蘭與茉莉	四角
狗的跳舞	三角五分
春雨之夜	七角五分
舊夢	一元
灰色馬	七角五分
青春的悲哀	四角
復活的玫瑰	五角
天鵝童話集	一元二角
夏天	二角
憂愁夫人	九角
瑪加爾及其失去的天使	五角
文藝思潮論	三角五分

商務印書館發行

元乂(1658)

The Library of Plays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初版

(劇本彙刊第一集)

(每册定價大洋伍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輯者 上海戲劇協社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分館 北京 天津 保定 奉天 吉林 龍江 濟南 太原 開封 西安 南京 杭州 蘭谿 安慶 蕪湖 南昌 漢口 長沙 常德 衡州 成都 重慶 廈門 福州 廣州 潮州 香港 梧州 雲南 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八四六六陸


商務印書館出版